

心灵鸡汤(三)(杰克坎菲尔)

目录：

- 01 卷九 死亡与濒死
- 02 卷十 态度问题
- 03 卷十一 活在你的梦中
- 04 卷十二 从逆境中奋起

卷九 死亡与濒死

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我没有长眠

我是四处流动的风

我是雪中闪耀的钻石

我是阳光下成熟的稻谷

我是秋天里的雨露

当你在宁静的早晨醒来

我是俐落疾飞的鸟

我是夜晚闪烁是星星

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

——佚名

01 走进亮光中

枯干垂死的小花，安睡吧，安睡，你们的美未及开放即已枯萎。

——康斯坦丁·巴尔蒙特

在6年前，加州基尔罗伊市的特产仍是大蒜，有个小天使在那儿诞生了。珊依·布拉斯对她的母亲萝莉来说是个奇迹。几年前，医生早就告诉萝莉她不可能再有小孩。而她却怀了双胞胎，三个半月时其中一个胎死腹中。小小的珊依第一次展现了她不放弃生存的勇气。两岁半时，珊依被诊断患了癌症。她的医生说她活不了太久，但凭借着爱与决心，她活了更多年。

珊依患的是生殖细胞癌。每年7500个患癌症的孩子中只有75个患的是生殖细胞癌，医生们必须从她的骨盆中抽取骨髓。

珊依在接受骨髓移植前经历了两年的化学疗法。那是一个威胁生命且不能预测结果的手术。骨髓移植和接近致命的化学疗法使她徘徊于生死之间。

医生说在化学疗法之后她会终生瘫痪不能走路。但她在重量仅27磅时竟能行走。萝莉说：“孩子们的生存意志真是不可思议。”她的勇气自始至终都很惊人，她以顽强的斗志宣示她永不放弃。珊依还因此在圣塔克拉拉的美的盛会中得到一个奖杯，以鼓励她不屈不挠的勇气。

珊依的父亲赖瑞，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折断了背脊、脖子和双腿，变成全身瘫痪——正与珊依的病被发现时差不多时间。赖瑞在白天和珊依一起留在家中，他说：“她有强烈的生存意志，她会证明人们错了。”

萝莉说，她的家人活在希望中。你看着珊依时，绝不对认为珊依知道她快要死了。她总是精力十足，充满对她周遭事物的关心与爱。当珊依在斯坦福医疗中心住院时，短短几年间，死亡把她最好的朋友都带走了，她失去的好友比任何年长的人在一生中所拥有的朋友还要多。

在珊依最难熬的时期，她常在夜里惊醒，坐直了身子，紧抓着她的父母，她要求她的母亲别让她到天堂去。萝莉只能以沙哑的声音回答：“天哪！我多么希望我可以答应你。”

有时她甚至是个小讨厌。有天她跟她妈妈到杂货店去，有个友善的人对她们开玩笑：“你把这个

小男孩的头发剪太短了！”珊侬则不带攻击意味地回答：“先生，你知道吗？我是一个患了癌症、快要死的小女孩。”

有天早上，珊侬不断地咳嗽，她妈说：“我们必须再到斯坦福去。”

“不，我很好。”珊侬坚称。

“我认为我们必须去，珊侬。”

“不，我只是感冒而已。”

“珊侬，我们非去不可！”

“好吧，但只能去3天，否则我会搭便车回家！”

珊侬的不屈不挠和乐观精神让有幸在她周围的人觉得生命充满意义。

珊侬在意的并不是她自己和她的需要。当她病恹恹地躺在病床上，她还会跳起来帮助她的室友，倾听他们的需求。

还有一天，她看见有个满面愁容的陌生人走过她家，她就冲出门外，递给他一朵花，祝他有快乐的一天。

某个星期五下午，珊侬躺在斯坦福儿童医院，盖着她温暖的旧毯子，不住地呻吟。麻醉作用消失，她打嗝且呜咽，但她却为了周围人的安宁强忍痛苦。

她张开眼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她妈：“你好吗？”

“我很好，珊侬。”她妈说：“你好吗？”

在打嗝和呜咽结束后，她回答：“我很好。”

在他们的家庭保险不够支付她的医药费时，珊侬直接和当地的基金筹措人打交道。她走进基尔罗伊罐头工厂，走向她所看到的每一个人，并和他们谈话。她对每个人都充满了爱心，从没注意到人们有什么不同。最后她这么说：“我患了癌症，可能会死。”之后，当这个人被问到他是否会为珊侬贡

献他们罐头工厂的罐头时，他说：“给她她要的任何东西！”

珊依的母亲对珊依和其他患了绝症的孩子有如下看法：

“他们用心度过短暂人生。他们本身自然重要，但周围世界更重要。”

4岁时，小天使珊依在生死线上挣扎，她的家人知道到了她该离去的时候了。聚在她床缘的家人，鼓励她走向通往光的隧道。珊依回答：“太亮了。”有人要她走向有天使的那条路，她回答：“他们唱歌唱得太大声了。”

如果你路过基尔罗伊看到小珊依的墓碑，你会读到她家人写的话：“愿你和其他天使们手牵手。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我们的爱。”

1991年10月10日，在基尔罗伊当地的报纸《快递报》上，刊载了12岁的丹米安柯·达拉在珊依去世前写给她的信：

走向亮光，珊依，比你先走的人充满期待地在等你。他们会敞开双臂欢迎你，以在地上或在天堂中最让人感到愉快的爱、欢笑和情感来欢迎你。珊依，那儿不再有痛苦，更不会有悲伤。进入光亮之中，你可以和过去你正奋力对抗癌症和聪明地躲开死神的手时神秘失踪的朋友玩耍。

还留在地上的人一定会深深怀念与众不同的你，你会活在他们的心灵里和精神中。人们都认识你，因为你使他们更亲密。

最让人惊讶的是，不管你的面前有什么问题，有多少艰难的障碍，你不断让自己更有力量来打败它们。但可悲的是，最后的审判打败了你。虽然我们舍不得你离开，但我们仍赞叹你的勇气。你最后终于体会到做个普通小女孩的自由，且知道你已做了比我们大多数人更多的事。

被你感动的心永不会失去爱的感觉。所以，珊依，如果你忽然发现你走在黑暗的通道中，只看得见一丁点光亮，记得我们，珊依，并勇敢走向光。

（多娜·罗亚布）

小时候，我不了解为什么我只应为人类祈祷。当我妈妈吻我道晚安时，我已习惯于增加一个静静的祈求，为所有的生物祈祷。

——亚伯特·史怀哲

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它正坐在几只又跳又叫来吸引我注意的狗之中。它静静坐着，用它棕色的大眼睛盯着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它的眼睛是它最好的特征。它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像被人从很多只狗身上取下来滑稽地拼凑上去的。短腿德国猎犬的头，大麦町的斑点，看来像威尔斯腊肠狗的腿、尾巴或者是……？什么都有的它，看来很奇怪……它是我看过的最丑的狗！

我叫它斯奇·苏·萧。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它大概是3到4个月大，但看起来却有十四五岁。当它6个月大时，人们会说：“孩子，这只狗多大？它看来跟着你很久了。”当我回答它6个月大时，无法避免地会引致一阵冗长的沉默，有时就这样结束了谈话。它从不是那种当我在沙滩上遇到、或想遇到的朋友时会引起话题的狗，只有一些老太太会对它发慈悲心。

但它很可爱，有爱心也很聪明，正是一个可以帮助我在失恋时忘掉痛苦记忆的好伙伴。它喜欢睡在我的脚上……不，不是在床脚边，就是在我的脚上。每晚我翻身时总会感觉到它小小圆圆滚滚的身体。我感到我的腿好像被压在铁砧下头。最后我们达成个协定：它睡在我脚上，我尝试不要在床上多翻身。

我认识第一个丈夫时，斯奇在我身旁。他很高兴我和他一样都有条狗。他的家人也不欢迎他的狗，因为家中已经没有任何完整的家俱——完全被他的狗破坏殆尽。我的朋友非常开心，他以为把他的狗留在我的狗旁边，狗就会有事故，而不会天天啃家俱。没错，他的狗使我的狗怀孕了。

那时我和斯奇刚从海边散步回来，虽然在我看来斯奇的外表并无长进，但对于3里之内的公狗来说，它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它翘起尾巴，高抬着头，好像狗展里的公主。公狗从篱笆后头，一路跟着我们，咆哮呢喃，好像快要死掉一样。我马上联想到——一定是它发情期到了。我朋友的狗只有8个月大，所以我错以为让它们单独相处很安全，我还去打了电话和动物医院约定了斯奇的“相亲”日期。

当我返回来时，斯奇和我朋友的狗已经在我的客厅里粘在一起！噢，真是太可怕了。我除了吃惊地坐在那儿等着事情发生外还能做什么？我只能等候。它们开始喘息，斯奇看来无精打采，他的狗也疲惫不堪。我打电话叫他来，让狗儿分开并把他的狗带走。我等了一会儿之后，实在无法忍受，就到

外头花园里打杂去了。当我的朋友在工作后带走他的狗时，这两只狗正在客厅地毯上打盹。它们看来如此天真无邪，让我以为一切只是我的想象，什么事也没发生。

斯奇有了怀孕的征兆。它本来就圆圆滚滚的身体在从狗门中挤进挤出时像一只小型的飞船。它对散步和跑步都兴趣索然，但已惯于以滚来滚去、摇摇摆摆的走路方式把大腹便便的自己从一个房间弄向另一个房间。该感谢的是此时它不再坚持睡在我的腿上。它已经没法爬上床，所以我在床底下做了一个窝，我认为它该每天做运动维持身材，所以每天下午我还是继续带它到海滩散步。只要我们到了沙滩，它一定趾高气扬地抬头四顾并翘起尾巴，在岸边走来走去。我想它肚子里的小狗一定东滚西滚，为这样的动荡而作呕。

在帮斯奇助产前我从没有类似的经验。它在某个凌晨用嘴把我的被单咬到它的窝那边来叫醒我。这时我已能机灵地应付它的每一项要求，在它努力生出第一个宝宝时我即随侍在侧。它看来像被塞在一个密闭袋子里。斯奇开始咬那个袋子。我真希望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看哪……真的是只小狗，滑滑的、黏黏的。斯奇把小狗舔干净，躺下来睡回笼觉，我也回到床上。

20分钟之后，我又发现棉被又被拖走了——另一只小狗——我陪它一起奋战、和它说话，直到第二只小狗出生。我们谈了一些从前我从没对任何一只狗说的事。我告诉它，我对它敞开了心扉，谈论了它到我身边来以前我失去的爱及内心的空虚。它从不抱怨……不抱怨我的话，也不抱怨生产的痛苦。整夜我们都在一起，斯奇和我……说话、生产、舔小狗……我做了第一件事，接着都是它的事。它一点也没有哭叫呻吟，从小狗们诞生的那一刻就深深爱着它们，那是我最感充实的人生经验之一。

没有一只小狗长得像它，也没有一只小狗长得像我朋友的狗。有三只看来像黑色的小羔羊，有三只则像短腿德国猎犬，背上有黑色的条纹。它们都很可爱。我们的朋友排队等着要斯奇的小狗，我大可不必在杂货店前捧着箱子等待别人来认领。

我的朋友和我结了婚又搬了家。我们把斯奇留在身边，把他的狗送给别人，这件事我想他大概不会原谅我。

我们搬到一个有开阔原野的地方，所以斯奇能够在那儿自由自在地跑动。它会全速地冲到原野尽头，消失无踪；偶尔你又会看到它的头顶和耳朵在微风中高高抬起、轻轻扇动。它常出去玩得气喘吁吁。不知它是否曾经抓过兔子，但我知道它尽力在做这样的事。

斯奇什么都吃，也什么都吃得下。有个下午我为了晚上的教会聚会做了250块巧克力饼干，不知怎么斯奇竟发现了装饼干的袋子，它不只吃了一点，也不只“大部分”，它吃掉了所有的饼干——总

共 250 块！我还以为它在那个小时内重新变成了孕妇。只有这时候它才会呻吟、喘气，看来不太正常。我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赶快把它送到动物医院。兽医问我它吃了什么，我回答，我根本没有喂过它。兽医的眉毛抬得几乎高到头发里头。他说它吃了非常多的东西。

我把它留在动物医院过夜，回家去找我要带到教会聚餐的奉献品。250 块饼干不翼而飞，我怎么找也找不到。我确定自己在离家前把它们放在碗柜里。我到了后院，竟然发现我早先用来装饼干的 9 个塑胶袋整齐地堆在那儿。它们一点也没被弄皱弄乱，只是空了。我于是打电话给兽医，向他解释 250 块饼干不见了的事实。他说不可能，没有任何动物吃了 250 块巧克力饼干之后还能活命。他在晚上会好好观察它。第二天斯奇就回家了。从那时起，它对饼干就不太感兴趣，但如果有人坚持它吃的话，它还是会吃。

斯奇的外表和年纪终有相称的一天。它在 16 岁时开始举步维艰——爬阶梯对它而言变得困难；肾的疾病也使它有痉挛现象。它一直是我的朋友，有时是我惟一可贵的朋友。我和人类的友谊会枯萎雕谢，但我和斯奇的友谊一直稳固而可贵。我离婚，再婚，最后感觉自己是个劳碌命。我无法忍受看到它那么痛苦，我决定人道一点，让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保持平静。

我向医院预约并抱着它上了床。它亲密地挨紧了我，虽然我知道它正在受苦。它不要我为它担心，它只需要我的爱而已。在它的一生中，它从不发牢骚也不哭诉。它为我们之间付出了很多。在我们最后的一次同车的时候，我告诉它我有多爱它，而且为它感到骄傲。它真正的美长久以来一直笼罩着我。使我忘了我曾经认为它很丑。我告诉它，我很欣赏它从不乞求我的关心和爱，而以一种理所应当的优雅接纳。如果动物中也有高贵血统的话，它一定是，因为它有能力像个尊贵的女王一样享受生活。

我把它带进兽医的办公室，兽医问我在它最后的一刻我是否要陪着。我说是。当它躺在硬硬的金属床上时，我用双手环抱着它，企图使它在兽医为它注射一针结束生命时保持温暖。它企图起身，但没法像以前一样站直脚来。在这最孤独的一刻，我们互相凝视着……水汪汪的棕色眼睛，温柔而值得信赖的眼睛，看着我泛着泪水的蓝眼睛。

“你准备好了吗？”兽医问。

“是！”我回答。

我在说谎。在我一生中，我永远没准备要放弃我对斯奇的爱，我永远不想放弃它。我永远没准备要如此，虽然我不想打破我和斯奇的联系，它也是。直到最后一秒钟，它还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我看见死亡进入了它的凝视里，带走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常在想，如果人也能复制宠物们对我所示范的品质，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更美好。斯奇就毫不费力地以优雅和体谅的方式给我忠诚、爱、理解与同情。如果我能给我的孩子同样的爱，我确信他们长大后会成为地球上最快乐、最有安全感的人。它是个好榜样，我也相信我会让它引以为荣。

人们说，我们死了之后会和我们所爱的人在某个地方相遇。我知道谁在等我——一只小小的、圆形的、黑白相间的狗，它有一张老脸和一条再次看到它最好朋友时一定会快乐得摇个不停的尾巴。

（佩蒂·汉森）

03 一个英雄的故事

即使是最温和的战争，都意味着对人性和正义的永恒侵犯。

——吉本

越南军援司令部终于同意让我从西贡调到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再从克拉克调到关岛，从关岛再调到夏威夷。在那儿，我开始记起我为什么赴战场打仗：女孩、女人、使我傻笑盯着她们瞧的美丽动物们、好色者、大男人沙文主义猪、罪恶感。记得，那是在 70 年代早期，男人还有权痴痴地望着女人……夏威夷就是个能这么做的好地方。

我在夏威夷过夜后，从檀香山飞往洛杉矶到达拉斯。我找到了一家汽车旅馆，睡了一天一夜，还是觉得全身无力。我已旅行了 9000 里，却还留在西贡的时间习惯中。我想我还在回避无可避免的事。我害怕面对辛蒂·卡德威，害怕要告诉她她丈夫死了、而我还活着这个事实。我有罪恶感，但还是得这么做。

我在达拉斯机场搭公共汽车，开始前往波曼的 250 里长路。德州很冷，我心里也很冷。

我站在门口，无法按门铃。我怎能告诉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们，那个男人永远不会再回家呢？我感到如同被撕裂一般的痛苦，在逃走的强烈欲望和对一个我不认识、但使我人生因而改变的人的承诺中撕裂。我站在那儿，希望有些事会发生，帮助我伸出手去按门铃。

我开始哭了。我站在那儿，在大门口，恐惧和罪恶使我麻木。我再次看到，几乎是第一百次了，

卡德威被炸成碎片的身体，听到他温柔的声音，凝望他深棕色的眼睛，感觉到他的痛苦，于是我哭了。为他哭，为他的妻子、小孩哭，也为我哭。我必须向前走。我明白在这个悲剧的战争中很多人死了，而我幸存，这个无意义的战争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实现什么。

轮胎摩擦着碎煤渣路的声音把我从噩梦中拉回来。一辆破旧不堪、红白相间的普莱茅斯计程车开了过来，车上走下来一位中年的黑人妇女。司机，一个戴着破帽子的老黑人，也下了车。他们瞪着我，相对无言，动也不动，怀疑着我，一个白人，来他们这里做什么。

我站在那儿，瞪着眼睛，就在他们正要对我说话时，忽然间女人的脸闪过恐惧的表情。她开始尖叫，手上的袋子掉在地上，冲向我，把司机留在背后。她三步并两步走，两手抓着我的外套，问：“告诉我，你是谁，我儿子发生了什么事？”

“噢，该死！”我想，“难道是卡德威的妈妈？”

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以最轻柔的声音说：“我叫弗来德·帕尔斯，我找辛蒂·卡德威。这是她家吗？”

女人盯着我，倾听我说话，试图理解我说的话。很久以后，她开始发抖，她的身体剧烈地颤动着，如果我没握住她的手，她可能倒向大门。我紧握着她的手，我们一起倒向大门，发出很大的声响。

计程车司机在门被打开时过来帮我扶住这个女人。辛蒂·卡德威看见了这幅景象：一个奇怪的白人抱住她的妈妈，站在大门口，她迅速展开行动。

她很快地把门阖上一半，当她再次出现时，手里持着 12 口径的猎枪。枪稳稳地拿在她手上，她声色俱厉地说：“放开我妈并离开我家大门！”

我透过朦胧的镜片望着她，希望不要因为一个误解死在这里，我说：“如果我放开她，她会跌倒。”计程车司机也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的态度也立刻改变了。

“马纳，发生了什么事？”她问司机。

“我不清楚，亲爱的。”他说：“这个白人在我们来的时候就站在你家门口，你妈跳向他大叫，问他你弟弟肯尼士发生了什么事？”

她看着我，大惑不解。我说：“我名叫弗来德·帕尔斯，如果你是辛蒂·卡德威的话，我必须和你谈

谈。”

她握着枪的手松了些，说：“是的，我是辛蒂·卡德威。我有点糊涂了，但你可以进来，你也可以扶我妈进来吧？”

我尽可能温柔地搀着辛蒂的母亲通过大门。那个司机跟着我们进了房子，并把刚掉下来的袋子放在通往二楼的梯子上。他一脸困惑地站在那儿，不知该留下来或是离去，不知道我是谁，或我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我让辛蒂的母亲坐进填得硬硬的沙发椅里后退几步等待着。这样的寂静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在辛蒂说话时，清了清喉咙。

我说：“对不起，请继续。”

她说：“很抱歉，通常我不会用枪来欢迎客人，但我听到撞击的声音，又看到你抓着我妈站在门口，我自然而然地……”

我打断了她：“请别再说抱歉。如果我碰上同样状况的话，也会这么做，反正又没有造成伤害。”

“你要喝咖啡吗？”她问，“你是不是该脱掉湿外套？否则你会生病的。”

“我想喝咖啡，我也想脱掉外套。”脱外套让我稍微有点事做，减轻我的紧张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辛蒂的母亲和司机马纳，似乎都轻松了些，他们也有机会再打量我一番。

很明显地，我通过了审查，因为这个女人伸出了手对我说：“我是伊达·梅·克雷蒙斯，这是我丈夫，马纳。请坐下，放松一下。”她指着一张牛皮沙发，叫我坐在那儿。

我知道这是马克·卡德威的椅子。我即将坐上他的椅子，摧毁他一家人的希望。我缓缓坐下，企图用我所有的力气抓着它，心情沉重。我深吸了一口气，再慢慢吐出来，问：“伊达·梅，我很抱歉刚刚吓着了您，但我不认识您儿子肯尼士，他在哪里？”

她把身子拉到和椅子同高，说：“我儿子肯尼士是海军，驻在越南西贡的美国大使馆，他两个星期内会回家。”

我说：“很高兴听到他能平安返家。大使馆的任务很好，很安全。我真的很高兴他快回来了。”

她看着我的短发和老式的衣服，说：“你也在军中？也在越南吗？”

“是的。”我说，“昨天我才回来，也许是前天。我被13个小时的时差搞昏头了，根本不知道现在是今天、昨天，还是明天。”她和马纳看着我，咯咯地笑。

我刚说完话，辛蒂就拿着碟子、杯子、饼干、奶油、糖和咖啡走进来。味道很好闻，我极需喝一杯，我极需任何可以缓和气氛及让我双手不要抖动的东西。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辛蒂说：

“弗来德，能见到你和与你说话是我们的荣幸，但我很好奇，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那一刻，前门忽然打开，两个小女孩走了进来。两人缓缓地走进屋子，以夸张的方式炫耀着她们的新衣服。跟着她们进来的是个抱着婴儿的中年女子。

我忘了我的任务。我们把话题集中在两个女孩和她们的新衣服上头，称赞她们很漂亮，说她们能拥有这么可爱的新衣服真是幸运。当兴奋稍稍平缓下来，女孩们坐在用餐房间的游戏桌那边，辛蒂折回来时，介绍道：“弗来德，这是我的母亲，佛罗伦丝·卡德威。佛罗伦丝，这是弗来德……嗯！”

“帕尔斯。”我补充道。

“他就要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来这儿。”她又说。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伸手取我的皮包，说：“我真不知该如何开始，几个礼拜前我才从越南的P·O·W集中营逃回来。”我直视着辛蒂，说：“当我成了囚犯时，你的丈夫，马克，被带到我的身边，半死不活了。他在北越执行任务时中了枪，被俘虏到我的集中营来。我尽了力，但他伤得太重，我们两人都知道他快要死了。”

辛蒂以手掩口，发出呜呜的声音，两眼注视着我的眼睛。伊达·梅和佛罗伦丝两个人都哽咽了。马纳喃喃说：“天哪！”

“马克说，如果我答应他一件事，他会协助我逃离集中营。老实说，我以为他在胡言乱语，但我还是答应为他做任何他要求的事。”

那时我们都哭了，我暂时打住话头来集中思绪。我看着她，她正看着远方。她的眼里满是泪花，

以手掩面痛苦地哭着。我又继续说话了：

“他说：‘答应我到德州告诉我的妻子辛蒂，她还是我最爱的女人，我临死时想的是她和我们的女儿们。你答应我吗？’”

“‘是的，马克，我答应。我会到德州。’”我说。

“他把这张照片和他的结婚戒指给了我，你们可以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我把戒指和照片交给辛蒂，并握住了她的手。

我倾着身子从外套内侧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给我这把救命的刀，我说：‘谢谢你，马克。我答应你，无论如何我会到德州。’”

“‘还有什么事要交待？’”我问。

“‘是的，你可以抱住我吗？’他问。‘抱住我，我不想孤独地死。’”

“我紧紧抱了他许久，许久。他一直重复地说，‘再见，辛蒂，我爱你，但我很抱歉，没法回去看女儿们长大。’后来，他平静地死在我怀里。”

“我要你明白，”我说，“我要你了解，辛蒂，我尽了力，但他伤得太重了。我不知道如何止血，也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我……”那时我彻底崩溃了。

我们一直在哭泣，女孩们因而走进房里。她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悲伤。我看着辛蒂，因为我没法再说一遍，所以她对孩子们说，我带来一些坏消息，而一切会很快复原的。

这样说似乎让她们满意了，她们回到用餐的房间，不一会儿又玩了起来。

我必须解释马克的壮烈事迹，所以我又开始说了。

“马克给我的刀子让我制伏了警卫，放走其他 12 个被囚禁在集中营的美国人。你的丈夫是英雄。因为他，有 12 个美国人获得了自由，我才能坐在这个椅子上，告诉你他的噩耗。我很抱歉，我多么害怕告诉你这件事。”

我又再度哭了起来，辛蒂从椅子上站起身子过来安慰我。她，失去了她最宝贵的东西，竟还在安

慰我。我觉得自己很可耻也很光荣。她用手捧起我的脸，看着我说：“你知道，你说的故事里有两个英雄，一个是我的丈夫马克，一个是你，弗来德。你也是个英雄。谢谢你，谢谢你到这儿来，亲自告诉我这件事。我知道你到这儿来，面对我，告诉我我丈夫死了并不容易，但你是个高尚的人，信守你的承诺。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谢谢！”

我怅然若失地坐在那儿。我没感觉自己是英雄，但我听到这个女人的话语，在她极度忧伤痛苦的时候，她还告诉我我是英雄，是个高尚的人。我只觉得罪恶与愤怒；我侥幸存活是罪恶，因为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却死了；令我强烈愤怒的是战争的愚蠢和残酷，是浪费和损失。我无法原谅我的国家或我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所做的一切；然而，一个经历这个巨大损失的痛苦的女人，失去丈夫的女人，却原谅了我，而且感谢我，我实在听不下去。

我也对政府感到难以言喻的愤怒：为什么他们不来告诉这个女人，她的丈夫死了？马克·卡德威的尸体在哪里？为什么不是在这儿，为什么没有葬礼，没有哀悼的时间？为什么？为什么？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把马克的尸体带回南越，我相信海军会和你联系有关他葬礼的事。我很抱歉我不会再到这儿，但请相信我会一直想念你，我会永远记得你。”

我们坐了一会儿，然后我问马纳，他是否可以载我到公共汽车站让我搭公共汽车到达拉斯去。我正在休假，我想喝很多酒，醉很久、很久。

（弗德瑞克·E·帕尔斯Ⅲ）

04 怀念墨菲太太

给予比接受更为有福。

——《新约全书·使徒行传》

因为高速公路驾驶的速度与争先恐后太让人感到无聊，去年夏天我的丈夫和我决定走“比较少人走的路”到海边去。

当我们停在马里兰州东岸一个不知名的少镇时，发生了一件我们永生难忘的事。

开头很简单。交通信号变成红灯，我们停下来等绿灯时，我瞄到了一间简陋的小疗养院。

前廊白色藤椅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她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似乎在召唤我到她身边去。

绿灯亮了。忽然间，我说：“吉姆，把车停在旁边。”

我示意吉姆把车开向朝疗养院的小路——吉姆停了车。

“等等，我们谁也不认识。”我温柔地劝解，让我的丈夫相信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用有磁力的眼光使我来到这儿的女士缓缓地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走向我们。

“很高兴你们停了下来。”她感激地微笑。“我多么希望你们会停下来。你们可以坐下来闲谈几分钟吗？”我们跟着她到前廊的阴凉处。

我对这位女主人自然散发的美丽印象深刻。她很窈窕，但绝不单薄。除了她淡褐色眼睛边的皱纹外，她象牙色的肌肤十分光滑，近乎透明。她如丝般的银发整齐地在后脑勺挽成了髻。

“很多人经过这儿，”她开始说，“特别是夏天，他们从车窗内往外望，只看到一间住着老人的老建筑物。但你们看见我：玛格丽特·墨菲。你们停了车。”玛格丽特充满思虑地说：“有些人认为老人没用了，事实上，我们只是非常寂寞。”然后，她半开玩笑他说：“至少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话，不是吗？”

玛格丽特指着她棉质花洋装的蕾丝衣领上发出钻石光芒的卵形玛瑙浮雕，问我们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当我说“巴蒂摩尔”时，她的脸发亮，眼睛闪烁着光芒。她说：“我的妹妹，愿上天保佑她的灵魂，她一生都住在巴蒂摩尔的哥鲁希大道上。”

我很兴奋地解释道：“我小时候住在离那儿不远的农场街上。你的妹妹叫什么名字？”我立刻记起玛莉·吉布森斯。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玛格丽特和我一起怀旧聊起年轻时的往事来。

当护士拿着一杯水和两颗粉红色的药丸来时，我们谈得正水乳交融。

“对不起，打断你们……”她愉快地说：“但你吃药和午休的时间到了，玛格丽特小姐。我们必

须按规定来，你知道的。”她说完后，微笑地把药递给玛格丽特。吉姆和我对视了一眼。

玛格丽特马上吞了药丸。

“我可以和我的朋友再聊几分钟吗？巴克斯特小姐？”玛格丽特问。她很和蔼而坚定地，护士拒绝了。

巴克斯特小姐帮忙把玛格丽特搀起身来。我们向她保证下周从海滩回来时会再回来看她，她才转忧为喜。

“太棒了！”玛格丽特说。

享受了一个星期的阳光后，吉姆和我返家的那一天天色相当阴霾。在乌云笼罩下，小疗养院别具萧瑟之感。

等了几分钟后，巴克斯特小姐出现了，她给我们一个小盒子，里头装着一封信。当我读那封信时，她握着我的手：

我亲爱的人：

自从我所爱的丈夫亨利在两年前去世以后，过去的这几天是我拥有的最快乐的时光。我再一次拥有被关心的感觉。

昨晚医生又来诊视过我的心脏。无论如何，我觉得很好。我心情很愉快，要感谢你们俩把欢乐又带进我的生活中。

碧佛莉，亲爱的，我给你的礼物是我们相识那天我戴的玛瑙胸针。1939年6月30日，我丈夫在结婚那天把它送给了我。它本来属于他的母亲。希望你喜欢它，并希望将来某一天它会属于你的女儿和她们的孩子。我永远的爱随着玛瑙胸针一起给了你。

玛格丽特

我们见面后第三天，玛格丽特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了。我握着玛瑙胸针，泪珠滑下了我的脸颊。我轻轻仔细端详它，并看到它的镶银边上的几个字：

“爱即永恒”

——亲爱的玛格丽特，我会一直怀念你。

05 年轻女子还活着

我年轻时决没有像年老时这样充分享受青春。

——桑塔亚那

下面这首诗是由一位在苏格兰姐蒂的阿许露蒂亚医院老人病房去世的女子所写的。它在她的遗物中被发现，使医院的人员很感动，并将它影印广为流传：

你看到什么，护士？

你看着我时候这样想吗？

一个难缠的老太婆，不太聪明，

摸不清的脾气，却还有迷蒙的眼睛？

她只会滴漏她的食物；

当你大叫：“我希望你试试看！”时闷声不响；

她看来不太注意你做了什么：

总是掉了一只袜子或鞋子。

不管你做什么，她都随便——

让你洗澡喂饭，度过漫漫长日，

你想到看到的是这样吗？

睁开你的眼睛，护士，看着我。

我会告诉你我是谁。

坐在这儿，照你吩咐，你要我吃就吃的我。

我是一个有父有母的 10 岁小女孩，

有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

又一个脚上长翅膀的 16 岁女孩，

梦想着不久后会遇上白马王子；

是一个内心狂乱的 20 岁新娘，

深记我许下的海誓山盟；

25 岁时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需要我为他们建立一个安全、快乐的家；

是一个 30 岁的女人，孩子长得很快，

开始系上了领带；

40 岁，孩子们长大离了家，

但我身旁的男人忽视了我的悲伤；

50 岁，孩子们又在我膝上玩耍，

我又再次认识了我所爱的孩子们。

愁云惨雾的日子却来临了——我的丈夫去世。

展望未来，我因恐惧而战栗。

我的孩子都在为他们的孩子而努力，

我只能缅怀过去的这些年和我的所爱。

自然很残酷，我变成了老女人，

身体不管用，不再优雅也不再生气蓬勃；

心也变得坚硬如石。

在这个老而僵的身体中却活着一个年轻女子。

现在，我悲苦的心又沉醉了，

我记得欢笑，也记得痛苦。

我又再度爱上人生，重活了一次，

我想到那些年，过得太快、太短，

并已接受没有任何东西会留下来——

这个铁一般的事实。

睁开你的眼睛，护士，睁开眼看清楚——

我不是一个难缠的老太婆，

靠近点——了解我！

（作者佚名）

（朗纳德·达尔斯坦提供）

06 最后的再见

他没有死，也没有睡，他只是从人生的噩梦之中一朝觉醒。

——雪莱

“我要回丹麦的家去，儿子，而且我要告诉你我爱你。”

在我爸打给我的最后一个电话中，他在半个小时内把上述的话重复了7次。我并没有真正听出他要传达的意思。我听到他说的话，但并没有收到讯息，更甭说论它深刻的内涵。我相信我爸会活过100岁，像我那个活到107岁的叔公一样。我并没有感觉他对妈的去世很自责。

也不了解他深深的寂寞，不知道他绝大多数的好友已经离开这个星球。他淡淡地要求我和我家兄弟为他生下一代，这样他才能来得及当个有所贡献的祖父。

“爸过世了。”我弟弟布莱恩在1973年7月4日说。

我的小弟是个聪明伶俐的律师，反应敏捷，有幽默感。我以为他在开我玩笑，所以我等着他自己辟谣，但他没有。

“爸在他出生的那张床上去世了——在罗兹凯蒂。”布莱恩继续说，“殡仪馆的人把他放进棺木里，明天会把他的遗体运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该准备举行葬礼了。”

我无言以对。这件事不该是这样的。如果我知道那是爸生命中最后的几天，我应该和他一起到丹麦去才对，我相信那些宗教慈善团体所强调的话——“没有人该孤独地死去。”

当他过渡到另一个世界去，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应该给他慰藉，就像我真正在倾听、思考一样。爸已经向我预告了他要离开这世界，而我却错过了这个讯息。我感到忧伤、痛苦和自责。为什么那时我不在他身旁呢？当我需要他时，他却总在我身边。

在9岁那年的早晨，在自己的面包店工作了18个小时的他会在5点回家，用他强壮有力的手搔我的背、叫醒我，并轻声说：“该起床了，儿子。”在我梳洗好准备送报以前，他会把我的报纸折好，装在我的自行车篮子里。当再度想起他的慈爱与宽大，泪水又盈满了我的眼睛。

当我参加自行车比赛时，每周二他会开50里的车送我到威斯康辛州的康诺夏，让我在晚上参加比赛，而他则在一旁观战。我输时他为我打气，我赢的时候他则和我共用殊荣。

之后，他陪伴我参加芝加哥地方性的演说，当我在21世纪公司、玫琳凯、公正公司和不同的教会演说时，他总是微笑倾听，并骄傲地对他的邻座说：“那是我儿子！”

想及这些往事，我因父亲总是陪伴我，则我却没能在他身旁而痛苦。我的小小忠告，是要告诉你，你一定要和你爱的人分享你的爱。并在他们肉体生死转变的神圣时刻陪伴他们。和你爱的人一起经历死亡，会将你带进更大、更广阔的时空里。

（马克·维克多·汉森）

07 今天就做！

如果你快死了，只能再打一个电话，你会打给谁，会说些什么？你还等什么？

——史蒂芬·拉宾

当我在加州帕罗阿尔多的学校当校长时，我们的理事会主席保利·蒂纳写了一封信在帕罗阿尔多时报刊出。保利的儿子吉姆是个与众不同的学生。他被分在教育障碍班，对双亲和教师而言都亟需耐心。但吉姆却是个乐观的孩子，他的欢笑照亮了整个班级。他的父母承认他在学业上有困难，但总是帮助他，让他在体力上有所发挥，使他也拥有一些荣耀。但就在吉姆完成高中学业后不久，他在机车事故中丧生了。他死后，他的母亲把这封信提供给报刊发表。

今天我们埋葬了我们 20 岁的儿子。他在星期五晚上一场机车事故中遽然丧生。我多么希望当我最后一次跟他谈话时知道，那就是最后一次。如果我知道，我会说：“吉姆，我爱你，我也感到骄傲。”

我想花点时间算算他带给爱他的人多少幸福。我也想花点时间欣赏他美丽的笑容，他的笑声，他对人们的真爱。

当你把他美好的属性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和那些把收音机开得震耳欲聋、发型梳得奇形怪状、把脏袜子扔在床上等激怒你的坏习惯比较时，你会发现，那些让人生气的坏习惯是多么微不足道。

我再也没有机会把我希望他听到的话告诉我的儿子了，但其他的父母，你们都还有机会。把要他们听的告诉他们吧！就像把握最后一次的谈话机会一样。我最后一次和吉姆说话，是在他去世的那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嗨，妈！我打电话给你，只是要告诉你我爱你。我得去做事了，再见。”他给了我永远能够珍藏的东西。

如果吉姆的死有任何目的的话，也许就是让其他人更欣赏人生并让人们——特别是家人，拨出时间来让彼此知道我们有多么关心对方。

你可能不会再有机会。今天就做！

（罗伯特·李瑞任那）

08 善行安抚破碎的心

我是惟一。但，我也是一个人。我没法做所有的事，但总能做些事。就因为我不能做所有事，所以我不拒绝我能做的事。

——艾德华·艾佛瑞·海尔

我丈夫，汉诺许，和我合写了一本书《慈心善行》——如何创造善的革命。这本书在美国各州都拥有不少读者。这个故事就是在芝加哥的广播节目中由一位匿名的听众提供的。

“嗨，妈妈！你在做什么？”苏西问。

“我正在为隔壁的史密斯太太烘一盘东西。”她母亲说。

“为什么？”6岁的苏西问。

“因为史密斯太太很忧伤，她失去了女儿，心都碎了，我们必须照顾她一会儿。”

“为什么，妈妈？”

“你知道，苏西，当人很难过的时候，他们会连做饭或其他家务小事都没法做。我们也是社区的一分子，史密斯太太又是我们的邻居，得帮史密斯太太一点忙才行。史密斯太太没办法像一般母亲那样拥抱她女儿了。苏西，你是个聪明的女孩，也许你也会想出一些方法来安慰史密斯太太。”

苏西开始认真地思考她如何帮忙照顾史密斯太太。几分钟后，苏西敲了她的门。不久，史密斯太太来应门，说：“嗨，苏西！”

苏西注意到史密斯太太的声音不再像从前应门时一样动听了。

她看来像哭了很久，因为她的眼睛又红又肿。

“有什么事吗，苏西？”史密斯太太问。

“我妈说你失去了女儿，非常非常难过，心都碎了。”苏西害羞地伸出她的手。手里有个OK绷带。

“这是让你把碎掉的心粘起来的。”史密斯太太接过了它，破涕为笑。她弯下身子拥抱苏西，泪光盈盈他说：“谢谢你，亲爱的女孩，你帮了很大的忙。”

史密斯太太接受了苏西的善行，并将它扩充了。她买了一个附带塑胶玻璃画框的钥匙环——平常人用来携带钥匙和展示家人照片的。史密斯太太把苏西的OK绷带放在画框中，提醒她自己，每次看到它时都要宽慰一些。聪明的她知道治疗需要时间和支援。它变成她疗伤的象征，提醒她不要忘记她和女儿曾一起拥有的欢乐和爱。

（米兰蒂·麦克卡提）

09 早上见

谁要是能够把悲哀一笑置之，悲哀也会减弱它的咬人的力量。

——莎士比亚

因为我母亲及她的智慧，使我免于死亡的恐惧。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最伟大的老师。每次我们分开前，不管是不是到了晚上，还是其中一个人就要去旅行，她总会说：“早上见。”那是她常挂在嘴边的承诺。

我的祖父是牧师。当时，就在世纪交接之际，任何一个教会的人去世，尸体都会放在牧师家的大厅里。对一个8岁的女孩而言，这可是最令人恐惧的。

有一天，我祖父把我妈抱起来带到大厅里，并要她摸着墙壁。

“芭比，你感觉如何？”他问。

“嗯，又硬又冷。”她回答。

然后他把她带到棺材边，说：“芭比，我要求你做一件最困难的事。但若你做到了，你就不会害怕死亡。我要你把手放在史密斯先生的脸上。”

因为她爱自己的父亲而且完全信任他，所以她就照着做。

“什么感觉？”我的祖父问。

“爸，”她说，“感觉像墙壁。”

“这就对了，”他说，“这是他的旧壳，我们的朋友，史密斯先生搬家了。芭比，你没有必要害怕一间旧房子。”

这一堂课对她影响很大，使她对死亡毫无所惧。在她离开我们的8个小时前，她还提出了一个不

寻常的要求。

当我们站在她床缘强忍泪水时，她说：“别带鲜花到我的坟上，因为我不会在那儿。当我舍弃这个身体后，我会到欧洲去。你们的爸爸留不住我。”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笑声，那个晚上再也没人掉眼泪。

当我们吻她和她道晚安时，她微笑道：“我们早上见。”

第二天清晨6点15分，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她已经动身前往欧洲了。

两天后，我们在父母的房子里整理母亲的遗物，我们看到她所写的堆积如山的档案。我将它们打开来时，有张纸飞落在地上。

它写着如下的诗篇。我不知道那是她的原作还是她所钟爱的其他诗人的作品。我只知道它是惟一掉下来的一张纸，上面写道：

当我死去，把我留下的给孩子们。

如果你必须哭，为走在你身旁的弟兄哭泣。

把你的手臂拥着任何人，就像拥着我一样。

我想留给你一些东西，

比文字和声音更好的东西。

在我认识和我所爱的人身上看见我的存在。

如果没有我你活不下去，那么让我

活在你的眼里、心里和善行里。

你可以更爱我——

心手相连让孩子们得到自由。

爱不会死，人会。

所以我所留下仅有爱……

让我走……

爸和我相视而笑，因为我们感觉她就在我们身边，早晨又再度来临了。

（约翰·韦恩·希许拉特）

10 爱从未离开你

当一个人征服死亡和会导向死亡的东西时，他的胜利是最完满的。

——阿奎那

我在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长大，有两个兄弟和两个姊妹。虽然我们当时很穷，爸妈还是会在周末带我们出去野餐、去动物园玩。

我妈是个充满爱心与关怀的人。她随时随地都准备要帮助别人，也总是把迷路和受伤的动物带回家。即使她得照料 5 个小孩，她还是有时间助人。

回忆孩提时候，我总感觉我的父母不像是一对有 5 个小孩的夫妻，而像新婚燕尔般充满亲爱。白天他们和我们消磨，晚上则是他们相处的时间。

1973 年 5 月 27 日那晚，我在睡眼中被他们回家的声音吵醒了，他们是和朋友一起出门的。她们一直笑，一直闹着玩，直到我听到他们上了床，我才转身睡回笼觉，但整个晚上梦魇连连。

翌日，彤云密布，我起了床，但母亲还没起来，所以我们各自打点好准备上学。一整天，我都感到很空虚。回家走进房子时，我说：“嗨，妈，我回来了。”却没有回答。

房子看上去既冷又空。我好害怕，一边发抖，一边走上楼到爸妈的卧房。门只打开了一条小缝，看不到里头。

“妈？”我推开了门，以便看清整个房间，却发现我妈躺在床边的地板上。我企图摇醒她，但她却没醒。我猜她死了。我转身离开房间，下了楼，坐在沙发上发起呆来，直到我大姐回家来。她看我呆呆坐在那儿，忽然间就冲上楼去。

我坐在大厅，看着我父亲对员警说话。救护车来了，把我妈放在担架上抬走。我只能坐在一边看，甚至哭不出来。我从来不认为父亲像个老人，但当我看着他时，他看来苍老无比。

1973年5月29日，星期二，是我的11岁生日。没有人唱生日快乐歌，没有蛋糕和宴会，我们只是围着餐桌静静坐着，看着我们的食物。那是我的错。如果早点回家，她就不会死了。如果我再长大点，她就会活着。如果……

多年来，我对母亲的死一直怀有罪恶感。我想到一切我应该可以挽回的事。对她来说我是个难缠的孩子。我真的相信，因为我爱惹麻烦，所以上帝惩罚我，带走我的母亲。最困扰我的是我从没机会说再见。我不能再享受她温暖的怀抱，闻她甜蜜的香水味或在道晚安时感觉她温柔的吻。我认为一切都是给我的惩罚。

1989年5月29日：我的27岁生日，感觉既寂寞又空虚。我还没有从母亲死亡的阴影中恢复过来，还是陷在错综的情感中。我对上帝的愤怒到达顶点，于是我对上帝尖叫抗议：“你为什么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你甚至没有给我机会说再见。我爱她，你却带走她。我只希望再拥抱她一次。我恨你！”我坐在自己的大厅里哭泣。我觉得自己憔悴不堪，而忽然间，却有温暖的感觉传遍我全身。我几乎具体地感觉到有一双手臂拥抱我。我也仿佛在房间内闻到了我永远难忘的芳香。是她。我感觉她在。我感到她的抚触，嗅到她的芬芳。我所恨的上帝实现了我的愿望。当我需要她时，她回来了。

我知道她一直在我身旁。我仍然全心爱着她，我也知道她为我守候。就在我放弃希望，承认她已经离去的事实时，她让我明白她的爱永不离开我。

（史坦莱·D·慕尔森）

笨蛋的心在嘴巴上，聪明人的嘴巴在他的心上。

——本杰明·弗兰克林

过去 20 年来，我一直扮演本杰明·弗兰克林（美国开国元勋）的角色对各式各样的听众演讲。纵然我从前的演说大多针对法人组织和工会，但我还是很喜欢到学校去演讲。当我在为费城地区之外的某个法人客户工作时，我要求他们赞助我到两个学校演讲，服务他们的社区。

我发现，再小的孩子都能妥善接收我所传达的弗兰克林的讯息。我总是鼓励他们问想问的问题，所以我通常会收到很有趣的问题。弗兰克林的角色对学生们来说栩栩如生，因而他们很愿意抛开不信任感，把我当成弗兰克林进行对话。

某个特别的一天，在一所小学的集会之后，我拜访一班 5 年级的学生，回答那些学生有关美国历史的问题。有个学生举手说：“我以为你死了。”这个问题并非不寻常，我如此回答道：“是的，我在 1790 年 4 月 17 日，84 岁的时候去世了，但我并不喜欢死，不想再死一次。”

我马上要求他们再问其他的问题，叫了坐在教室后排举手的一位同学。他问：“你在天堂的时候见到我妈了吗？”

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了。我真想找个地洞钻下去躲起来。我惟一的想法是：“别吹牛了！”我了解一个 11 岁的男孩会当着全班同学问这个问题，若不是他的母亲不久前才去世，就是出自于深切的怀念。我也知道我必须说些什么。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我不确定她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但如果是的的话，她就是那儿最漂亮的天使。”

他脸上的微笑告诉我，它是正确答案。我不确定这个答案为何脱口而出，但我想，一定是那儿最漂亮的天使帮了我一点小忙。

（罗夫·雅企鲍尔德）

12 卡车司机的遗言

能选择希望，能期待天明，而不选择离开世间。

——杰拉德·霍普金斯

斯蒂姆勃拉山是座杀人山，所有在阿拉斯加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卡车司机都对它心怀恐惧。尤其是冬天，积雪的道路盘环曲折，一侧就是陡峭的悬崖。有无数的卡车和它们的司机在这里出了事，而更多的人可能还要与他们走上同一条路。

一次，在这条高速公路的驱车途中，我遇到了加拿大皇家山地员警，还有几名正在用绞车从悬崖下提升卡车残骸的营救队员。我把我的卡车停下，也加入到一群沉默着的司机中间去，他们正默默地注视着一辆被渐渐提升上来的卡车残骸。

一名山地员警走到我们中间，声音非常低沉地说：“我非常遗憾，司机在我们找到他之前就已经死了。他一定是两天前掉下去的，当时我们正遭受一场暴风雪的袭击。现场没有什么痕迹，我们能注意到车体镀铬部分反射的太阳光纯是出于侥幸。”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把手伸进风雪大衣的口袋。

“这个，你们或许愿意读一下，我猜想他在被严寒冻死以前还活了几个小时。”

我从来没有见过员警流泪，我一向认为他们已经见过太多的死亡场面，因而已经感觉麻木。但是，他是一边抹眼泪一边把那封信放到我手里的。读着那封信，我开始抽泣。每位司机都默默地读完了信，然后默默地走回自己的卡车。那封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如今，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那封信的内容还像捧在我面前一样鲜明。我希望能把它写出来，奉献给你们和你们的家人。

我深爱的妻子：

这是一封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愿写的信，然而，我还是十分庆幸能有这段时间说出我多少次想说而未说的话。我爱你，我的小甜心。

你过去常常讥笑我爱卡车胜过了爱你，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它在一起。我确实喜欢这个铁家伙，它已经成了我的好朋友。它跟我长途跋涉历经艰险。我愿意开着它拉货，它在路上跑得飞快，从来也

不坍我的台。

你想知道吗？我爱你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你也同样目睹了我在艰苦岁月和艰难环境中的挣扎和奋斗。

还记得我们的第一辆卡车吗？它特别能耗油，以至于我们忙碌一天赚来的钱却只够糊口。你走出家门找了一份工作，挣钱付房租和帐单。我挣的每分钱都喂了卡车，是你的收入保证了我们能有饭吃和有一间房子住。

我记得我抱怨过那辆车，但我却不记得你有过丝毫抱怨，即使当你浑身疲惫地下班回家，而我又向你索钱准备上路时，你也没有过怨言。假如你当时真的有怨言，我想我也听不到，我当时已完全陷入了自己的问题，根本不会考虑你的抱怨。

我现在还记得你无私奉献给我的全部东西：衣服、假期、晚会、朋友。你从没抱怨过，而我却不记得自己说过谢谢。

当我坐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我总是不停地讲我的卡车，我的机器，我的收入，却忘了你是我的合伙人——即使没有和我一同坐在驾驶室里。正是因为你所付出的同我一样多的牺牲，加上我俩的决心和坚定，使我们拥有了一辆新的卡车。

我是多么骄傲自己有辆新车，我高兴极了。我同样为拥有你而感到骄傲，但我从未告诉过你这些。我想当然地认为你全都知道。但是如果我拿出和擦车一样多的时间和你说话，我或许就会把那些话告诉你。

这些年我一直在这条路上行车，我始终带着你的祈祷一同行驶，但是这次不灵了。

我受了伤，而且伤势很重。我正在走向死亡，但是我想说出那些从前就应当说出许多遍的话。从前忘记讲这些话，是因为我过于关注我的卡车和工作。

我记起了那些被我错过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and 生日，那些因为我正行驶在路上而只好由你一个人去参加的学校的演出和曲棍球比赛。

我想起了那些你独自度过的孤独的夜晚，在辗转反侧中你猜想我走到了何处，发生了哪些事。我想起了多少次我想给你打个电话，只为问一声好，但我却从没付诸行动。我想起了当我想到你正在家里和孩子们等我归来时，我心里的那份踏实和宁静。

你在餐桌上讲的故事，我怎么就没有享受它呢？我正在忙着换油，我正忙着检查汽车零件，我正在睡觉，因为明早又要早早动身。我总是有个理由，但现在看来，它们对我都微不足道。

我们刚刚结婚时，你连一只灯泡都不会换，几年之后，当我在佛罗里达等待装货时，你却能够在暴风雪来临时修理火炉。你成了一位相当不错的技师，帮我维修汽车。当我看到你跳进驾驶室把车倒出玫瑰丛时，我感到无比自豪。

当我把车开进院子，看到你虽然已在汽车里睡着，却依然在等我时，我感到骄傲。不论是在午夜 2 点，还是在午后 2 点，你在我看来都和电影明星一样美。你很漂亮，你知道。我不记得我最近告诉过你，但你的确很美。

我这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如果我还有过一个英明决断的话，那就是我求你嫁给我。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什么力量驱使我坚持开卡车，我也不知道，但这是我谋生的途径。你始终紧跟着我，无论岁月艰难还是顺利，你始终在我身边。我爱你，我的甜心，我爱孩子们。

我的身体受了伤，但我心上的伤势更重，当我要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你却不在我身边，这是我们结婚以来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孤独，我感到害怕，我特别需要你，但我知道已经太迟了。

可笑的是，现在陪伴我的竟是卡车。这只该死的铁家伙长时间左右我们的生活，我在这堆奇形怪状的钢铁中一呆就是许多年，但是它并不能回报我的爱，只有你才能。

你此刻正在千里之外，但我感觉你仿佛就在我身边。我能看到你的脸，感到你的爱，我害怕一个人走完剩下的路。

告诉孩子们，我深深地爱他们，不要让男孩们将来以开卡车为生。

就此止笔了，亲爱的。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照顾好你自己。记住，这一生中我爱你，胜过其他的一切，我只是忘了告诉你。

我爱你！

贝尔

1974 年 12 月

（路德·肯道尔）

（瓦莱·泰什提供）

13 爱的黄丝带

我倾听再度洪水的一声鸽哨。

——朱塞佩·翁加雷蒂

17岁的迈克·爱玛开着一辆1967年出厂的福特·野马牌轿车。在他买下它之前，这辆车已经被废弃在科罗拉多州的某个地方达7年之外。迈克把它买下，加以维修，并把它喷成亮黄色。作为一名天才的学生，迈克是个快乐、乐于助人的年轻人，他的前程也和他的车一样亮丽，朋友们都叫他“野马迈克”。

“我多么希望我已经学会了去恨别人。”他在遗书中写道，“你们不要自责，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记住，我永远与你们同在。”落款是“爱你们的迈克于11时45分”。

迈克的热恋由于他的女友在8月23日与别人订婚而被突然中止。9月8日，迈克以一种令所有认识他的人震惊的方式，悄然坐到他亮黄色野马车的前座上，关上车门，饮弹自杀。

11点52分，他的双亲——达和代尔·爱玛，还有他的哥哥维在多紧贴着迈克的车，把他们的车也开进了车道。前后只差7分钟，可是已经太迟了。

第二天中午，年轻人聚到了爱玛家，他们都穿着一件印有一辆黄色野马汽车和“悼念迈克·爱玛”字样的T恤衫（这个图案是由迈克的生前好友杰罗德和杰罗德的母亲设计出来的。）

一连串已经埋没许久的故事被挖掘出来了，有许多对迈克家来讲却是新闻。有些故事还要追溯到迈克上小学的时候，那时他曾和一位比较不幸的孩子共同分享午餐，或者把午饭的钱拿出来参加募捐。

一位陌生人打来电话说，有天晚上她的车在半路上抛了锚，她和她的两个小孩在一条漆黑的路上

束手无策。迈克在他们身边停下来，先出示他的驾驶证，表明他不会伤害他们，然后帮她启动了汽车，并且为了确保安全，还跟在他们的车子后面，一直护送他们到家。

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同学回忆起迈克曾经取消了一个他订购的、全新的、全功能的野马变速器，而是到旧物回收场买了两个二手货，为的是让他这位同学的车也能继续跑起来。

接下来是一位年轻姑娘讲述如果不是迈克帮忙，她将不能参加那次返校节舞会。当迈克听说她没有钱买一件晚礼服时，他出钱在旧物商店为她买下了那件她早已看好的裙子。

迈克 14 岁时，他的侄女患先天性残疾。迈克学会了如何移动架在她喉部的气管切开术导管，如果有紧急情况出现，就换一个的。还有如何操纵架在她身上的共脉冲信号接收器，以及怎样用手语和她唱歌而不让她说话，因为气管上的导管一旦掉下来，她就会死掉。他们最喜欢比划的歌中有一句合唱：“上帝正在远处注视我们……”看起来迈克一直都在给予别人欢乐、帮助和拥抱。

年轻人集中到爱玛家来安慰迈克的家人，也进行自我安慰。他们议论到了年轻人自杀的悲剧和自杀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是有天分（高智商）的孩子的事实。他们得知自杀是造成 5 至 14 岁儿童死亡的第六大原因，是 15 至 24 岁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他们发现每年有超过 7000 名 10 至 19 岁的青少年因自杀而死亡，这种现象甚至已经蔓延到小学。有人提出一项关于没有明显的精神错乱症状，但却实施了自杀行为的青少年和同年龄的、没有自杀的青少年的对比研究，这项研究表明二者只有一点不同——有没有一支装上子弹的枪放在家里。

当他们探索采取何种措施去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时，有人低头思索，猛然注意到了 T 恤衫上那辆黄色的野马车，于是黄缎带计画诞生了。林达·保尔，爱玛家的一位朋友，取来了一大卷黄缎带，并且印制了小型工作证大小的卡片，卡片上印有黄缎带使用指南，上面写着：

黄丝带计画

为了沉痛悼念迈克·爱玛。

这条丝带是一条生命线，它载着那些关心并且愿意帮助你们的人的材料。如果你（或其他任何人）需要但却不知如何才能得到别人帮助的话，拿着它，或其他任何黄丝带及卡片，去找位元顾问、老师、神父、教士、牧师、父母或者朋友，并且说：

“我想使用我的黄丝带。”

坐在爱玛家起居室的地板上，爱玛的朋友们彼此分担着往事、哀痛和泪水。他们在每张使用说明卡片上都系上一条黄丝带，以此表达对亡友的悼念。

在迈克的葬礼上，500条这样的黄丝带放到一个篮子里。当葬礼接近尾声时，篮子被拿空了。500条小小的黄丝带，连缀着使用说明卡，开始了它们挽救自杀儿童的使命。在最初的几个星期，仅被人们知道的就有3名青少年被黄丝带计画挽救。这个计画被迅速推广到科罗拉多州的所有高中，此后它更是被广为采用。

由于天性中的绝望、孤独和恐惧，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好孩子——他们表面看起来十分活泼，但却深陷在精神痛苦中暗自哭泣。我们该怎么办？

黄丝带计画欢迎你的加入，并且提出良好的建议。通信地址是威斯敏斯特市 644 号信箱，邮递区号为 80030，电话号码为（303）429-3530。

（蒂亚·亚历山大）

14 最后的舞步

我们死后，会有别人来占据我们的位置。但毕竟与我们不同

——谢尔盖·叶塞宁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父亲捡拾柴禾。我热爱这项工作，我同父亲一起到树林中砍劈木柴。我们是男人，就像强有力的伐木工人一样在一起干活，做我们份内的事，让我们的屋子和女人们一起温暖起来。是的，父亲教我要成为一名奉献者，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他经常和我打赌，说我不可能在500下之内劈开一块巨大的多结的木头。噢！我是多么卖力呀！大多数都是我赢了，但我想他每次总是给我足够的劈砍次数，因为他喜欢当那块木头在我最后（第499次）全力一击之下，最终被劈开，我是多么的骄傲和兴奋。然后，我们推着装满木柴的雪橇往家走，朝着食物和一个温暖、欢快的火堆前进，鼻子却被冻得直淌鼻涕。

在我上一年级的時候，我和父亲经常在星期二的晚上坐在一起看电视：怀亚特·厄普、切内·马维里克和苏加·劳夫。父亲几乎使我完全相信了他过去曾和这些人一起骑过马，他总是能够在事情发生之前

就告诉我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相信他的原因。他说这是因为他认识他们，所以就可以预见他们的行动。作为一名男孩，我是多么的骄傲呀！我的父亲竟然会是一名真正的牛仔，竟然曾和最好的骑手一起骑过马。我在学校里把这些告诉了我的朋友们，他们一起嘲笑我并对我说这是我父亲在骗我。为了维护他的尊严，我连续不断地跟人打架。有一天，我被打的很严重。看到了我撕破的裤子和裂开的嘴唇，我的老师把我推到一边，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类似事件接踵而至，以至于我父亲不得不告诉了我真相。不用说，我几乎要崩溃了，但我依然深深地爱着他。

在我 13 岁那年，父亲开始学玩高尔夫球了。我是他的球童，每次在我们走出俱乐部会所之前，他总会让我也打几杆球。我从此迷上了这项运动并逐渐擅长了这门技艺。偶尔，父亲会带他的两位朋友一起来玩，每当父亲和我把他们带入一个骗局并最终赢得了胜利之后，我总会笑得非常开心。我们是一个队的。

除了我们这几个孩子，跳舞是父亲和母亲最爱的。他们跳的都非常好。舞厅里的人给父亲和母亲都起了绰号，马文和马克森，舞场中伟大的马文和马克森。他们浪漫的幻想变成了现实。当他们跳舞时，在父亲和母亲的脸上除了微笑之外，我从未看到过还有别的什么。我的两个姐姐南茜和茱丽叶，经常和我一起去参加婚礼舞会。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呀！

星期天的早晨，做完礼拜之后，父亲和我负责准备早餐。在我们等待煮好的燕麦粥和葡萄干时，我们总要在母亲擦洗干净并打了蜡的地板上跳踢踏舞，而母亲也从未因此而抱怨过我们。

渐渐地，我长大了。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似乎开始逐渐有些疏远。在我上初中之后，课外活动开始消耗我的时间。我同时成为两个同等重要的角色：运动员和音乐家——我和他们一起参加体育运动，在同一个乐队中演奏，并且追女孩子。我还记得当父亲开始在夜里工作而且不再关心我的任何活动的时候，我那时是多么的痛苦与孤独。我把自己浸没在曲棍球和高尔夫球的运动里，我赌气地想：“我要做给你看，即使没有你在场我也是最好的。”我同时是曲棍球和高尔夫球两支球队的队长。但是，他没有关心过我的任何一场比赛。我感到似乎他很少关心我，是为了要让我在生活中锻炼成为一名艰苦的奋斗者。我需要他，他难道不知道？

喝酒对于我来说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父亲看起来不再像一个英雄，却更像一个不懂我的感觉以及我正经历着一段非常困难时期的局外人。偶尔，当我们在一起喝酒，并已过量时，我俩似乎更近了一些。但那种对于过去的特殊的感受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从我 15 岁到 26 岁期间，我们从未说过爱对方，11 年呀！

之后，有件事发生了。一天上午，父亲和我准备好要出去干活。当时，他正在剃须，我突然注意到他的喉咙上有一个肿块。我问他：“爸爸，你脖子上长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正打算到医院去看看。”他说。

那天上午，我是第一次感觉父亲看上去竟是如此地消瘦。

医生诊断出父亲咽喉上的肿块是癌瘤。在以后的4个月当中，我几乎每天都会感觉到父亲正在逐渐地消逝。他好像被所发生的一切搞糊涂了，他一直非常的健康。看着他由165磅的身躯转眼间变成115磅的皮包骨，简直让人无法承受。我尽力地和他接近，但我猜想他当时的思想一定非常混乱，他还不可能注意到我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感觉。

我的猜想看上去是对的，直到圣诞节前夕的夜晚。

那天夜里，我来到医院，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在那里，他们已经在那儿呆了有一整天了。为了让她们可以回家去休息一下，我决定留下来继续看护。当我走进父亲的病房时，他正在沉睡，我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也许已经醒了，但他是如此的虚弱，以至于我几乎听不见他要说什么。

大约是夜里11点30分的时候，我感觉睡意袭来，就躺在一张小床上睡下，这张床是早先时候一个护士搬进来的。突然，父亲叫醒了我，他在喊我的名字，“里克！里克！”当我坐起来时，我看见父亲正坐在床上，看上去神色很坚决，“我想跳舞，我想跳舞，就现在。”他说。

开始时，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或怎么做，所以只是仍旧坐在原地。他再次坚持：“我想跳舞，儿子，就让我们最后再跳一次舞。”我走到他的床边，轻轻地弯下腰问他：“你是想和我跳舞吗？爸爸。”的确让人吃惊，几乎不用我的帮助，他从床上自己站了起来。他的能量一定是来自上帝的恩惠。手拉着手，搂住对方，我们绕着房子跳了起来。

那天夜里，我们所拥有的精力以及我们所分享的爱是以往任何作家在他们的语言文字中所从未描述过的。我们结成了一个整体，是在真正意义的爱、理解以及相互关怀下结合在了一起。我们所有的生命历程都似乎在那个时刻交织在一起，跳踢踏舞、打猎、钓鱼、打高尔夫球……我们在一刹那间复苏了所有的记忆。时间凝滞了。我们不需要收音机或答录机，因为所有的曲调（无论是已传唱的老歌还是尚未创作的音乐）都在天空中奏响。小小的病房比我所见识过的任何舞场都要宏大。爸爸的双眸闪烁着悲喜交加的光彩，那是我未曾见过的。我们跳着，跳着，相对四目已是泪光莹莹。我们依依道别，在短暂的一刻，我们再一次体会到彼此间坚定的爱。

我们止住了舞步，我扶父亲回到床上，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深呼了一口气，握住了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说：“谢谢你，我的儿子。你来这和我共度长夜，使我很快活。这对于我是如此的有意义。”

第二天是圣诞节，他去世了。

那最后的跳舞是上帝在圣诞节前夕赠给我的礼物——一件欢乐和智慧的礼物，因为我发现了父子之间的爱会达到怎样的强烈与明确的程度。

好了，爸爸，我的确爱您，我企盼着我们下一次能够在上帝的舞厅中跳舞。

（里克·内尔斯）

15 爸爸

一个自由人思考得最少的就是死，他的智慧是对于生而不是对于死的沉思。

——斯宾诺莎

我3岁那年，父亲去世了。7岁的时候，母亲再次结婚，于是我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女孩。你知道吗？是我选的爸爸。妈妈和“爸爸”约会一段时间后，我对妈妈说：“他就是我爸爸，我们将接受他。”

我参加了妈妈和爸爸的婚礼，为他撒花，我一直因此而自豪。有多少人敢说他们参加过父亲的婚礼呢（而且是真正地沿着过道走下来）？

父亲为这个家而自豪（两年以后，我家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好多人对妈妈说：“查理看起来对你的小家伙们感到很满意，很自豪。”那绝不是奉承话。爸爸确实对我们的聪明、诚实和对人们满腔的爱而感到满意和自豪（也包括我那惹人喜爱的微笑）。

我快17岁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爸爸病了。检查了几天，医生仍找不到病因。“如果我们这些权威人士都找不到病因的话——他一定是健康的。”他们让爸爸回去上班。

第二天，爸爸从班上回到家里，泪流满面。那时我们才知道他得了致命的病。以前，我从没见过父亲哭泣，父亲说哭泣是懦弱的表现（与此有着有趣联系的是，我——一个爱激动的十几岁的孩子——

会因每一件事而哭泣)。

终于，我们说服了爸爸让他住进了医院。他被确诊患了胰腺癌。医生说他会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更了解爸爸，我们知道他至少还能陪我们度过3个星期。因为下周是妹妹的生日，3周以后是我的生日。父亲一定会和病魔作斗争的——祈祷上帝给他力量——一直坚持到我们的生日。因为他不愿我们有令人心碎的生日，更不愿将来有这样的回忆。

一个人将要离去的时候，他会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这样一个现实：生命必须继续。父亲十分希望我们能像原来那样生活，无忧无虑。我们要求父亲像以前那样仍然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达成了一致。我继续进行我们的“正常”活动，而父亲是这些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尽管是在医院里。

有一次，在我们日常的探望之后，父亲同病房的病友跟着母亲走到走廊。“你们来的时候查理总是平静，很积极，我想你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痛苦。他用所有的力气和忍耐力去掩饰他的苦痛。”

母亲回答道：“我知道他在掩饰，但那是他要做的。他不愿让我们难过，他知道当我们看到他受煎熬时我们会有多么难受。”

母亲节那天，我们带着礼物去了医院。到医院时，父亲已经在门厅里等着我们了（妹妹太小是不允许进父亲的病房的）。我替爸爸买了一件送给妈妈的礼物。在那个属于我们的门厅角落里，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精彩晚会。

下周是妹妹的生日。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能下楼了，所以我们把生日蛋糕、生日礼物带到了医院，在父亲病房的同层楼的接待区里庆贺了一番。

第二周的周末我举行了舞会。按照惯例我们在家里拍了照，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去了医院。是的，我穿着带裙环的长长舞裙穿过了医院（我的这身衣着不适合乘电梯）。当时我真觉得有点尴尬，可当我看到父亲脸上的微笑时，这种感觉消失了。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在等着他可爱的女儿举行第一次舞会。

妹妹每年要参加一次舞蹈演出，演出前一天总要进行彩排，彩排那天是全家人照像的日子。很自然，彩排之后我们去了医院。妹妹身着舞裙缓缓地走过走廊。她为爸爸表演了优美的舞蹈。父亲始终都微笑着——尽管每一个动作的拍击声都会引起头部的剧烈疼痛。我的生日到了，我们把妹妹偷偷地带到父亲的病房里，因为父亲不能离开病房（当时护士善意地装作看不见）。我们又庆贺了一番。但父亲的身体支撑不住了。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抗争。

那天夜里，医院来了电话，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几天以后，父亲离开了我们。

从死亡中所得了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生活必须继续。父亲坚决主张不要让生活停下来。就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关心着我们，爱护着我们，为我们而骄傲。他的最后愿望是什么？那就是葬他的时候，衣袋里要有一张全家人的合影。

（凯利·沃特肯斯）

16 麻雀死后飞到哪儿？

死者并没有死亡。他们在一旁观看并帮助我们。

——D·H·劳伦斯

孩提时我经常想：麻雀死后飞到哪儿？我想不明白，一直对此迷惑不解。现在我看见一只麻雀没了生命，静静地躺在那儿，悄无声息。我知道它没死。一定是什么东西伤害了它：这种东西把它，一个迷途的灵魂，在黑夜里带走了。

6 岁的时候，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街上的一个男孩。我们常在沙箱里玩，讲那些早被大人忘记的事——像永远这么小点儿，或者讲藏在床底下，衣橱里面的妖怪。他叫汤米，但我叫他麻雀，因为对他的年龄来说，他长得有些瘦小。现在想起他的名字有着莫大的讽刺含义：他也死了。

我忘不了知道汤米要死的那天。那天我在沙箱里等着汤米，边等他边漫不经心地用沙子堆我们以前就开始堆的城堡。没有汤米，我不会专心玩的，所以我在等他，等似乎需要永远等下去的人。天开始下雨了。不一会儿，我就隐约地听到屋子里电话铃声。大约 10 分钟以后，妈妈出来了，打着伞，但脸湿了。我们朝屋子走去。在我刚要进门的时候，转身发现雨把我和汤米的城堡浇倒了。

我走进屋子，刚刚喝完一杯热咖啡，妈妈把我叫到桌子前，拉着我的手，妈妈的手在抖。我立刻感觉到：汤米出事了。妈妈说医生刚刚给汤米作了血化验，汤米得了白血病。我不知道白血病是什么，我用迷惑的眼神看着妈妈，妈妈说人们得了汤米所得的病——不，是病找到汤米——一定会死。我不

愿他离开我，我要他留下来，和我在一起。

第二天我必须见汤米。我一定要看看这一切是不是真的。我在汤米家下了车，刚一进门，汤米妈妈说汤米不想见我。她不知道她多么轻易地就伤害了一个小女孩，像打碎薄玻璃那样击痛了我的心，我哭着回了家。到家不久，汤米打来电话说，等我爸爸妈妈睡着以后到沙箱那儿找他，我答应了汤米。

他看来没什么变化，也许脸色有点苍白，可他还是汤米。他真的在等我。我们一边堆城堡一边讲那些大人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汤米说我们能住进像这个小沙堡一样的房子里，永远不长大。我完全相信他的话，我们在那睡着了，沉浸在纯真的友谊之中，躺在温暖的沙子上，城堡为我们守望。

我醒的时候天还没亮。沙箱像一个小岛。四周是望不到边的草的海洋，只是一部分被后院和街道隔断了。孩子的想象力是最丰富的，一颗露珠也会在那想象的海洋中闪闪发光。我记得当时伸出手去碰露珠，看它是否会在草海上泛起涟漪，结果没有。我转过身，看见汤米就一下子回到现实中。他已经醒了，凝视着城堡。我也去看城堡。坐在那儿，城堡那令人敬畏的魔力把我们两个深深地吸引住了。

汤米打破了沉默，“我要到城堡里去。”我们像木偶那样挪到城堡跟前，好像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知道的。汤米的头放在我的腿上，昏昏沉沉地说：“我现在要到城堡里去了，你要来看我，不然我会寂寞的。”我诚心向他保证我会去的。他闭上了眼睛。我的麻雀飞走了，飞向所有麻雀死后都飞去的地方。沙箱里只留下我，抱着那只没有灵魂，不再完整的小鸟。

20年后，我来到汤米的墓前，把一个小玩具城堡放在墓上，城堡上刻着这样的字：“给汤米，我的麻雀。有一天我会走进城堡，永远和你在一起。”

等我准备好了，我会回到沙箱那儿，想象出我们的城堡。然后，我的灵魂，像汤米那样变成一只麻雀，飞回城堡，飞到汤米身边，和别的所有迷失的麻雀在一起，重新变成一个6岁的小女孩，一个永远不长大的小女孩。

（凯茜·考考斯卡）

17 请帮我穿上红衣服

任何理解生命意义的人，决不会害怕死亡。

——汤玛斯·富勒

在我做教师和健康护理员双重身分的职业中，我一直工作在许多感染爱滋病毒的孩子们中。同这些特殊孩子们的关系永远是我一生的礼物。尤其，从泰勒那里学到了勇气，让我把泰勒的故事讲给你听。

泰勒出生时就感染有爱滋病毒，他的母亲也感染了这种病毒。从他生命的开始，就依靠药物生活。当泰勒 5 岁的时候，通过外科手术在他的胸腔血管中植入一个软管，这个软管同他背着的包裹内的泵相连，药品挂在泵上，不断地通过软管，输送到血液之中。有时，他需要补充氧气来维持他的呼吸。

泰勒不愿因为这种致命的疾病而放弃童年时代的每一分钟。在他家后院的周围，经常能看到他玩耍奔跑的身影，背着盛满药物的包裹，抱着装着氧气瓶的小车，我们所有人都对他十足的喜悦和精力感到惊奇。他的妈妈经常开玩笑地对他说，他跑得太快了，只有让他穿上红色的衣服，这样，当她在窗前看他在院子里玩时，能很快认出他。

最后，这种可怕的疾病使像泰勒这样充满活力的肌体也衰弱下去了，他的病情很快加重了。不幸的是，他的妈妈也接着病倒。很显然他活不了多久了。泰勒的妈妈同他谈了“死”，安慰他说她也会很快会死的，不久他们会在天国团聚。

在泰勒临死的前几天，他示意我靠近他的床，低声说：“我可能很快就死了，我不害怕。当我死的时候，请帮我穿上红色的衣服，妈妈说她很快也会来天国，当她到那儿时，我正在玩，我要确信她能找到我。”

（肯德迪·霍尔姆）

18 别担心，没事

作为母亲和学校的心理学家，我见过孩子之间许多异乎寻常的友谊，我儿子考特和他的朋友卫斯理就有着深厚的友谊，那种友谊世上罕见。

考特的童年并不快乐，语言表达障碍和运动神经反应迟缓一直困扰着他。4岁时，考特在特殊学校教育学前班认识了卫斯理。卫斯理患了脑瘤，这使他像考特那样发育迟缓。相同的境况使他们亲密起来并成为最好的朋友。对两人来说如果谁某一天没去上课，另一个一天都不会快乐。

2岁时，卫斯理被确诊脑部有一个“无法手术”的肿瘤，做了几次手术，都没成功。孩子们玩的时候，卫斯理就会拖着那条惹人注意的腿挪来挪去。机器记录装置表明肿瘤变大了，于是卫斯理又要忍受一次手术的痛苦了，只是这一次在奥克拉荷马城。

在学前班的生活中，考特和卫斯理一直得到一位好老师的精心照料。孩子们深情地称她“白诚曼”。她是该校心理学家生涯中所见过的最好的老师。白诚曼尽力向语言障碍学前班的孩子们解释卫斯理的手术和俄克拉何马的旅行。考特十分激动，他哭了。他不愿让最好的朋友坐飞机去那么远的地方，更不愿让医生碰卫斯理。

启程那天，卫斯理和全班同学一一告别，卫斯理热泪滚滚。后来，白诚曼让孩子们散去，让考特和卫斯理单独在一起，叙叙离别之情。考特害怕再也见不到最好的朋友了。卫斯理很瘦弱，比考特矮了许多，他抱住考特的胸，会意地看着考特安慰道：“不要担心，一切会好的。”

手术极其危险，可卫斯理再一次挺住了。许多周以后，他重返校园。考特和卫斯理比以前更亲密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卫斯理不得不做更多危险的手术并且每次都有试验性的药剂。每一次，他都得忍受这些手术带来的副作用。卫斯理许多时候是坐在轮椅上或是让人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

卫斯理喜欢学校的千米慢跑活动。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参加。尽管他的腿不能正常行走，可这并不能阻止他。有一次，他坐着妈妈推的轮椅参加比赛，边跑边喊：“快点儿，妈妈！”还有一次，卫斯理是伏在另一个孩子父亲的肩上参加比赛的。

11岁时，每一种手术和可以选择的药品对卫斯理的病都无济于事了。肿瘤已经扩散到卫斯理的全身。那年3月9日，白诚曼打来电话通知考特：该向他最亲密的朋友真正告别了。卫斯理已经回到家，没有活下来的希望了。

到11岁生日时，考特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只是学习上的困难还很明显，千米慢跑运动也不适合他。白诚曼打来电话通知考特的第二天，考特就参加三千米慢跑。那天他的感冒和气喘病刚好，可他却想尽方法让我相信他能够上课了。下午我去接他的时候，他说肺滚热。拿着一个证书和闪闪发亮的第一名的绶带，证书上写着：“奖给五年级组第一名获得者考特和他的朋友卫斯理。”

平时考特不是那种有主见的、倔强的孩子，可是那天晚上他坚持要去看望卫斯理。卫斯理的妈妈安排我们在治疗间隙看他。卫斯理躺在床上，柔和的阳光照在他那虚弱的天使般的身体上，从后院传来了圣乐声。在病魔和过多的药物的折磨之下，卫斯理不能做什么了，偶尔地，能握着别人的手指，睁开一只眼睛。

白诚曼唤醒卫斯理，并且让他明白：考特来了。考特握住卫斯理的手，把证书给卫斯理看。告诉他，考特是为卫斯理拼命夺第一名的，因为卫斯理不能参加比赛了。卫斯理紧紧握住考特的一个手指，脸上的表情只有他们才能明白。考特俯下身亲吻卫斯理，低声说：“再见，卫斯理，我的朋友。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卫斯理捱到了自己11岁的生日，6月离开了人间。考特参加了卫斯理的葬礼，有人问他心情怎么样，他说已经跟最好的朋友告别了，并且知道卫斯理会“很好的”。

我想卫斯理死后他们的友谊就结束了。我错了。卫斯理死了整整一年的时候，考特得了严重的脑膜炎。在急救室里，考特绝望地抓住我，我们怕极了。考特浑身发冷，不停地打颤。

当医生做脊柱抽液时，我和考特感到一股暖流和难以描述的平静涌向全身。考特立刻放松了，不再发抖。

医生和护士离开房间以后，考特和我互相凝视着，考特十分镇静地说：“妈妈，卫斯理在这儿，他说‘不要担心，一切会好的。’”

一些友谊永远也不会结束，我对此深信不疑。

（珍妮斯·亨特）

19 拿着你的叉子

对我们来说，人死后不会立即消逝，他们仍沐浴在一种生命的光辉中。

——马塞尔·普鲁斯特

当玛莎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的时候，教兄吉姆的脸上总是会带着微笑。因为她不仅是教徒中最年长的一个，而且也是最虔诚的教徒之一。所有的孩子都叫她“玛莎姑妈”，她走到哪儿，就把虔诚、希望和爱带到哪里。

然而这一次，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异常：

“教士，今天下午您能来我这儿吗？我需要跟您谈谈。”

“当然可以，我大约3点钟到，好吗？”

在他们安静地坐在玛莎卧室里时，吉姆知道了为什么她电话里的声音异常。玛莎得知，她的医生刚刚发现她患了肿瘤，而这以前她从未觉察到。

“他说我大约还能活6个月。”玛莎的话十分严肃，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我很难过……”吉姆话还没说完，玛莎就打断了他。“不要那样，上帝对我一直很好。我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准备好了，这你明白。”

“我明白。”吉姆点了点头，低声说。

“但我很想跟你谈谈关于我葬礼的事。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有几个要求希望你满足我。”

他们平静地谈了好长时间，谈论着玛莎喜爱的赞美诗，多年来对她十分重要的《圣经》文章。又回想起了玛莎与吉姆在中央大教室所度过的5年时光。

当他们好像已经谈到了每一件事时，玛莎一下子停下了，抬头看了看吉姆，眼里闪着兴奋。“还有一个要求，教士，葬我的时候，我想一手拿着旧圣经，一手拿着叉子。”

“叉子？”吉姆确信他听清了每一件事，但这件事却让他感到惊奇。“您为什么想让一只叉子同您葬在一块儿呢？”

“我一直在想这些年参加过的教会里的宴会，”她解释到，“我不能全记起来，可有一件事却印在我脑海中，无法忘却。”

“在那些盛大的宴会上，正餐刚刚用完时，仆人或者女主人会来收拾盘子，这时我会想起那句话：请拿着你的叉子。因为有时，即使是在最大的宴会上，也会有人伏在我肩上告诉我：‘拿着你的叉子。’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还有甜食呢！”

“甜食不是指一杯桔子果冻或者布丁，也不是一碟霜淇淋，这些不必用叉子。甜食是指好吃的甜点，像巧克力蛋糕，或者樱桃馅饼！他们告诉我时，我就会拿着叉子，我知道最好的是下一道！”

“这正是我希望人们在葬礼上谈论的话题，当然，他们谈起我们共同拥有的美好时光，那很好。”

“但是当他们走过棺材，看见我的蓝裙时，希望他们会问：‘为什么拿着叉子？’”

“我希望你能告诉他们，我拿叉子的原因，是告诉他们最好的菜是下一道。”

（罗杰·威廉姆·汤姆斯）

卷十 态度问题

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发现是人类可以借由改变心中的态度来改变人生。

——威廉·詹姆斯

01 为什么要沮丧？

相信你自己：每颗心都会使铁弦颤动

——爱默生

当我有一天下班开车回家时，我中途停车看了一场在我家附近公园举行的社区小联盟棒球比赛。当我坐在一垒垒包后头的看台椅子上时，我问一个小男孩，比数多少了？

“我们落后 14 分，还是零分。”他微笑回答。

“真的吗？”我说，“但你看起来并不很沮丧！”

“沮丧？”男孩困惑地问，“我们为什么该沮丧？还没轮到我们去打击呢！”

（杰克·坎菲尔）

02 窗

生命操之在我，过去、未来皆然。

——祖母 摩西

从前有两个重病人，同住在一所大医院的小病房里。房间很小，只有一扇窗子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其中一个人，在他的治疗中，被允许在下午坐在床上一个小时（有仪器从他的肺中抽取液体）。他的床靠着窗，但另外一个人终日都得平躺在床上。

每当下午睡在窗旁的那个人在那个小时内坐起的时候，他都会描绘窗外景致给另一个人听。从视窗向外看可以看到公园里的湖。湖内有鸭子和天鹅，孩子们在那儿撒面包片，放模型船，年轻的恋人在树下携手散步，在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的地方人们玩球嬉戏，后头一排树顶上则是美丽的天空。

另一个人倾听着，享受每一分钟。他听见一个孩子差点跌到湖里，一个美丽的女孩穿着漂亮的夏装……他朋友的述说几乎使他感觉自己亲眼目睹外面发生的一切。

然而，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午后，他心想：为什么睡在窗边的人可以独享看外头的权利呢？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他觉得不是滋味，他越这么想，就越想换位子。他一定得换才行！有天夜里他盯着天花板瞧，另一个人忽然惊醒了，拼命地咳嗽，一直想用手按铃叫护士来。但这个人只是旁观而没有帮忙——尽管他感觉同伴的呼吸已经停止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的时候那人已经死了，只能静静地抬走他的尸体。

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人开口问，他是否能换到靠窗户的那张床上。他们搬动了，帮他换位子，

使他觉得很舒服。他们走了以后，他企图用手肘撑起自己，吃力地往窗外望……

窗外只有一堵空白的墙。

（作者佚名）

（由雷纳特·达尔斯坦和哈瑞艾特·林达赛提供）

03 红衣服

这是别样的颜色——它们得自另一世界，只有夜间才拿出来。

——加西亚·洛尔迦

它挂在橱子里。

妈的红衣服在她临死时，

像一排黑色旧衣服中的裂缝，

而她穿着黑色旧衣磨光了一生。

他们叫我回家，

当我看到她时，

她已奄奄一息。

当我看到那件衣服时，我说：

“为什么呢——它这么美。”

我却从没见过你穿它。”

“我从没穿过它。”她慢慢地说。

“坐下，米莉那——我想解释

一两件事，在我离开之前，如果可以的话。”

我坐在她的床缘，

她深深叹了口气——

比我能想象的还久。

“我快要走了，

我发现了一些事情。

啊，我教你变好——可是我教错了。”

“什么意思，妈？”

“好吧——我总在想——

好女人从没有好报，

她只是在为别人尽心尽力。

做这、做那，

总要满足每个人的需要，

把自己的需要摆得最低。

“也许有一天你会收买他们的心，

但事实永不如此。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为你父亲做事，

为你兄弟、妹妹做事，为你做事。

“啊！米莉耶，米莉耶，那没有好处——

对你——对他都一样。你不明白吗？

我对你来说是错中错，

我完全没有为自己要求什么。

“你的父亲在另一个房间，

他很激动，瞪着墙壁——

当医生告诉他时，他表现

糟透了——他来到我床边摇我

不顾我只剩一口气。

你不能死，你听到了吗？你死了我

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日子会很难熬，对了，如果我离去，

他甚至找不到煎锅，你知道。

“对你们这些孩子——

我是免费的司机，载每个人到每个地方。

我最早起床最晚睡，

一周工作 7 天。

我总是拿出烤焦灼土司，

吃最小块的派。

我看着你的兄弟们，现在如何

对待他们的妻。

那使我难过，因为那是我

教他们的，他们学了下來。

他们学到，女人的一生

就是给予

为什么，我省下每一块钱，

为你们买衣服，为你们买书，即使那

并不必需——我甚至记不得我曾

自己到市中心去买漂亮的东西给自己。

“直到去年我才得到那件红衣服。

我发现我有 20 块钱，

没啥值得说的。

我本来要去付一笔额外的清洗费用，

但我却带回家一个大盒子。

之后你的父亲对我说，

你真地要穿像这样的东西吗——

你是不是要去看歌剧？

他是对的，我想。

除了在服装店，我再也没有

穿上这件衣服。

哦，米莉耶——从前我总是认为——

如果你在世上一无所取，

在来生会拥有一切。但

我不再如此相信了。

我认为上帝会要我们拥有一些东西——

此生，此世。

而且我要告诉你，米莉耶，

如果有奇迹能让我离开病床，你会看到

一个不一样的母亲，因为我想——

啊，我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这么久，

对我可能很难。

但我会学，米莉耶，

我会学。

它挂在衣橱里。

妈的红衣服，当她临死时，

像一排黑色旧衣服中的裂缝，

而她穿着黑色旧衣磨光了一生。

最后她对我说了这些话——

“给我个面子，米莉耶，

别追寻我的脚步。

答应我。”

我答应了。

她停止她的呼吸。

然后她得到她的回报

在死亡里。

（作者佚名）

(由凯萨琳·柯林森博士提供)

04 态度——人生的选择之一

所谓快乐人，不是处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的人，而是持着某种特定态度的人。

——休·当斯

我的妻，泰瑞，和我在 12 月买了一辆新车。即使我们可以买到机票从加州飞到休士敦和她的家人过圣诞节，我们还是决定启用新车开到德州去。我们打包上车，和祖母度过一个愉快的星期。

我们过得很愉快，在祖母家留到最后一刻钟才肯走。回程时我们必须赶路回家，所以我们不眠不休地赶路——一个人开车；一个人睡觉。经过一场几个小时的大雨后，我们在深夜抵达家门。我们累极了，只想洗个热水澡，睡在柔软的床上。我感觉不管我们再怎么累，当晚也该把东西从车上卸下来，但泰瑞只想赶快洗澡睡觉，所以我们决定，早上再说。

早上 7 点，我们起床梳洗后决定把东西卸下车。当我们打开前门时，我们的停车道上却看不到车子！泰瑞和我面面相觑，看看停车道，又彼此对视，又回头看停车道，又彼此对视。然后泰瑞问我一个妙透了的问题：“喂，你把车停在哪里？”

我笑着回答：“就在停车道上。”我们很肯定车停的地方，但我们却还往外走，希望看到车子奇迹似地自己停到停车道外，在街边停下，但没有。

怅然若失的我们打电话叫员警来做了笔录好启动我们的高科技追踪系统。又为安全计，我们也打电话给追踪系统公司。他们保证他们有 98% 的概率在两个小时内找回失车。两小时内，我一直打电话问：“我的车在哪里？”“我们还没找到，哈里斯先生，但在 4 小时内还是有 94% 的机会。”

又过了两个小时，我又打电话问：“我的车呢？”

他们再次回复：“我们还没找到，不过 8 小时内还是有 90% 的寻获率。”

那时我告诉他们：“你们的这些概率在我概率微渺时对我而言毫无意义，所以请在你们找到它时打电话给我。”

那天稍晚，电视广告上一个汽车制造商问：“你难道不喜欢在你的停车道停着这样一辆车子吗？”

我回答：“是的！昨天我就做了这件事。”

一天杳无音讯使泰瑞渐渐变得更加烦恼，尤其当她不断想起车子里放了多少东西时——我们的结婚相簿、绝版的上一代家庭照片、衣服、所有的照相器材、我的皮夹和支票本，只有几张签上了名字。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还是活得下去，但它们在那时似乎很重要。

充满焦虑与挫折感的泰瑞问我：“我们的新车和东西都丢掉了，你怎么还能开玩笑？”

我看着她，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丢了车而烦恼，也可以因丢了车而快乐。总而言之，我们的车被偷了。我真地相信我们可以选择态度和心情，现在我选择让自己快乐。”

5天后，我们的车找回来了，不过车上的东西无影无踪，车子的损坏也超过3000美元。我把它送修，并因为听到他们会在一周内把它修好而感到高兴。

这一周结束时，我甩掉了租来的车，把我们的车开回家，感到十分兴奋，且松了口气。不幸的，这样的感觉很短暂。回家的路上，我们在公路出口的交通道上撞上另一部车。我没有损害到别人的车，但却折损了我们的车——另一笔3000美元的损失；还有一笔保险理赔等着我。我把车子开进我们的车道，但当我企图出去观察损失情况时，左边的前轮胎漏了气。

当我站在车道上看着车，自己打自己，责怪自己撞了别人的车时，泰瑞到家了。她走向我，看了车，又看着我。她看我自己打自己，就用双臂抱着我，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有一部撞坏的车而烦恼，也可以因有一部撞坏了的车而快乐。总之，我们有一部撞坏了的车，所以我们选择快乐吧。”

我打心里笑出声来宣布双手赞成，一起享受了美妙的晚上。

（鲍伯·哈利斯）

是心灵领悟了上帝，而不是理性。

——帕斯卡

他在教区居民来到教堂做第一次弥撒之前就已经检查过了整个教堂，并且满意地注意到走廊和靠背长椅在午夜弥撒过后都已经打扫过了，并且被掸去了灰尘，那些丢弃的手袋、祈祷书、手套都已被收集到一处并被送到了教区长住宅。

那是凌晨差几分钟到5点，室外很黑，在教堂里，只有这位年长的神父在踱来踱去。昏黄的烛光摇曳着，把暗影时而投到拱门上，时而又投到石头地面上。偶而一次，倏忽跳动的烛光能很微弱地映照出积满灰土的玻璃窗富丽的色彩。天很冷，而且，除了神父那缓慢的踱步声，周围一片寂静。

在走向圣器贮存室的路上，他停在基督诞生画的旁边，要对圣子说一句祝福圣诞的话。在那小小的模型舞台上，具有令人赞叹的现实主义风格，那神圣的场景正在上演：通过敞开的门，你可以看到午夜的晴空和指引牧人们走向马厩的星星。那些牧人刚刚走进马厩，带着虔诚的神情。牲畜都在畜舍中。在马厩中央是圣母一家，正在低头注视着马槽。

神父忽然皱了一下眉，弯下身靠近马槽，他的惊叫声一下子穿透了教堂，马槽空了！圣子——那个代表孩子们的救星的小小塑胶娃娃不见了。

慌乱地，而且带着越来越浓的焦灼不安，神父开始在马槽附近搜寻，然后又弯着腰仔仔细细地在走廊里找了一遍。他喊来了教堂司事和牧师助理以及所有的教父，但是谁也做不出任何解释。他们议论了很长时间，最后不得不难过地摇着头互相进行搜身。他们接受了他们一直想回避的真相：那代表孩子们救星的偶像不是放错了位置，也不是被遗失了，而是被人偷走了。

在紧张肃穆的气氛中，神父把这桩窃案向所有来做第一次弥撒的教徒作了报告。带着严厉且因愤怒而颤抖的语调，他宣告了窃案的实质，并将其定为可怕的盗窃圣物罪。他的目光扫视着所有教徒，好像在搜索每个男人和女人的内心深处。“圣子，”他说，“必须要在圣诞节结束之前送回基督诞生画那儿！”然后，在静默中，他大步走下了讲坛。

在以后的每一次弥撒中他都重复这一誓言，但是毫无作用，马槽依旧是空的，在圣诞节下午将要过去的时候，神父带着灰白的脸色和沉重的心情，沿着他所辖教区一条寒冷的街道一边走、一边沉思默想。

就在他走着的时候，他看到前面走着一个他最年幼的教徒，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名字叫约翰尼·穆兰内。衣着单薄的约翰尼在路上正吃力地走着，在身后却很骄傲地拉着一辆儿童推车，车的颜色亮红，显然是圣诞节新买的。

神父因意识到了那一家人的牺牲精神和节衣缩食而受感动：买这样一个玩具一定要花好多钱，而那一家是很穷困的。一种油然而生的激情温暖了他的心，使他重新找回了对人类本性的信任。他加快脚步赶上了那个男孩，想对他说句“圣诞快乐”，并想羡慕地大声说那儿童车真漂亮。但当他走近约翰尼的时候，这一善意的打算突然被挤出了心外，因为他发现儿童车并不是空的，它的里面确实确实地装着圣子的偶像。尽管它被包着裹着，但并没有被完全藏住。

神父严厉地叫住了约翰尼，他厉声审问他。那男孩只是一个小孩子，他当然完全承认了，然而他却幼稚得根本不知道偷窃是一种罪过，偷窃教堂的圣像是一种严重的罪行。这时，神父用他的高声呵斥使约翰尼明白了这些。他站在那里，用一双透明的无邪的眼睛望着神父，眼中却溢满了忏悔的泪水。

“但是，教父，”在神父最终停止了斥责之后，那男孩呜咽着说，“我没有偷窃圣子，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哽咽了一下继续说：“只是因为我向他祈祷希望得到一辆红色儿童车作为圣诞礼物——我还答应他如果我得到了车子，我一定带他出来让他先坐头一回！”

（作者不详）

（卡罗丽·保尔提供）

06 偷饼贼

有些虚假可以乱真，被它们欺骗可能是判断的错误。

——拉罗什富科

某晚，有位妇女在机场候机，

在起飞之前她还有好几个小时时间，

她在机场商店里找到了一本书，

买了一袋甜饼之后找个地方坐下。

她沉浸在书里，却无意中发现，

那个坐在她旁边的男人，竟然如此无耻，

从他们中间的袋子里抓起一两块甜饼，

她试着回避这件事，避免大发脾气。

她读著书，使劲嚼着甜饼，看着钟点，

当那个“偷饼贼”继续减少她的甜饼的时候。

时间一分一分过去，她越来越气愤，

她想：“如果不是这样宽容，我一定打得他鼻青脸肿！”

她每拿一块甜饼，他也跟着拿一块。

当只剩一块时，她猜测他会怎么做。

他的脸上浮现出笑意，并且略带拘谨，

他抓起了最后那块甜饼，把它分成了两半。

他递给她半块，自己吃了另一半。

她从他手中抢过半块饼，并且想到：“啊，天哪，这个家伙还真有点紧张，但却很无礼，他为什么连感谢的话都不说一句？”

她从没想到她已经变得十分刻薄，

当她的航班通知登机时，她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

她收拾起自己的物品走向门口，

拒绝回头再看一眼那个“偷窃而且忘恩负义的人”。

她登上飞机，坐到自己的座位，

然后找寻她那本已经快看完了的书。

当她把手伸进行李包，她因意外而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在她面前的是她那一袋甜饼！

“如果这是我的，”她绝望地呻吟道，

“那么另一包就是他的，而他却尽力与我分享！”

太迟了，已经无法道歉，她是那样地难过，

那个无礼、忘恩负义的偷饼贼，恰恰是自己！

（瓦洛尔·克克斯）

07 杨梅树和海鸥

人们没有义务相信一切浑水都是深不可测的。

——汤玛斯·富勒

我的祖母有位名叫威尔克斯太太的敌人。祖母和威尔克斯太太都还是在做新娘的时候就搬到了这

座小镇那条榆荫覆盖的主街上，她们成了隔壁邻居，都想在这条街上住一辈子。我不知道她们之间“战争”开始的原因是什么——那已是在我出生之前很久的事情了——我相信自我出生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她们自己也不会记得战争是缘何而起的了，她们只是进行激烈的“战斗”。

毫无疑问，这根本不是有风度、有节制的“战争”，这是女士们之间的“战争”，是全面的“战争”，镇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能引起她们的反应。那座拥有 300 年历史的教堂，已经亲眼目睹了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美西战争，也许还要记载下祖母和威尔克斯太太的妇女救援会之战。我的祖国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这只是一个虚胜。威尔克斯太太自从不能再当主席，她就怒气冲冲地退出了救援会——如果不能迫使你共戴天的敌人做丢脸的事情，那么胜利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威尔克斯太太赢得了公共图书馆之战，使她的侄女格茹德当上了馆员，挤下了我姑姑菲丽丝。格茹德上班的那天，就是我祖母停止阅读图书馆中书刊的那天——它们一夜之间变成了“满是细菌的脏东西”——祖母从此自己买书来读。

高级中学之战，她们二人打了个平手，校长在威尔克斯太太成功地把他赶走，或者在我祖母搞得他辞职之前，就已找好了一份更好的工作，离开了原位。

除了这些主要的“战争”以外，时常还会爆发或者衍生出一些新的导火线。当时还是孩子的我们，去拜访祖母时的乐趣之一，就是向威尔克斯太太那不会做鬼脸的孙子们做鬼脸——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几乎和他们一样不会做——还有就是偷摘两家花园之间的、威尔克斯家篱笆一侧的葡萄。我们还追打威尔克斯家的母鸡；引燃在 7 月 4 日国庆日那天省下来的雷管，把它们放到威尔克斯家门前矿车道的铁轨上，当矿车碾过时，那声爆炸——当然是可以忽略的小事了——就足以把威尔克斯太太吓昏。

有一个国旗日，我们把一条蛇放进了威尔克斯家的雨水桶中，祖母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了一下反对，但我们领会到的是默许了此事的。她的反对和我妈妈说“不行”的含义大相径庭，而且她对我们的惹是生非竟还显得挺高兴。

你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单方面的“战争”。威尔克斯太太也有孙子们，记住，他们比我祖母的孙子们还要强壮和聪明，我祖母从来也没有逃脱过他们的算计，她算是把黄鼠狼引进了贮藏室。在万圣节的时候，所有散放的、忘记收起的东西，例如花园里的家俱，都变魔术般地飞到了谷仓的房梁上，我们不得不雇了一个壮汉把它们取下来，花了高额的佣金。

没有一个有风的洗衣日，晾衣绳不被神秘地弄断的，那些床单在泥地上打滚，只好重洗。这些事有些时候是上帝干的，但更多时候都能认定是威尔克斯家孩子们干的。

我简直不知道祖母怎样才能受得住这些骚扰，如果不是她每天读的《波士顿新闻报》上有一个家庭版的话。

这页家庭版很精彩，除了日常的烹饪知识和卫生知识以外，它还有一个专栏，由读者问的通信组成。方式是这样的——如果你有问题——或者只是想发发怨气——你写信给这家报纸，署上一个化名，例如杨梅树，这就是祖母的化名。然后另一位与你有同样烦恼的女士会回信给你，并告诉你她是如何处理此类事情的。署名为“你知道的人”或者“泼妇”之类。常常是问题已经处理掉了，你们仍然通过报纸专栏保持数年的联系，你对她讲你的孩子、你如何做罐头食品乃至你卧室里的新家俱。

祖母因此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她和一位化名海鸥的女士保持了 25 年的通信联系，祖母曾把从没对第二个人讲过的东西都告诉了海鸥——例如那回她想再要个孩子、却没有要成的事，那次史帝文叔叔把“笨蛋”一词放到头发上带到学校里，令她感到很丢脸的事，虽然事情在引起镇上人们的猜测之前就已经被处理掉了。海鸥是祖母真正的知心朋友。

在我 16 岁的时候，威尔克斯太太死了。同住在一个小镇上，不管你曾对你的隔壁邻居有多么憎恶，从道义上讲还是应当过去看看能不能帮死者家属做点什么。

祖母穿了一件干净的棉花围裙，以此表明她想要帮助做点事情。穿过了两块草坪来到威尔克斯家，威家的女儿让她去打扫本来已经很干净的前厅，以备葬礼时占用。在前厅的桌子上，有一个巨大的剪贴簿，在剪贴簿里，整整齐齐贴在并排的栏目里的，是多年来祖母写给海鸥和海鸥写给她的回信。祖母的死对头竟也是她的好朋友！

那是我惟一一次看到祖母放声大哭。当时我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她为什么哭，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她在哭那些再也不能补救回来的，被浪费掉了的时光。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眼泪，而此后使我记住那一天的却是比女人的眼泪更值得记住的东西。正是在那一天使我对现在全心信仰的东西有所觉悟。而且，如果我停止了信仰它们，我宁可去死。它们是：

有的人看起来可能很讨厌，他们看上去很恶毒、很吝啬、很狡诈，但如果你向左走上 10 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你将很可能看到他的大方、热情和善良。它取决于，而且完全取决于你观察它们的视角。

（路易士·迪克森·瑞赤）

08 太太，你很有钱吗？

足食即美餐。

——奥斯卡·王尔德

他们蜷缩在风门里面——是两个衣着破烂的孩子。

“有旧报纸吗，太太？”

我正在忙活着，我本想说没有——可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脚。他们穿着瘦小的凉鞋，上面沾满了雪水。“进来，我给你们喝杯热可哥奶。”他们没有答话，他们那湿透的凉鞋在炉边留下了痕迹。

我给他们端来可哥奶、吐司面包和果酱，为的是让他们抵御外面的风寒。之后，我又返回厨房，接着做我的家庭预算……

我觉得前面屋里很静，便向里面看了一眼。

那个女孩把空了的杯子拿在手上，看着它。那男孩用很平淡的语气问：“太太……你很有钱吗？”

“我有钱吗？上帝，不！”我看着我寒酸的外衣说。

那个女孩把杯子放进盘子里，小心翼翼地，“您的杯子和盘子很配套。”她的声音带着嘶哑，带着并不是从胃中传来的饥饿感。

然后他们就走了，带着他们用以御寒的旧报纸。他们没有说一句谢谢。他们不需要说，他们已经做了比说谢谢还要多的事情。蓝色瓷杯和瓷盘虽然是俭朴的，但它们很配套。我捡出土豆并拌上肉汁，土豆和棕色的肉汁，有一间屋子住，我丈夫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些事情都很配套。

我把椅子移回炉边，打扫着卧室。那小凉鞋踩的泥印子依然留在炉边，我让它们留在那里。我希望它们在那里，以免我忘了我是多么富有。

（马瑞·杜兰）

09 发上之花

在人们不加任何注意的记忆之中有一种隐藏着的力量。

——汤玛斯·富勒

她总是在她的发际上插一枝花。多数情况下，我会感觉它看上去有些别扭。白天戴着花？去上班？去开专业会议？在我所工作的庞大而忙碌的事务所里，她其实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女性。但不知为什么，她每天都要用一种极时髦的弯曲头饰在她那齐肩的长发上佩戴一枝花。通常情况下，她是用不同颜色的花儿来同她不同款式的衣着进行搭配的，在浅黑色波浪的背景下，插上一枝盛开的花儿，像一把色彩鲜艳的小阳伞。有好几次，好像是在公司的圣诞节晚会上，她发际间的插花之处增添了少许欢乐的气息，而且看上去非常得体。但是，如果在工作时间，花儿看上去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有好些“事业型”的女性几乎对她的这一举止表示愤慨，并认为应有人把她带到一边去告诉她某些在商业界中需要认真对待的“条例”。包括我在内的我们中间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怪癖，并在背地里叫她“花仙”或者“女儿花。”

“‘花仙’把那份关于华尔街个案计画的初步图样完成了没有？”我们中的一个会这样问另一个，脸上带着一丝讪笑。

“当然，结果挺不错——她的工作果真‘开花’了。”也许是这样的回答，而后面带一种在与别人分享快乐之后以恩人自居的笑容。我们认为我们的嘲讽在当时是很单纯而无害的。据我所知，没有人去问过那位年轻的女士为什么她每天都要头上戴着花儿来上班。事实上，假如在她出现时头上没有了花。我们反而可能会去问她的。

有一天，她真地这样做了。当她把一份设计方案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来的时候，我问了她。“我注意到今天你的发际间没有了花，”我无意地说，“我已经习惯了每天都看到你戴着它了，以至于现在好像有一种茫然着失的感觉。”

“嗯，是的。”用一种低沉的语调，她温和地回答，这同她往日倩丽活泼的性情完全不相符。在一段沉默之后，好奇心促使我又问：“你好吗？”虽然我是期待着一个“是的，我很好”这样的答复，但在直觉上，我知道我已经在开始谈论一件比仅仅是失去了花儿要重要得多的事情。

“嗯。”她柔声说，脸上充满了一种回忆与伤心的表情。“今天是我母亲去世的周年纪念日，我很怀念她，我猜我一定是有些情绪低落”

“我理解你。”我说，感觉到有些同情她，但同时又不想渗入更多的感情成份。“我想，你一定很不愿谈论这件事，”我继续说。我的工作责任感希望她能够就此而止，但心里明白我们的谈话才刚刚开始。

“不，一切还好，确实。我知道我今天格外敏感。这是令人伤心的一天，我想。你瞧……”她开始向我讲述她的在事。

“我的母亲知道她正在被癌症夺去生命。最后，她去世了。我当时才15岁，我们非常亲密。她是如此的可爱，如此的体贴别人。因为她知道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了，于是就录制了一盘生日祝词，让我每年过生日之时去观看。从我16岁一直到26岁。今天是我25岁的生日。早晨，我看了她为我的今天所预备的录影带。我想我依然在回味着它，我希望她还活着。”

“唉，我很同情你。”我说，感觉自己的情绪也受了她的感染。

“谢谢你的好意，”她说：“噢，你刚才问到了那失去的花儿。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的母亲就经常在自己的发间插一枝花儿。在她住院之后，我有一天从她的花园里给她带去了一枝漂亮的大玫瑰。我拿着花把它放在母亲的鼻子上，好让她可以闻到它。她把花儿接了过去，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拉我到她的身边，抚摩着我的头发。花儿从我的脸旁掠过，她把它插入到我的发际。如同当我年幼时她自己曾做过的那样。正是在那一天的晚些时间，她去世了。”她继续往下说，已是热泪盈眶。“从此以后，我就总是在发间戴着一枝花——它使我感觉母亲还依旧陪在我的身边，就算是灵魂，但，”她叹了一口气，“今天，当我看那为我的这个生日所制作的电视录影时，她在其中说她很抱歉不能在我长大之后陪在我身边，她希望自己曾是一个好家长，她希望在我生活可以自给自足时能给她一个标志。这就是我母亲所想的——她所说的。”她注视着我，依然沉浸在记忆之中，竟天真地笑了。“她是如此的精明。”

我点了点头，赞同着：“是的，听起来她是很精明。”

“这样，我就想，一个标志，那能是什么呢？看起来花儿不得不离开我了。但我会想念它的，它能象征什么呢？”

她继续往下说，红褐色的眼睛里充满了对往日的回忆。“曾拥有她我是多么的幸运。”她的声音逐渐变小了。她的目光同我的目光再次相遇，她凄婉地笑了一下。“但我不是我一定要带着花儿才能回

想起往事，我的确也懂得这个。它是我的珍贵记忆里的一个明显的标志。这些记忆依旧会在脑海里，即使花儿已不存在了……但仍然，我会想念它的……噢，这是那份设计图案，我希望它能得到您的赞同。”她把那个早已准备好了的整洁的文件夹递给了我，在她的名字下面，用一个手画的花儿。她的商业标记，作了记号。

当我年轻时，我记得听到过这样的一段话，“不要对别人妄下断语，直到你已在他的鞋内走过了一里路之后。”我思考着过去每一次对这位头上戴着花儿的年轻的女士非常冷淡时候时的情景，以及我自己在缺乏信息，不知道这位年轻女士的命运和所背负的十字架的情况下，竟那样做了该是怎样的悲哀。我自诩自己懂得我们公司里的每一个复杂的平面，而且精确地知道每一个环节是怎样地在对下面的环节起作用。我该是怎样的悲哀呀，过去还曾信奉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一个人的情感同他的事业应该是截然分开的，并且应该在走入集体生活的大门时把它们抛开。直到那天，我才懂得了那位年轻女士插入发间的花儿是她的爱的感情流露——一条对她来说能够把她同她年少时便已去世的母亲联系在一起的途径。

我翻阅了一遍她所完成的设计图样，深切地感到它是为了感觉……关于人而被一个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人处理过的。难怪她的工作一贯优秀。她每日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中，并使我重新去检省自身。

（贝蒂·杨斯）

09 雪崩

对于每一个不利条件，都会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有利条件。

——w·克莱门特·斯通

它是我们的梦幻小屋——1 平方尺的奢侈面积，俯瞰着蒂姆帕诺戈斯山背后那壮丽的瀑布，靠近罗伯特红色浅滩中那著名的拜太阳舞滑雪胜地的斜坡，它花费了我和妻子好几年的时间去设计、规划、建筑并最终使它得以落成。

但是，仅仅 10 秒钟它就被完全摧毁了。

我清晰地记着发生灾难的那个下午，就如同它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一样。1986年12月13日，星期四，正是我们的第九个结婚纪念日的前一天。那天，雪下的很大，将近下了40英寸厚。尽管如此，我妻子依然从我们在犹他州普罗沃的家中出发，冒着风雪在寒冷中驾车行驶了近30分钟驶上了峡谷，去参观我们新近刚刚竣工的山中小屋。她是在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出发的，带着我们6岁的儿子艾伦。途中，她还要停下来买一些蛋糕上用的物品，以庆祝我们特殊的日子。我打算晚些时间再去与她相会，同时还要带上我们9岁的女儿艾米和最小的儿子亨特。

我的第一个危险信号来自于拜太阳舞滑雪巡逻队打来的一个电话。

“你的小木屋遇到了麻烦，最好能立即赶来。”

他们没有讲出更多的详细情况。虽然我当时已经延误了一项书面计划，但我还是离开了电脑，在大雪堵塞的路上冲上了峡谷。当我到达滑雪驻地时，驻地里的头儿与他的队员都向我致意，脸上均带忧虑的神色。

“小木屋那里出事了，我想你的妻子和儿子现在正在那儿。上我的车来，咱们一起去。”

小木屋同拜太阳舞的滑雪主坡相邻近，只要通过一条狭窄而迂曲的山道就可到达那里。当我们的路上飞速奔驰的时候，在汽车的两旁形成了两道雪堤，看上去犹如我们是在迷宫中盘旋一样。我们在路上转了一个弯儿，看到另一辆车正从那条窄路上开了下来，我们双方都赶快使劲刹闸，但车还是撞了一下，两个车都受到轻微的损伤。简单地和对方交涉了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行使，直到在远处已可以看到小木屋的铜制屋顶。

在我们驶近时，我看见妻子和儿子还站在路上，周围环绕着好几位拜太阳舞滑雪巡逻队的队员。我跳下了车，在向她奔去时，她向我指了指屋顶上面的树。我几乎被所看到的景象惊呆了。

一次巨大的雪崩把整个山的一侧给削塌了，听着那些粗重的大树像火柴杆擦着时的啪啪折断，我再看了一眼小木屋，就看到了雪崩是如何摧毁我们的山中之屋的那一幕。在几秒钟之内，它就撞坏了所有的窗户，把成吨成吨的雪堆进了我们宽敞的居室，压塌了所有的房板，并完全粉碎了我们的梦。仅仅剩下了一个框架。屋子的外面，我们精心挑选的家俱被撞成碎片躺在雪地里。这是如此令人震惊的破坏性场景，我会永远也无法忘记的。

滑雪巡逻队的队员们催促我们赶快离开雪崩地带，因为还会有新的雪崩在威胁着大家的生命。我们昏昏沉沉地返回家时，处在惊恐、震惊之中。我不得不承认，失去小木屋给我们以很大的震动。一直到几个月之后，我还在感叹为什么我们会是如此地不幸，以至于失去了我们的山中小屋。为什么上

帝竟然要允许这种事发生？

这个故事本来在这里已应该结束了，但如果那样的话，你就无法了解到发生在那一天的一个奇迹。实际上，我本人也是在8个月之后才发现那个奇迹的。

在一次商业会议上，我的一个同事问了我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你的妻子是否曾经告诉过你，就在你们家发生雪崩的那天，我妻子差点没和她在去往你们小木屋的那条道上出了事故？”

“没有，”我回答：“发生了什么事？”

“嗯，我妻子和我的孩子们当时正住在我的拜太阳舞的小屋里。因为那天的大雪，她们才决定离开小屋回家去。在离开小屋之前，我的一个孩子建议他们做一下祈祷，以求能保佑他们平安到家。他们鞠躬做了一个简单的祈祷，然后就出发了，顺着那条狭窄的小路往下走。你妻子当时正开车往上走，看见了我妻子和孩子坐在车内。但当我妻子刹车的时候，那辆车却无法停下。它正以加速度在光滑的山路上往下滑。她简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使它停下来，最后，在两辆车将要相撞的一刹那，她转过了车轮，把车头撞进了路边的雪堤里，而车的尾部撞进了路另一边的雪堤里……实际上是挡住了你妻子继续前进的道路。她们为了要让汽车松动，几乎花费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求助于滑雪救助人员。

“很让人惊奇，”我说：“我的妻子从未给我讲起过这件事。”

我们谈论了那个“事故”一会儿之后，在公司中分手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突然遭受了一下重击。

如果不是这个“事故”的话，我的妻子和儿子可能已经被雪崩压死了。

我经常回想起在那条道上发生的那个“事故”。我想象着当那辆可爱的小车挡住了我妻子去路时，她正坐在那里一筹莫展的情形。我还能想象得到我的朋友的女子在当时的情景，她一定对整个局势表现得非常窘迫。我还能看到她的孩子们的不安与骚乱，他们在感叹上帝是否果真听见了他们的祈祷。

在那时，每一个人都把当时的情势当作一个不折不扣的灾难来看待。很显然他们当时都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参加一个奇迹。

现在，我对那些在我生活中时不时所发生的“灾难”总是慢一点再作出判断。最后，随着更多的信息的获得，它们中有许多被证明是正在创造的“奇迹”。“事故”发生时，我总是尽力问自己：“在这个不幸中，上帝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呢？”

我不再去惊叹：“为什么？上帝！”而是简单地说：“谢谢您，上帝。”

然后，我期待着，直到所有的证据滚滚而来。

（罗伯特·艾伦）

10 你很棒，你很快

节约赞美，更要吝惜责备。

——威廉·兰葛籛

那时，我住在海湾地区。母亲来看我，待了几天。在她逗留的最后一天，我准备出去跑步。工作于极单调的环境中，我发现早上出去跑跑步是非常有益的。临出门时，母亲对我说：“我不认为跑步对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个著名的长跑运动员死了。”

我开始向她讲述我所读过的关于吉姆·菲克斯的报导，跑步可能正是他比他的大多数家人活得更长的有益因素，但我清楚我的话完全没有击中要害。

当我开始在我中意的小道上跑步时，我发现我无法动摇母亲的观点。我是如此的泄气，以至于我几乎无法再跑下去了。我开始想：“为什么我会对跑步简直有些厌倦了？那些坚持跑步的人可能会认为我的样子荒唐可笑！我可能会在路上心脏病发作的——我父亲在 50 岁时患了致命的心力衰竭症，而他看上去要比我壮实得多。”

我母亲的话就如同一张巨毯一样盘旋在我的头上。我由缓跑变成了步行。我感觉自己被彻底地击败了。现在，我已经是年近半百的人了，但我仍希望能够从母亲那里得到一句鼓励的话。并同样会发疯般地让自己去追求一种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的赞许。

正当我打算在两英里的标牌处转过身来往家走的时候——感觉比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要泄气——

我看见有一位华裔老先生正从这条小道的对面朝我走来。我曾看到过他在早上散步，我总会向他喊：“早上好！”他也总会微笑着朝我点点头。在这个特别的早晨，他从路的另一边转过来走到我的这一边，站在了我的跑道上，迫使我停了下来。我有些生气，母亲的评价（再结合以有着相似评价的一生）已破坏了这一天的情绪，而现在这个人还挡住了我的路。

我当时正穿着一件T恤衫，是我的一个朋友在过中国春节时从夏威夷给我寄来的——它的正面是3个汉字，背面是檀香山的中国城风景。是从远处看见了我的T恤衫，方使他挡住了我的。他用蹩脚的英语指着T恤衫上的汉字兴奋地说：“你说（汉语）吗？”

我告诉他我不讲汉语，这件T恤衫是一个在夏威夷的朋友送来的一件礼物，我感觉他没能全部听懂我的话。接着，他非常热情地说：“每次看到你……你很棒……你很快。”

唉，我既不棒，也不快。但那天当我离去时，双脚突然具有了一种无法解释的弹力。在那个我先前曾想中途而废的地方，我没有转过身，而是又继续往前跑了6英里多，你知道，那天早晨我的确很棒，在精神和心灵里，我的确很快。

因为那句微不足道的赞美；我使继续跑了下去。最近，我跑完了我的第四次檀香山马拉松长跑。今年的目标是纽约的马拉松比赛。我知道我不可能会在比赛中获胜，但现在，只要在我心里产生一点儿消极反应时，我就会想起那位中国先生，他确信：“你很棒……你很快。”

（凯西·柯里）

11 许愿

有一种毫不做作的教养，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它，但只有那些天性善良的人们才能实践着它。

——贾斯特菲尔德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妈妈让我去参加一个生日宴会的那一天。那时候，我在德克萨斯州威奇托福尔斯市内一个由布莱克女士执教的三年级班中上学。一天，我带回家一份粘有些许花生油的请贴。

“我不打算去，”我说：“她是新来的一个女孩，名叫露丝，伯尼斯和派特也不打算去。她邀请

了我们全班的同学，共 36 个人。”

妈妈仔细地端详着那份手工制作的请帖，她看上去有一种奇特的忧伤神情。然后，她说：“好了，你应该去，明天我去给你挑选一件礼品。”

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妈妈可是从未让我去参加过宴会的呀！我确定如果一定要让我去，我只有去死，但无论是怎样的歇斯底里也动摇不了妈妈。

星期六那一天到来了，一大早妈妈就把我从床上催了起来，并让我把一个漂亮的如同珠母般的红色化妆盒包裹好，这是妈妈花了 2.98 美元买来的。

她用她那辆 1950 年产的黄白色汽车把我送了过去。露丝开了门，示意我跟着她走上一段我所见过的最陡峭、也是最让人惊恐的楼梯。

进门之后，我才感到有一种极大的解脱，客厅内的阳光十分充足，硬木地板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屋子里的家俱陈旧而又显得特别的拥挤，家俱的背面和扶手上还覆盖着白布垫。

桌子的上面摆着一块我所见过的最大的蛋糕，上面装饰着 9 只粉红色的蜡烛，一个印刷草率的露丝生日快乐的印牌和一些我想大约是玫瑰的花蕊图案。

在蛋糕的旁边，摆着 36 个盛霜淇淋的纸杯，里面装着家庭制作的牛奶软糖，每个杯子上还都写着一个名字。

我断定，一旦每个人都来到这儿的话，这将不会是一个很庄重的场面。

“你妈妈呢？”我问露丝。

她低着头看着地板，说：“唉，她有些不大舒服。”

“噢，你爸爸呢？”

“他已经去世了。”

接下来是一阵沉寂，只有几声沙哑的咳嗽从一扇关着的门后传出。过了近 15 分钟……接着又是 10 多分钟。突然间，有一个可怕的意念进入了脑海，再没有人会来了。我怎么能离开这儿呢？正当我

陷入对自己同情的时候，我听到一阵捂住嘴吧的抽泣声。我抬起头，看到了露丝那张被泪水划出一道泪痕的脸。顷刻间，我的年仅 8 岁的幼小心灵被对露丝的同情所淹没了，同时充满了对我们班其他 35 个自私的同学的愤怒之情。

踮起我穿着白色皮鞋的双脚，我用尽量大的声音宣告：“谁需要他们。”

露丝吃惊地看着我，渐渐地变成欣喜的赞同。

这里有我们——两个小女孩和一个三层蛋糕、36 个装着糖果的霜淇淋杯子、霜淇淋，几加仑红饮料，三打宴会赠品，要玩的游戏和胜利者的奖品。

我们从蛋糕开始，却找不到火柴。露丝（她已不再是简单的露丝了）不愿去打扰她妈妈，所以我们只是假装点着了蜡烛。露丝许了一个愿，开始吹灭那些想象中的火苗。我在旁边唱着“生日快乐”之歌。

一转眼，就到了中午，妈妈在外面按汽车喇叭。我赶紧收拾起所有的东西，再次感谢了露丝，向汽车飞跑过去。我的心里禁不住激动了起来。

“我赢了所有的游戏！对了，其实，露丝赢了往驴子尾巴上别图钉的游戏，只是她说过生日的女孩赢是不公平的，所以她把奖品给了我。我们把宴会赠品平分了。妈妈，她的确很喜欢那个化妆盒。我是惟一去那里的一个——布莱克女士的整个三年级班不算在内。我简直有些等不及了，我要告诉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错过了一个多么盛大的宴会呀！”

妈妈把车开到了路边上，停了下来，紧紧地抱住我，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说：“我为你感到骄傲！”

正是在那一天，我懂得了一个人的确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对露丝的 9 岁生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妈妈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莱昂尼·瑞威斯）

真正的幸事往往以苦痛、丧失和失望的面目出现；只要我们有耐心，就能看到柳暗花明。

——约瑟夫·艾迪逊

那年的圣诞前夜是个星期天，因此，往常周日晚在教堂聚会的年轻人打算好好庆祝一下。早礼拜以后，有个妇女恳求我晚上开车带她的两个十来岁的女儿去教堂。那个妇女离异了，丈夫移居别处。她不喜欢晚上开车——尤其是那天晚上还可能雪雨交加。我于是答应了。

当晚我们开车去教堂，两个女孩子坐在我的身旁。车开上一个高坡，我看到前面不远的立交桥那里许多车撞在一起。因为路面结冰，非常滑，车无法刹住，猛地撞到一辆小车的后部。我身边的一个女孩尖叫了一声，“噢，多娜！”我回过头去看那个坐在窗边的女孩子怎么样了。当时车内还没有时兴装配安全带。所以她的脸部撞到了挡风玻璃上，落回座位时，锋利的玻璃碎片在她左颊留下两道深深的伤口，血如泉涌，可怕极了。

所幸这辆车里有急救包，于是用纱布止住多娜的流血。前来调查的交警说事故难以避免，不是我的责任。可我仍然内疚不安——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脸上将要带着疤痕过一辈子，而且这可能还是因为我的缘故。

多娜很快被送到医院急诊室里，医生开始为她缝合脸上的伤口。过了好久，我担心会出什么事，就问一位护士，手术怎么现在还没有结束。护士说当班的医生恰好是个整形的外科大夫，他缝合细密，很费时间。这样伤痕就会很细微。也许上帝能帮上忙！

我害怕去探望住院的多娜，担心她会怒气冲冲地责骂我。因为是圣诞节，医生们把病人送回家，有些可做可不做的也推给了。所以多娜病房所在的楼层里并没有多少病人。我问一位元护士多娜的情况怎样。护士微笑着说多娜恢复得挺好。实际上，她就像一束亮丽的阳光。多娜看起来很高兴，对医治、护理方面问这问那。护士向我透底说病人不多，她们有自己支配的时间，经常找借口到多娜的病房里和她聊天。

我对多娜说发生的一切让我心中非常不安和歉疚。她打住我的道歉，说可以用化妆品遮住疤痕。接着她开始兴高采烈地描述护士们的工作和她们的想法。护士们围在床头，微笑着。多娜看起来很开心。她是第一次住院，周围的一切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

后来多娜在学校里成了大家瞩目的中心，她一遍遍地讲述事故的经过和她在医院的经历。多娜的母亲和姐姐并没有因此而责怪我，反倒感谢我那晚对姐妹俩的照顾。至于多娜，她并没有毁容，而且

化妆品确实差不多弥盖了她的疤痕。这让我感到好些，但我仍难以抑制心中的刺痛——这么美丽可爱的少女，脸上却有疤痕。一年后，我移居另一个城市，从此和多娜一家失去了联系。

15年以后，那个教堂邀请我去做一系列的礼拜活动。临结束的那晚，我忽然看到多娜的母亲站在人群中等着和我告别。我蓦地战栗起来，想起车祸、鲜血和伤疤。多娜的母亲笑容可掬地站到我面前。当她问我知不知道多娜现在怎么样了时，她几乎开怀大笑起来。“不，我不知道多娜怎么样了。”“那你记不记得多娜住院时对护士的工作极感兴趣？”“是的，印象很深刻。”多娜的母亲接着说：

“嗯，多娜打算做一名护士。她接受培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在一家医院找了份不错的工作，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医生并相爱结婚。婚姻很美满，现在已有了两个漂亮可爱的孩子了。多娜告诉我不要忘了向您提起那次车祸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事！”

（罗伯特·小迈克木伦）

14 小男孩救大兵

粗鲁损坏一切，甚至损坏理智和公正。

——格拉西安

1992年，我和丈夫随友谊交流团到德国，并相继在三个温馨美满的家庭里小住。最近，其中的一家来到艾奥瓦州我的家里做客。

我们的那家朋友，鲁梅尼德和托尼，住在德国鲁尔工业区的一个城市，那是二战期间曾遭到盟军猛烈的炮火袭击。他们在我家待了一个星期。有天晚上，任历史教员的丈夫想让他们谈谈二战期间在德国时的童年往事。鲁梅尼德就讲了这么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战争结束前不久的一天，鲁梅尼德看到一架敌机被击落，机上两名军人被迫跳伞，和许多看到敌兵跳伞的好奇市民一样，11岁的鲁梅尼德跑到市区中心广场上看热闹。最终两名员警推推搡搡地押回两名英军战俘。他们得在广场等汽车来把战俘送到战俘营去。

围观的德国人一看到战俘，就愤怒地喊到：“杀死他们！干掉他们！”毫无疑问，他们想起了英

军及其盟军对他们城市的恣意轰炸。围观的人并不乏出气的家伙——英国兵跳伞的当儿，好多人都在园子里干活，他们顺手操起干草叉、铁锹什么的就跑过来了。

鲁梅尼德望着两名英军战俘的脸，他们也就 19 或 20 岁的样子，看上去惊恐万状。两名旨在保护战俘的德国员警也难以挡住操着干草叉和铁锹的愤怒人群。

鲁梅尼德跑到战俘和人群之间，脸冲着人群，喊叫着让他们住手。人群不愿伤着这个小男孩，就稍稍后撤了一阵，就在这当儿，鲁梅尼德冲他们说道：

“看看这些战俘。他们还只是孩子！他们和你们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他们做的也正是你们的孩子正在做的——为各自的国家而战。要是你们的孩子在敌国中弹，作了战俘，你们也不想让那里的人们把他们杀掉。所以，请你们不要伤害这些孩子。”

人们听着，感到惊异，继而羞愧，最后一位妇女说道：“竟是个孩子告诉咱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群渐渐散开了。

鲁梅尼德永远也不会忘掉英军战俘脸上流露的宽慰和感激之情。他希望他们能长久而幸福地生活下去，他们也会终生铭记这个拯救了他们生命的小小男孩。

（艾兰妮·麦克唐娜）

15 心灵深处的不安

在某神程度上，每个人的形象都符合自己的设想。

——F·H·布兰得利

心灵深处的不安不是因为

我们一无所有 一无是处，

心灵深处的惶恐却是来自

我们年富力强 超乎想象。

是光明 而不是黑暗

使我们惴惴不安，

扪心自问 无尚荣光睿智卓越者

是我还是非我？！

上帝的子民啊 你奉献给造物的

是那样微不足道。

让那些畏缩不前的人们顿悟吧！

让他们环绕你的身旁 充满自信和力量。

与生俱来

我们就已明白

上帝的荣光将与我们同在。

这荣光不归于个别人

而属于芸芸众生。

我们自身的光芒闪烁的瞬间，

就是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

我们挣脱了自身恐惧不安的镣铐之时，

也就给予了他人解脱生命枷锁的钥匙。

（摘自纳尔逊·曼德拉 1994 年总统就职演说。）

牢骚太盛防肠断

少一丝顾虑，多一点希望

少一句牢骚，多一点勇气

何必喋喋不休 怨天尤人？

少一点憎恶 多一分热爱

那么所有美好的都将属于你。

——佚名

我小时候和奶奶一起住在阿肯色州的斯坦斐。奶奶开着一处小店。每当有以牢骚满腹、喋喋不休而出名的顾客来到她老人家的小店时，她总是不管我在做什么都会把我拉到身边，神秘兮兮地说：“丫头，来，进来！”当然我都是很听话地进去。

奶奶就会问她的主顾：“今天怎么样啊，托玛斯老弟？”

那人就会长叹一声：“不怎么样。今天不怎么样，赫德森大姐。你看看，这夏天，这大热天，我讨厌它，噢，简直是烦透了。它可把我折腾得够呛。我受不了这热，真要命。”

奶奶抱着胳膊，淡漠地站着，低声地嘟囔：“唔，嗯哼，嗯哼。”边向我眨眨眼，确信这些抱怨唠叨都灌到我耳朵里去了。

再有一次，一个牢骚满腹的人抱怨道：“犁地这活儿让我烦透了。尘土飞扬真糟心，骡子也强脾气不听使唤，真是一点也不听喝，要命透了。我再也干不下去了。我的腿脚，还有我的手，酸痛酸痛

的，眼睛也迷了，鼻子也呛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这时候奶奶还是抱着胳膊，淡淡地站着，咕哝道：“唔，嗯哼，嗯哼。”边看着我，点点头。

这些牢骚满腹的家伙一出店门，奶奶就把我叫到跟前，不厌其烦地对我说：“丫头，你听到这些人如此这般地抱怨唠叨了吗？你听到了吗？”我点点头，我奶奶会接着说：“丫头，每个夜晚都有一些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富人还是穷鬼——酣然入眠，但却一睡不起。丫头，看那些与世永诀的人，温柔乡中不觉暖和的被窝已成为冰冷的灵柩，羊毛毯已成为裹尸布，他们再也不可能为糟天气或倔骡子去抱怨唠叨上5分钟或10分钟了。记着，丫头，牢骚太盛防肠断。要是你对什么事不满意，那就设法去改变它。如果改变不了，那就换种态度去对待，千万不要抱怨唠叨。”

据说人在一生中接受如此教育的机会并不多。而奶奶在我到13岁的时候，抓住每个这样的机会来教育我。牢骚满腹不仅使人颓唐，而且导致危险——它在给猛兽发信号：猎物就在你鼻子底下哩。

（玛亚·安格鲁）

16 最好的消息

聪明人会让他的怀疑保持缄默，但也会让它保持清醒。

——哈利法克斯

阿根廷著名的高尔夫球手罗伯特·德·温森多有一次赢得一场锦标赛，领到支票后，他微笑着从记者的重围中出来，到停车场准备回俱乐部。这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子向她走来。她向温森多表示祝贺后又说她可怜的孩子病得很重——也许会死掉——而她却不知如何才能支付起昂贵的医药费和住院费。

温森多被她的讲述深深打动了。他二话没说，掏出笔在刚赢得的支票上飞快地签了名，然后塞给那个女子。

“这是这次比赛的奖金。祝可怜的孩子走运。”他说道。

一个星期后，温森多正在一家乡村俱乐部进午餐。一位职业高尔夫球联合会的官员走过来，问他

一周前是不是遇到一位自称孩子病得很重的年轻的女子。

“停车场的孩子们告诉我的。”官员说。

温森多点了点头。

“哦，对你来说这是个坏消息，”官员说道。“那个女人是个骗子，她根本就没有什么病得很重的孩子。她甚至还没有结婚哩！温森多——你让人给骗了！我的朋友。”

“你是说根本就没有一个小孩子病得快死了？”

“是这样的，根本就没有。”官员答道。

温森多长吁了一口气。“这真是我一个星期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温森多说。

（摘自《隽永小品》）

17 角色——我们如何扮演

自我热爱像是一种使人类永久存在的手段，它珍贵而又必不可少。我们因它而愉悦，同时却又不得不把它隐藏起来。

——伏尔泰

当我对生活中的地位和境况感到不满和沮丧时，我总会想起小吉米·司各特。有一次小吉米竭尽全力争取一个学校演出的角色。他妈妈对我说，他把全部心思都扑到上面去了，她只恐怕会落空。到了宣布角色的那天，我和小吉米的妈妈一起去接他放学。小吉米冲过来，眼中闪亮，满是骄傲和兴奋，嚷道：“妈妈，妈妈你猜，我扮演什么角色？我被选中当啦啦队员了！”这句话，我一直铭刻在心，没齿难忘。

（玛瑞·克林）

孤独的时候让我们来跳舞

听到一个人自称老人太滑稽了，即使他已是老龄！

——艾莉斯·詹姆斯

小游船上载满了乘客。他们之中有许多退休的老人，都是出门作愉快的三日游的。

在我前面，在铺着地毯的过道上站着一位瘦小的妇人，她穿着棕色的涤纶便装，缩着肩，花白的短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

这时从船上的广播里传来一段熟悉的旋律：艾蒂·肖的“比基尼序曲”（西印度群岛的一种土风舞曲）。蓦地，一桩奇妙的景象出现了。

那个妇人，没有意识到身后有人，开始摇摆扭动身体，她打着响指，扭着臀部，她踏了个轻盈优雅的艾蒂步子：向后、跳步、滑步。

到餐厅门前时，她停住了。恢复了原来的端庄，一脸严肃地走了过去。

她又变成了那个缩肩弓腰的老妇人。

直到今天，这个栩栩如生的生活片段还不时浮现在我的面前。现在我又想起它——在我生日来临之际——我又老了一岁，这把年纪，谁都不会相信我还可以跳狐步舞。

年轻人认为像我这般年纪的人已经远离了音乐、浪漫、舞蹈，甚至梦幻。

他们只看到岁月带给我们的刻痕：满脸皱纹、腰身臃肿、头发花白。

他们不知道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

习惯和规范约束着我们的行为和表现，我们是睿智的长者，端庄的老妇……

我们无从去表达另外的自我，或展示生命中其他部分。

比如像我，没有人会看出我仍是那个小女孩，那个在波士顿美丽的乡村长大的瘦小女孩。

说真的，我仍以为我还是那个温馨快乐的家庭 4 个孩子中的老么，有着美丽漂亮的母亲，幽默达观的父亲。尽管双亲现在已经逝去，四姊妹也只剩下 3 个了，但这都无所谓。

我仍是那个瘦弱虚荣的丫头，出则乘车，入则携女伴喧哗笑闹——尽管父亲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穷困潦倒，我也是只靠微薄的工资拮据度日。

（贝丝·阿谢莱）

18 约翰尼

在有生之年，我们都要面临挑战，不倦工作，以期取得卓越业绩。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学有专长，至于艺术和科学的天才更是少之又少。大多数人还是在工厂、农村、城市默默工作。然而，任何工作都有其意义。所有于人类有所促进的工作都自有其尊严和价值，应该努力不倦地把它做好。如果你是清扫工人，那就像米开朗琪罗绘画那样，像贝多芬作曲那样，或者像莎士比亚写诗那样来扫你的地吧！你的出色工作会使天国的神祇和人间的众生停下来赞美：看这个扫地人，他的工作做的多么好，他真是了不起。

——马丁·路德·金

去年秋天，美国中西部地区一家大型超市连锁店邀请我给它的 3000 雇员作讲演，主题是建立岗位意识和重树敬业精神。

我在讲演中一再强调的思想是赋予你的工作以自己的“个性。”因为随着工作环境的微型化，日新月异的技术改造及随之而来的工作压力，我觉得对每个人而言，能找到一种对个人和工作都感觉良好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而最有效的途径是从彼此雷同的工作中独辟蹊径，创造出你自己的特色。

我举出了联合航空公司一位领航员的例子。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就走到电脑前随机挑选几名乘客，然后递给他们一张字条，对他们的搭乘表示感谢。和我共事的一名制图专家经常在他寄给顾客的

邮件中塞进一块无糖分的口香糖，这样你永远不会随手扔掉他的邮件！

西北航空公司的一名行李员，他的工作“个性”可谓别出心裁。他把乘客箱包上的行李标签收集起来（这些标签过去一般都顺手塞进垃圾箱），然后，抽时间再把它们寄给乘客，并附条对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表示谢意。

举了这么几个人如何把独创精神运用到工作中去的例子后，我鼓励听众发挥创造力，拿出他们自己的创造和个性。

3个星期后的一个黄昏，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称他叫约翰尼，是连锁超市的打包员。他说道：“芭芭拉，你讲得真好。”他接着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回家后就请求他爸爸教他使用电脑。

他说他们设计了一个程式。现在每天晚上他回家后就开始寻找“每日一得”，然后输入微机，再打上好多份，在每一份的背面都签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天他给顾客打包时，就把这些写着温馨有趣或发人深思的“每日一得”纸条打到买主的购物包中。

一个月后，那家连锁店的经理打电话告诉我：“芭芭拉，今天发生的事真让人不可思议！今天早上我到店时，发现约翰尼的结账台前排队的人比其他结账台多3倍！我于是大声嚷道：‘多排几队！不要都挤在一个地方！’可是没人听我的。顾客们说：‘我们都排约翰尼的队——我们想要他的‘每日一得’。’”

经理还说有个妇女走过来对他说，“我过去一个礼拜来一次商店。可现在我路过就会进来，因为我想要那个‘每日一得’。”经理最后还说，“你想想现在我们连锁店中最重要的谁是谁？当然是约翰尼！”

3个月后，那个经理又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你和约翰尼改变了我们连锁店！现在在我们的花店，员工们要是发现一朵折坏的花或用过的花饰，他们会到街上把它们给一个老太太或是小女孩戴上！一个卖肉的员工是斯努皮的发烧友，他买了5万张斯努皮的不干胶画，贴到每一份他卖出的货物上。现在我们的员工和主顾都感到有趣极了！”

这就是一种工作精神。

（芭芭拉·艾·格兰兹）

19 决不放弃努力

我构想我能达到的境界，我能成为什么样的选手。我深知我的目标，我集中精力，到达那里。

——迈克尔·乔丹

20 关于恐惧

我从来不关心输掉一场大赛会有什么后果。为什么？因为当你顾及后果时，你总是想到消极悲观的一面。

有的人在失败的恐惧面前止步不前，因为看到别人的挫折甚至仅仅是不够圆满。他们或是担心前景不好，或是忧虑窘迫不堪。对我而言，此生若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敢做敢当。我会不避艰险，孜孜以求。悲观消极，怨天尤人，成就不了什么气候。决然前行，努力追寻，何必多虑！任何畏惧都是虚幻——你以为面前荆棘丛丛，实际上都是纸老虎，有的只是机遇，要你执着不懈，争取些许成功。即使到头来未能尽如人意，我起码不会思前想后，因为我毕竟有尝试的勇气。失败只是让我下次加倍努力罢了。

我的建议就是——乐观积极地思考，从失败中寻找动力。有时候，失败恰恰正使你向成功迈进了一步。譬如修车，一次次的尝试也许未能奏效，但越来越逼近答案。世界上的伟大发明都经历过成百上千次的挫折和失误才获成功。

我认为畏惧有时来自缺乏专注。如果我站在罚篮线上，脑中却想着有 1000 万观众在注视着我，我可能会手足无措。所以我努力设想自己是在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设想自己以前每次罚篮都未曾失手，这次也会同样发挥我训练有素的技术。不必担心结果如何，你知道自己不会失手。于是放松、投篮，出手之后一切就成定局，所以又何必顾虑重重。

21 说到做到

我对平时训练和正式比赛一视同仁，绝不厚此薄彼。因为你不能期望训练中的马马虎虎会给以后的比赛带来佳绩。然而确有许多人临阵磨枪，说到做不到，这正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他们信誓旦旦要尽其所能，说得天花乱坠，做得也煞有介事。可一旦事到临头无可措手，他们就到处找借口推诿敷衍。然而要知道，成功的崎岖之路，困难和艰险对谁都是均等，不留情面的。

然而你不必因此踟躇不前。要是面前有一堵墙，不要折回头去放弃努力。要想办法爬过去，超越过去，即使撞倒它也不要回头！

（迈克尔·乔丹）

卷十一 活在你的梦中

未来属于那些相信他们美好梦想的人。

——艾林诺·罗斯福

01 一个小男孩

每颗星都远离姐妹们，你却以为她们都是近邻。

——叙里·普吕多姆

一个小男孩 我永远不可能

看着星星 触摸到你

开始哭泣了 星星回答

星星说 男孩

男孩 如果我没有

你为什么哭 在你心中

男孩说 你就不会

你如此遥远 看见我

（约翰·马格利欧拉）

02 一个小女孩的梦

天空专为我一人而张灯结彩！

——维克多·雨果

诺言需要坚持很长的时间，而梦想也是。

在 50 年代早期，南加州一个小小的城镇中，一个小女孩抬着一堆书到小小图书馆的柜台。

这个小女孩是个小读者。她父母的书满屋子都是，但都不是她想看的。所以她每个礼拜都会到坐落在一排木结构房子中的黄色图书馆浏览。里头的儿童图书馆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她就在这个角落里碰运气找她想看的书。

当白发苍苍的图书馆员正在为这 10 岁的小女孩所借的书盖上日期戳印时，小女孩渴望地看着柜台上“新书专柜”的地方。她为写书这件事一再地惊叹，在书中开创另一个世界是何等的荣耀。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她定下了她的目标。

“当我长大以后，”她说，“我要当一个作家。我要写书。”

图书馆员检索了她的戳记后，微笑着鼓励她，并没有像其他大人一样叫小孩谦虚点。

“如果你真地写了书，”她回答，“把它带到我们图书馆来，我会展示它，就放在柜台上。”

小女孩承诺说，她一定会的。

她长大了，她的梦也是。她在九年级时有了第一份工作，撰写简短的个人档案，每写一个档案，地方的报社都会给她 1.5 元钱。钱的吸引力比让她的文字出现在报刊上的魔力逊色多了。

而离写一本书还有根长的路要走。

她编她高中的校内报纸，结婚，有了自己的家，而写作的火焰还在内心深处燃烧着。她有了一个兼职的工作，把学校发生的新闻编成周报。这使她在养育孩子的同时也可动动脑。

但书还是连影子也没有。

她又到一家大报社从事全职的工作，甚至还尝试编辑杂志。

还是没写书。

最后，她相信她有话要说，开始了创作。她把成品送给两家出版商过目，但遭到拒绝。于是她悲伤地把它丢在一旁。7 年后，旧梦复燃，她有了一个经纪人，也写了另外一本书。她把藏起来的那本书一起拿出来，很快地两本书都找到了出版商。

但书的出版比报纸慢得多，所以她又等了两年。有一天，内含这名自由撰稿人新书的邮包寄到她门前，她打开一看，哭了起来。等了这么久，她的梦终于落实在她的手上。

她记起了图书馆管理员的邀请和她的承诺。

当然，那个特别的管理员早已去世，小小图书馆也扩建成大图书馆。

这个女人打电话问了图书馆馆长的名字。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她的前辈对小女孩的意义有多重大。她在高中毕业后第三十年校庆会回到小镇来。她写道，她会愿意让她带两本书送给图书馆吗？这对当时那个 10 岁的小女孩而言是件大事，似乎也是对鼓励过小孩的管理员表示尊敬的方式。

图书馆管理员复电表示欢迎。所以她带了她的两本书去了。

她发现新的大图书馆就在她当初念的高中对面；就在那间她的作家生涯永不会用到的和代数奋战的教室对面，几乎就在她老家旧址，从前的隔壁人家已经都拆除了，变成一个市中心，还有这间大图书馆。

馆内，图书管员热情地欢迎她。她向她介绍一位元地方报纸的记者——就是从前她曾乞求过写作机会的那家报纸的后来人。

然后，她把她的书交给图书管员，而她把它们放在柜台上，还附上了解说。泪水流满了女人的面颊。

她拥抱了图书管员之后离开了，在外头照了一张相片，证明梦想成真，承诺也兑现了——虽然经过了38年。

站在图书馆公布栏的海报旁，10岁小女孩的梦想和这名作家终于合而为一了。上头写着：欢迎归来，姜·蜜雪儿！

（姜·蜜雪儿）

03 售货员的第一笔生意

离开那些想削弱你欲求的人。小人总会那么做，但真正的伟人会让你觉得，你会变得很伟大。

——马克·吐温

1993年秋天的某个星期六下午，我匆匆赶回家，试图要把一些后院的工作做完。当我在摇落树叶时，我5岁的儿子，尼克，过来拉住我的裤脚。

“爸，我要你帮我做个告示。”他说。

“现在不行，尼克，我真的很忙。”我回答。

“但我需要一个告示。”他坚持。

“为什么，尼克？”我问。

“我要卖掉我的一些石头。”他回答。

尼克总是沉迷在石头阵中。他一直在收集石头，人们也把石头送给他。他定期清理放在停车棚里的那一大篮石头，各色各样都有，它们是他的宝贝。

“我现在真的没空帮你，尼克。我必须把这些叶子摇下来，”我说，“去找你妈帮你。”

过了一会儿，尼克拿了一张纸来。纸上有他的字迹，写着“今天售价一块钱。”他妈帮他做了他的告示，现在他要开始做生意了。他拿着告示，提着一个小篮子，带着他最好的4块石头，走到我们车道的前头，他把石头排成一条线，把篮子放在它们后面，并坐了下来。我从远处观察，对他的决定很感兴趣。

大约半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人经过。我过去看他在做什么。

“生意如何，尼克？”我问。

“不错。”他回答。

“这篮子是做什么的？”我问。

“放钱用的。”他有模有样地说。

“你的石头要卖多少钱？”

“每个一块钱。”尼克说。

“尼克，没有人会花一块钱买你的石头。”

“他们会！”

“尼克，我们这条街没什么人，他们看不到你的石头。你把石头收起来，去玩如何？”

“这里有人，”他回答，“人们在我们这条街上散步或骑自行车做运动，也有人开车来看房子。人够多了。”

我说服尼克不成，就返回后院工作。他很有耐心地守在他的岗位上。又过了一会儿，有辆小货车驶进这条街。我看见尼克站起来对小货车高举他的告示。小货车在尼克身边停了下来，一个女士摇下了窗子。我没法听到他们之间的交谈，但在她转身面向驾驶的男士后，我可以看见他在掏皮夹！他给她一块钱，她则走出小货车，走向尼克。检查那些石头以后，她挑了一个，把一块钱交给尼克，开车离去了。

当尼克跑向我时，我目瞪口呆地个在后院。他晃着那一块钱，叫道：“我跟你说过一个石头可以卖一块钱——如果你相信自己，你可以做任何事！”我取了我的照相机，为尼克和他的告示拍照。这小家伙信心坚定，也乐于炫耀他能做的事。这是伟大的一课，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到今天也一直谈论它。

又过几天，我太太汤尼、尼克和我出外吃晚餐。路上，尼克问我们，他是否可以有零用钱，他母亲解释，想要零用钱得尽些家庭义务才行。

“好吧！”

尼克说：“那我会有多少钱？”

“你5岁，一个礼拜一块钱就可以了。”汤尼说。

后座传来一个声音：“一个礼拜一块钱——我卖一块石头就赚得到了！”

（罗勃·汤尼和尼克·哈里斯）

04 让我们再走过花园

生命中最美丽的报偿之一便是：帮助他人的人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罗夫·瓦尔多·爱默森

我是个演说家，教加拿大的同胞如何以创造性的方法买下真正的不动产。我的第一届毕业学生，一个名叫罗伊的员警，用感人的方式使用了我的方法。

这个故事是在罗伊到我班上上课之前就开始了。在他的日常巡逻中，他习惯性地拜访一位住在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占地 500 平方尺的建筑中的老绅士，从那栋建筑物往外望就是一座山谷。老人在那儿度过大半生，他非常喜欢那儿的视野，可以看到蓊郁的树林和清澈的河流。

罗伊每周拜访他一次或两次，当他来访时，老人都会请他喝茶，他们坐着闲聊，不然就在花园里散一会儿步。有一次的会面令人悲伤。老人泪流满面地告诉员警，他的健康情形已经不行了，他必须卖掉他漂亮的房子，搬到养老院去。

那时，罗伊已经上过我的课，他有了个疯狂的念头，希望能够撷取课程中的创造性方法来想出买下这巨宅的方法。

老人想将这栋没有设抵押的房子卖 30 万元，而罗伊只有 3000 美元。当时每月要付 500 元房租，警员待遇还算过得去，但对老人和这名充满希望的员警而言，想要找个主意好让他们成交似乎很难……除非把爱的力量也算进帐户里。

罗伊记得我上课时说的话——找出卖方真正想要的东西给他。他寻思许久，终干扰到答案。老人最遗憾的事将是不能再一次在花园中散步。

罗伊说：“如果你把房子卖给我，我保证会在每个月去载你一两次，带你回到你的花园，坐在这儿，和我一起散步，就像往日一样。”

老人微笑了，笑中充满爱与惊异。老人要罗伊写下他认为公平的条件让他签署。罗伊愿意付出他所有的。原来的卖价要 30 万，而罗伊付的现金只有 3000 元。卖方将 29.7 万元设定第一顺位抵押权，每月付 500 元利息。老人很快乐，他还送罗伊礼物，把整个屋子的古董家俱都给他，包括一架孩子玩的大钢琴。

罗伊不可思议地赢得经济上的胜利，真正的赢家却是快乐的老人和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雷蒙·L·阿隆）

05 心中的 18 洞

全是节奏奔忙、无目的地追求！但可怕的，却是放弃追求的时刻。

——伊凡·布宁

詹姆斯·纳斯美瑟少校梦想着在高尔夫球技上突飞猛进——他也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方式以达到目标。在此之前，他打得和一般在周末才练的人差不多，水准在中下游之间，90 杆左右。而他也有 7 年时间几乎没碰球杆，没踏上果岭。

无疑的，这 7 年间纳斯美瑟少校一定用了令人惊叹的先进技术来增进他的球技——这个技术人人都可以效法。事实上，在他复出后第一次踏上高尔夫球场，他就打出了叫人惊讶的 74 杆！他比自己以前打的平均杆数还低 20 杆，而他已 7 年未上场！真是难以置信。不只如此，他的身体状况也比 7 年前好。

纳斯美瑟少校的秘密何在？就在于“心像”。

你可知道，少校这 7 年是在越南的战俘营度过的。7 年间，他被关在一个只有 4 尺半高、5 尺长的笼子里。

绝大部分的时间他都被囚禁着，看不到任何人，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体能活动。前几个月他什么也没做，只祈求着赶快脱身。后来他了解他必须发现某种方式，使之占据心灵，不然他会发疯或死掉，于是他学习建立“心像”。

在他的心中，他选择了他最喜欢的高尔夫球，并开始打起高尔夫球。每天，他在梦想中的高尔夫乡村俱乐部打 18 洞。他体验了一切，包括细节。他看见自己穿了高尔夫球装，闻到绿树的芬芳和草的香气。他体验了不同的天气状况——有风的春天、昏暗的冬天和阳光普照的夏日早晨。在他的想象中，球台、草、树、啼叫的鸟、跳来跳去的松鼠、球场的地形都历历在目了。

他感觉自己的手握着球杆，练习各种推杆与挥杆的技巧。他看到球落在修整过的草坪上，跳了几

下，滚到他所选择的特定点上，一切都在他心中发生。

在真正的世界中，他无处可去。所以在他心中他步步向着小白球走，好像他的身体真地在打高尔夫球一样。在他心中打完 18 洞的时间和现实中一样。一个细节也不能省略。他一次也没有错过挥杆左曲球、右曲球和推杆的机会。

一周 7 天。一天 4 个小时。18 个洞。7 年。少了 20 杆。他打出 74 杆的成绩。

（作者佚名）

06 目标看得见

我对一切从不回避，可是旅途使我更感亲切，因为它对我仅有一次。

——叶赛宁

往前看时，佛罗伦丝·萧德威克只看到一座雾般的硬墙。她的身体失去了知觉。她已经游了 16 个小时了。

她已是第一个来回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人。如今，34 岁的她，设定国标要横渡卡特利那岛到加州海岸。

1952 年 7 月 4 日早晨，海水如冰，雾也很浓，她几乎看不到她的救援船。鲨鱼们在她孤单的身旁游弋，它们只会因受到来福枪射击而离开。为了不让海浪吞噬，她挣扎着——好几个钟头过去了——这时有数百万人在看国家电视台的直播。

跟着佛罗伦丝的其中一条船上，有她的母亲和教练在替她打气。他们鼓励她，别放弃。她一直没放弃……直到只剩半里时，她要求退出。

7 小时后她才让自己的身体暖和起来。她告诉记者说：“我真不能原谅自己。但如果我可以看到陆地，我就可以做到。”并不是身体虚弱或寒冷击败了她，而是雾，使她看不到她的目标。

两个月后，她又再试了一次。这一次，虽然雾也一样浓，她很有信心地游向她心中所画出的目标。她知道，在雾的后头就是陆地，这一次，她成功了！佛罗伦丝·萧德威克成为第一个横渡卡特利那海峡的女人，还比男人的纪录少两个小时！

（作者佚名）

（由蜜雪儿·波帕提供）

07 牛仔的故事

不要一路留连着采集鲜花保存起来，向前走吧，因为沿着你的路，鲜花将会不断开放。

——泰戈尔

当我创办我的电讯公司时，我知道我需要推销员来帮我拓展业务。我张贴了告示，希望找到合格的推销员，并开始与招募人员会晤。我理想中的推销员要从事电讯工业有关的工作、明了地方性市场，并对操作不同类型的系统有相当经验，敬业且积极主动。我几乎没有时间来训练人，所以我雇请的推销员必须马上进入角色。

在招募未来人员令人疲惫的过程中，有个牛仔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从他的穿著知道他是个牛仔。他穿着横条花布的裤子和很不相称的横条花布的夹克，一件短袖的按扣衬衫，胸前的领带结比我的拳头还大，牛仔靴、棒球帽。你可以想象我在想什么：“在我的新公司他可不是我心目中的职员。”他坐在我的桌子前面，脱下帽子，说：“先生，我‘金’地希望能够在电讯‘死’业中成功。”他的发音实在糟透了。

我企图找出一种委婉的方式，告诉这家伙他完全不是我心目中的职员。我问他背景如何。他说他有奥克拉荷马州州立大学的农业学位，过去几年暑假他部在奥克拉荷马的巴特斯村农场工作。他宣称这一切都已告一段落，现在他想在“死”业上得到成功，他“金”地希望能有机会。

我们继续往下聊。他相当注重“成功”并希望有机会，所以我就决定给他一个机会。我说我会和他在一起两天。两天内我会教他他想卖出某种小型电话系统该知道的一切。两天后他就得自己来。他问我，我认为他可以赚多少钱。

我告诉他：“看你的长相和你目前所知道的来看，你最多一个月可以赚到 1000 美元。”我继续向他解释，每组小型电话系统的佣金是 250 元。如果他每个月拜访 100 个潜在客户，他大约就可以卖出 4 组小型电话系统。卖 4 台，他可以赚 1000 美元。我立即雇用了他当无固定薪的推销员。

他说这听来很不错，因为当农场雇员每个月只有 400 元，他已经准备好要赚这笔钱了。第二天早上，我尽可能填鸭似地把电话“死”业所需的知识告诉这个 22 岁、没有做生意经验、不知电讯为何物、也没有销售经验的牛仔。他一点也不像是电讯事业的专业售货员，也不具备任何我理想雇员的条件，除了他百分之百地冀望着成功。

两天训练结束后，牛仔（我一直这样叫他）走进他的小办公室。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 4 个提示：

一、我要做个成功的生意人。

二、我每个月要拜访 100 个人。

三、我每个月要卖 4 组电话系统。

四、我每个月要赚 1000 元。

他把这张纸贴在小办公室座位前面的墙上，开始工作了。

第一个月结束，他并不只卖 4 组电话系统。在他当推销员的前 10 天，他就卖出 7 台电话系统。

第一年，他赚的并不是 12000 元佣金。他的佣金竟超过 6 万元。

我非常惊讶。有一天，他走进我的办公室，拿着一张契约和一笔电话系统的款项。我问他这一组是怎么卖出去的。他说：“我只告诉她，女士，即使它只会响，让你来接电话，这家伙也比你用的那个漂亮多了，于是她就买了。”

这个女人签了一张金额付款的支票给他，但牛仔并不确定我收不收支票，所以他载她到银行让她领现金付款。他把总共 1000 元的纸钞拿进我的办公室，问：“赖瑞，我做得好吗？”我向他保证，他做得棒极了！

3 年后，他拥有我公司的一半股权。在另一年年底，他又拥有了其他 3 家公司。那时我们是彼此

的事业伙伴。他开着一辆 32000 元的人货两用车。他穿着值 600 元的牛仔式套装、500 元的靴子以及一只 3 克拉的马蹄形钻戒。他的“死”业已经很成功了。

牛仔怎么成功的？因为他努力工作吗？这确有帮助。他比别人聪明吗？没有。在刚开始时他对电讯事业一无所知。那是什么呢？我相信是因为他“想要成功”——

他对成功十分关注。我知道那是他所要的，他就去追求。

他负责任。他对他的处境、他自己的过去（农场雇员）负责任，然后他以行动使之截然不同。

他有决心离开奥克拉荷马的巴特斯村农场，寻找成功的机会。

他愿意改变，再做同样的事他不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他想做应做的事使自己成功。

他有见识与目标，他看待自己像个会成功的人，他把目标分门别类写下来。他写下 4 个要完成的目标并把它贴在自己前头的墙上。他每天都看得到，而且聚精会神地执行。

他执行目标，并坚持不懈，这对他而言并不是一直很容易。他也经历过挫折，他比任何推销员吃了更多次闭门羹，被挂过更多次电话，但他绝不因此停下脚步，他继续往前走。

他要求。他确实很会要求！首先他要求我给他机会，然后他要求每个人，好像他们都要向他买电话系统一样。他的要求兑现了。他常说：“猪偶尔总会捡到橡实吃。”这意味着，如果你不懈地要求，最后，人们总会答应。

他在乎，他在乎我和他的顾客。他发现他只要关心客户超过关心自己，不多久他就不必担心他自己。

最重要的是，牛仔每天都像胜利者一样地开展工作！他会敲敲前门，希望有好事发生。不管发生任何事，他相信事情都会跟他想象的一样。他不预设失败，只期待成功。我发现如果你希望成功且付诸行动，你多半就会成功。

牛仔已经赚了几百万元。他也曾变得一无所有，又再把它们赚回来。在他和我的生命中，我们都相信，一旦你知道且熟习成功的原则，它们就会一再地为你效力。

他的故事可以鼓舞你，他就是不靠任何环境、教育、技能和能力而成功的最好证明。他更证明了：

我们通常忽略或认为理所当然的成功原则是必需的。这些都是你想成功的必要原则。

（赖瑞·温吉特）

我们在找一个积极进取、缠功惊人的售货员，比如说，那个卖你这套衣服的人。

08 等什么？马上做它！

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是否能够对你的冒险衷心说：“是！”

——约瑟夫·坎普贝尔

我的父亲曾告诉我，我今天变成怎样，上帝绝对有充分的理由，我开始相信了。

我是那种凡事都努力的孩子。我在加州的拉加南海滩长大，喜欢冲浪和运动。但就在一般小孩只会看电视和在海滩嬉戏的年龄，我就开始想怎样变得更独立，走遍这个国家，计划我的未来。

10岁我就开始工作了。在15岁时，我下课后总有一到三个兼职。我存够了钱买新摩托车，就在我根本不知道怎么骑的时候；在付清现金和保了一年全险后，我开始学怎么骑它；我15岁半，刚刚有学习执照，已买了一辆新的摩托车。它改变了我的生命。

我可不是在周末才骑着玩的那种人。我非常喜欢骑。每天，每一分钟，只要有机会，我就骑，平均每天骑100里。在多风的山路上享受骑乘的乐趣时，日升和日落都变得更迷人了。即使到了现在，闭上眼睛，我还可以感觉我自然地骑着它，比走路还要自然。当我骑上它时，迎面的冷风让我感到全身心的放松。在我探索外在世界时，我的内心世界也在梦想着我所憧憬的生活。

两年间我换过5辆摩托车，我骑出了加州的道路。我每晚都看摩托车杂志，有天晚上，一辆BMW的摩托车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一辆泥泞的摩托车，车背上有个大帆布袋，停在巨大的“欢迎来到阿拉斯加”的招牌前。一年后，我骑了辆更泥泞的摩托车在同样的招牌前照了一张照片。是我，就是我！17岁时我独自骑车到阿拉斯加去，征服了1000里尘沙满布的公路。

在我出发赴为时7周、共达1.7万里的露营冒险前，我的朋友们都说我疯了。我的父母叫我等等

再说。疯了？等待？为什么？打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梦想着骑摩托车横穿美国。我心中强烈的声音告诉我，如果我现在不踏上这趟旅程，我将永远不能。此外，我何时才会再有时间？我快要到大学攻读学位了，再来就是工作，也许将来还会有家庭。我不知道这样做只是满足我自己，还是在我心中感觉到它会使我从男孩变成大人。但我确知那个夏天，我将展开人生的冒险。

我辞去所有的工作，因为我年仅 17 岁，所以我妈得写一封许可书让我踏上旅程。口袋里放着 1400 元，带着两只帆布袋，绑一只放满地图的鞋盒子在我的后座，一支保护用的笔型手电筒和满腔狂热，我动身前往阿拉斯加和东岸。

我遇到很多人，享受处境恶劣之美和不同的生活形态，在野外饮食并每天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个机会。有时，两三天没看见任何人，只是在无边的寂静中骑着我的摩托车，只有风轻拂过我的安全帽。我没有理发、在露营地洗冷水，并在旅程中和熊不期而遇 7 次之多。真是伟大的冒险！

即使后来我又多次踏上旅途，没有一次比得上那个夏天。它在我生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再也无法回头骑着我的摩托车再走访同样的那些路、那些山、那些森林和那些冰水。因为在 23 岁时，在拉加那海滩街道上的一场事故中，我被一个喝醉酒的司机，也是一个毒品贩子撞倒，使我半身不遂。

在我发生事故前，我一切都很好。我是个全职的警官，在下班时还是骑着我的摩托车。我结了婚，经济上有保障。但就在比一秒钟还短的时间里，一生都改变了。我住了 8 个月医院。离了婚，我不可能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并且得学习如何应付长期的痛苦和面对轮椅，我看见所有的梦想都离我而去。但幸运的，帮助和支持使我有新梦想并实现了那些梦。

当我回想起我所有的征程，我所旅行过的路，我会想到自己是多么幸运。每一次我骑上车，我总对自己说：“现在就做。享受你的周遭，即使你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城市的十字路口，你也该享受生命，因为你不能指望下一秒钟和现在一样能经过同样的地方，做同样的事。”

在事故发生后，我父亲说，上帝让我变成半身不遂必有理由。我相信！

它使我坚强。我回去担任文书工作，买了房子，又结了婚。我同时拥有自己的咨询事业，并成为演说专家。此后，每当遇到困难时，我会提醒自己记起我所有做过的事，还有还没做过的事，还有我父亲的话。

是的，他是对的，上帝绝对有理由。最重要的是，我提醒自己享受每一天每一刻，以及，如果能做，就做。现在就做！

（葛林·麦克英代尔）

卷十二 从逆境中奋起(之一)

困难压不倒我，坚忍的毅力足可战胜一切。

——达·芬奇

01 对成功的渴求

珍视你的梦幻与憧憬吧，因为它是你心灵的结晶，是你成功的蓝图。

——拿破林·希尔

很多年前，考古学家在发掘埃及古墓的时候，偶然在一片碎木下发现了一些植物种子。经过栽培，3000年前的种子竟然生根发芽，茁壮生长！而芸芸众生——当他们尚未认识到自己的潜能时——难道会注定要在失败的阴影和绝望的幽暗中终其一生吗？难道我们心怀希望的种子，成功的渴求，就不能冲破逆境与不幸的铁甲吗？看一下合众社1984年5月23日播发的这个故事，你也许会从中有所启发。

玛丽·哥罗达小时候学不会阅读和写作，专家们断定她智力迟钝。青少年时期的哥罗达又得到一个绰号：“无可救药的家伙”，并被送去教养两年。可就在教养所这个禁闭之地，玛丽开始奋起学习。她每天伏案攻读16个小时。老天有眼，她终于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

但厄运却接踵而至。离开教养所后她先是未婚先孕，两年后再次怀孕。接二连三的打击几乎摧毁了她好不容易才获得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在父亲的帮助和支持下，玛丽重新振作，将所丧失的又追了回来。

在极度拮据的境况下，玛丽投身于慈善事业。最后靠微薄的收入，她收养了7个孩子。这期间她开始学习社区学校的课程，结业后她又考入奥班尼医学院。

1984年春，俄勒冈州。玛丽·哥罗达·路易士——她现在已经结婚了——气度非凡地走入毕业典礼

会堂。当她伸手接过那蕴含着她的自信与坚韧的证书时，没人能猜出玛丽心中的万千涟漪。这一纸证书向整个世界宣告：这里，在这个星球上一处不起眼的地方，站着一个敢于执着于遥远梦想的人，一个向整个世人昭示我们人类非凡卓绝的人——这里站着玛丽·哥罗达·路易士：医学博士。

（詹姆斯·伊·科纳）

02 最好的球员

苦痛无可避免，如何承受全看你了。

——出处不详

高年级生布朗·霍斯顿，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篮球队的佼佼者，最后将球传给布莱·瑞弗斯，看着这个肤色白晰、羞涩腼腆的新生将球投入篮筐。这两个俄州大学牛仔队的球员正在进行紧张的训练，准备晚上迎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篮球队。这时他们看到牛仔队的教练艾迪·撒顿向球场走来，旁边跟着一个推轮椅的男人，轮椅上坐着个孩子。

艾迪·撒顿叫停了两人的训练，说道：

“我想让你们认识认识司各特·卡特和他的父亲迈克。”

“嗨！伙计！”轮椅上的小男孩欢快地叫道，摇着细瘦的小胳膊。他看上去快12岁了，戴着一副和他苍白凹陷的小脸不相称的黑边角质架大眼镜，棒球帽盖住他头发稀疏的小脑袋。他左腿的运动裤下露出小半截塑胶假肢。

撒顿解释说，司各特因患骨癌而截肢。接着他问司各特是不是想对他的球员说些什么。

球员们在想他会提到自己的疾病。但出乎意料，司各特耸耸肩，蹙着小脸说道：“嗯，我不知道，教练，我的话没能给足球队带来什么好运。他们上个赛季一场也没有赢。”

球员们先是静默，继而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

“小家伙有胆量。”霍斯顿在想。

而新生瑞弗斯尤其对司各特的沉静自信肃然起敬。这个脑腆的中锋第一次出席新闻发布会时，一个问题让他结结巴巴回答了半天。他当时满脸通红，琢磨着在这些运动员面前讲话需要的勇气。

司各特有两个哥哥。他生来就喜欢运动，他过去经常和爷爷波尔及伯伯汤姆一起钓鱼，不过那两人都已故去。司各特和父母住在图士拉，父亲是个律师，母亲名叫波拉。

有一阵小司各特老说他左膝疼痛，卡特夫妇还以为那是运动扭伤。后来医生说那是恶性肿瘤，必须动大手术摘除。听到噩耗，迈克和波拉相对而位。司各特看看父母，冲着医生假装生气地说：“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何要哭哭啼啼，我不就是坏一条腿嘛。”

司各特挺住了10个月腹痛如绞的化疗。当从腿部手术苏醒过来家人问他感觉如何时，他回答道：“救救我！我再也不能站起来了。”

1991年12月的一个夜晚，牛仔队战胜了伯克利分校队。一周后又迎战弗琴查大学队。那天牛仔队的静水体育馆里座无虚席。比赛开始正要跳起争球的那一瞬，牛仔队副教练比尔·赛夫迈克·卡特正竭力挤着想把司各特弄进球场。他于是凑到撒顿的耳边说：

“瞧，他们来了。”

“如果小家伙想坐到球员席上，最好让他挨着我。”撒顿说道。

赛夫向迈克转达了撒顿的邀请。司各特兴奋地跳起来。他坐在球员旁边兴高采烈地欢呼大叫。这时候正值布朗·霍斯顿下场休息。

布朗·霍斯顿少年时代是在坎萨斯城严酷的街头度过的，现在成了身价不菲的球星，他和球迷乃至队友都很疏远。

司各特开始拿话刺激霍斯顿，说他在场上用肘捅了对方的中锋一下。

“你以为你力气大了不起。可我看打起球来就像个玩具熊！”

霍斯顿咬紧了下唇。这个病殃殃的小家伙敢指指点点我的技术？！但他马上领会了司各特嘲讽的微笑。

“走着瞧！”霍斯顿反唇相讥，“你将会讨厌看到这只玩具熊的！”

这场比赛牛仔队取得了第十九场连胜。撒顿带着司各特跟着其他球员走进更衣室。司各特用手摩挲着一个球员的光头说道：

“你们应该都剃成光头。”

看到他的队员们马上接受了司各特的提议，有个念头突然在撒顿脑中一闪。

“你正好是我们球队的吉祥物，”这个英俊而略带忧郁的教练慢吞吞地说。“以后每次主场比赛你都坐在队员席上怎么样？”

司各特睁大了眼。这一次，他不再闹闹嚷嚷的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教练说道。

于是就有了以下的仪式：每次比赛，司各特都坐在队员席上。每个牛仔队员下场离开时都要抱他一抱。到1月初的时候，球员们都离不开司各特了。

有天晚上司各特和父亲在收听一场比赛实况重播。节目主持人提议从牛仔队中选出一位“最佳球员”。

“爸爸，要是以我们的名义设奖，你看怎么样呢？”司各特说道。于是父子俩制作了一个证书，证书开头印着“司各特最佳球员奖”。该奖将授予为球队立下汗马功劳的队员。2月份的比赛牛仔队输给了科罗拉多大学队。司各特看到6号考奈尔·海克切在场上的三次偷袭，就给他起了个“牛仔队飞贼”的绰号。另一球员因笑话满腹幽默风趣而获“消磨时光奖”。队员们喜欢这样的称号，把它们写上纸条贴在更衣室和寝室里。

1992年2月初，牛仔队在国内大学篮球联赛的名次已上升到第2位。而此时主要得分手布朗·霍斯顿却因手腕严重扭伤，只得退出比赛。密苏里大学队以66：52战胜牛仔队，牛仔队已经连输4场了。

撒顿深知下一场对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比赛中若缺了霍斯顿，牛仔队的日子会很不好过。赛前他问霍斯顿可不可以上场。

“够呛。”年轻的球星指着肿起的左踝咕哝道。

司各特摇着轮椅，来到霍斯顿面前，逗他道：“如果你不上场，我想我替你比较合适。”

霍斯顿噎住了。司各特的嘲讽刺激着他。自己不过是脚踝扭伤，可这孩子截去了半条腿！他幽默地捅了捅司各特说：“我会打一场最出色的比赛——为你。”

当晚终场哨声吹响时，牛仔队以 72：51 战胜内布拉斯加队。布朗·霍斯顿一人独得 17 分。没有人能想象到他所承受的痛苦。

赛后司各特摇着轮椅来到运动员更衣室，嚷道：“今晚的最佳救员奖属于那个不怕苦痛毫不畏缩的哥们，我崇拜他。他一心为的是他的球队，他是我的朋友。”奖状上是司各特歪歪扭扭的字体：“奖给布朗·霍斯顿。”

霍斯顿走到司各特身边，泪光闪闪。“谢谢你。”他咕哝着，又马上退到一边去了。

牛仔队本赛季最后一场主场比赛结束后的一周，当霍斯顿缓步走向球场时，场上的人向他欢呼致意。这个即将毕业的高年级生终于吐露了他许久来未曾说出的话，他用长而有力的臂膀紧抱着瘦弱的司各特，热泪盈眶，他伏耳对司各特说：“我爱你，宝贝。”司各特答道：“我也爱你，霍斯顿。”

那段时间司各特充满希望。他可以拄着双拐行走了，肺和骨骼也未发现新的癌肿，医生说只要肿瘤不再光顾，司各特可以避免化疗，甚至又可以游泳和钓鱼了。

然而有一天医生打电话告诉波拉说，司各特脊椎骨上又发现恶性肿瘤，需要一次痛苦的大手术，之后还得从脖子到臀部用支架固定半年，还得接受更多的放疗和化疗。

波拉一直在努力促使儿子对病情持乐观态度。司各特听到这个消息后只轻轻地点了点头。但当波拉不住地抽泣时，他抱紧她，像妈妈似地摇着一根手指：“妈妈，这会儿，咱们不能失去信心。”

司各特却关心着别人的痛苦。一天在医院走廊里看到一个浑身发抖的小男孩被放到轮椅里，他对波拉说：“下回再有人说要为我祈祷的话，我要告诉他们为那个小男孩祈祷吧！我会好起来的。”

波拉和迈克常常给孩子们讲起上帝的众神。司各特每每表现出的热诚宽厚和仁爱之心，都让卡特夫妇确信，这孩子已经懂得一己私欲之上，另有真义永存。

司各特最近病情的恶化使牛仔队队员们焦灼不安。而当他们得知医生不能通过手术摘除所有的癌肿——因为那样会使司各特截瘫——时，他们的悲哀愈发深切起来。

撒顿教练很想为司各特做点什么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一天他一闪念间按司各特的身材定做了一套牛仔队的训练服，寄给司各特。

“我猜这意味着我是一名真正的牛仔队队员了。”司各特在电话里说。

“你一直是牛仔队的队员，我的孩子。”撒顿保证道，“你具有不屈的战士精神。”

布莱特·瑞弗斯更是深深地为司各特坚定而快乐的情绪所感染。霍斯顿毕业后，中锋瑞弗斯成了牛仔队的核心队员，然而这个大二的学生尽管在场上表现得沉着自信，他在其他场合却落落寡合，抑郁不欢。

1993年末一个寒冷的夜晚，牛仔队迎战密苏里队。司各特在医院里看电视转播，终场前2秒钟，比分64：61，牛仔队落后3分。这时候教练示意瑞弗斯把球传给边锋，然后由后卫远投3分。然而瑞弗斯却径直投向篮筐！“嗖”地一声，球随着终场的哨音应声入网。45英尺开外这不可思议的一投，使牛仔队赢得宝贵的3分。加时赛中牛仔队终于以77：73力克对手。

在那令人眩晕的一瞬，瑞弗斯觉得自己拥有了他从司各特身上看到的勇气和自信。他多么想把这一切说与司各特听，可是司各特却不在他身边。

一周之后，600余名球迷、新闻记者和球员的家人欢聚一堂，在学生联合会中心举行篮球队每年一次的宴会。欢宴将尽，瑞弗斯静静地坐在上首。他面前征程漫漫——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坎坷的长路。

撒顿走向前台宣布瑞弗斯想对大家说些心里话。

瑞弗斯站在前台，下面一片静寂，偶尔听到玻璃杯的叮叮当当声。这个腼腆的球星深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忽然他看到聚光灯外司各特一家正微笑注视着他。

“司各特·卡特激励着咱们球队的每一个人。他向我表明，决心和毅力就是一切。我深深地感谢他。”瑞弗斯说道，他的声音颤抖着。

瑞弗斯招呼司各特上台，司各特拄着双拐蹒跚着走来。瑞弗斯举起一个篮球，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致胜一投——俄克拉何马对密苏里——1993年2月24日。”

“这个篮球归我了。因为我曾用它在对密苏里队的比赛中攻入致胜一球。这是属于我的殊荣。”

撑着双拐的司各特被瑞弗斯宽阔的臂膀拥抱着。瑞弗斯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整个屋子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1993年10月初，司各特的脊柱上又发现新的肿瘤。这意味着将阻塞他的脊索，意味着腰部以下将失去知觉。此外，癌肿还扩散到脑部和肺部。

“这下完了，这孩子够呛能活到感恩节。”医生这样告诉司各特的父母。

忧惧——自从夫妇俩第一次听到癌症这个词时——在他们心中就生根了，他们现在需要的是积聚生离死别的勇气。

迈克夫妇小心翼翼地把坏消息告诉了司各特。这个瘦弱的少年安静地听着父母的诉说。他最后说道：“我在天堂又可以见到汤姆叔叔了。我会和他，和波尔爷爷一块儿钓鱼。”

感恩节那天，一辆大篷车在图士拉卡特家门前停下。

“你知道是谁来了吗？！”波拉向病卧在床的儿子嚷道。司各特微笑着看着牛仔队的队员、教练和他们的家人鱼贯进入客厅。

腰部以下瘫痪的司各特因大剂量地服用类固醇而水肿。抑制脑瘤发作的药物使他说话变得艰难。然而这一瞬间他的脸上闪闪发光。“你明晚会赢的，”他对瑞弗斯说，“因为我要去看比赛，去为你加油。”

第二天傍晚，牛仔队迎战普罗维登斯学院队。尽管挤满了人，牛仔队的队员座席上仍空出一个位子。整个上半场牛仔队打得毫无生气。

撒顿摇了摇头。也许依靠司各特来鼓舞士气业已失灵？然而他仍然希望这个孩子能带来又一场胜利。

忽然，从场下观众的喧闹声中，撒顿听到轮椅的吱吱声。他转过身，看到迈克·卡特正推着司各特向前来。司各特已不能坐起来了，他斜靠在轮椅上，支着脑袋看比赛。牛仔队队员蓦地感到：“司各特来了！现在我们要为他而战！”牛仔队最终以 113：102 战胜对手。高年级后卫布鲁克·汤普生一人

独得 33 分：司各特苦汤普生道：“打得是不赖，可最后一个球你怎么没进？！”（无论如何，这是司各特最后一次嘲讽了。）

接下来牛仔队队员挨个走过司各特面前，司各特苍白瘦弱的小手举在半空。每个队员都伸出汗湿的手掌抚摸他。这一次小司各特耗尽了生命中最后一息。

诀别的时刻终于到来。1993 年 12 月 2 日，在牛仔队与亚利桑那州篮球队开赛后几分钟，司各特在家人面前停止了呼吸。他身旁放着一枚饰章，上面写着：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圣经·新约·提摩太后书》4 章 7 节）

牛仔队的队员们来了，他们为司各特抬棺送灵。司各特被葬在他曾经和爷爷、叔叔一同钓鱼的小溪旁。入殓时，他穿着牛仔队的黑色运动服。“愿他灵魂安息。”波拉和迈克对眼睛红红的撒顿教练和球员们说。

后来每当撒顿看到座席上那个人去席空的位子时，心里不由涌起一阵悲哀，看到球员抑郁萎靡时，他常常回想起球队的“司各特奖”。最佳球员——他告诉他的队员——就是不畏任何艰辛，拼搏到生命最后一息的人。这样的球员才珍视他的球队和他的球迷，而他对上帝的无上忠诚使他从不畏缩。

他告诉他的队员，司各特·卡特将永远是他心中最佳运动员的典范。

（苏姗妮·恰茵）

03 从不说他做不到

成功来自使我们成功的信念。

——维吉尔

我的儿子琼尼降生时，他的双脚向上弯弯着，脚底靠在肚子上。我是第一次做妈妈，觉得这看起

来很别扭，但并不知道这将意味着小琼尼先天双足畸形。医生向我们保证说经过治疗，小琼尼可以像常人一样走路，但像常人一样跑步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琼尼3岁之前一直在接受治疗，和支架、石膏模子打交道。经过按摩、推拿和锻炼，他的腿果然渐渐康复。七八岁的时候，他走路的样子已让人看不出他的腿有过毛病。

要是走得远一些，比如去游乐园或去参观植物园，小琼尼会抱怨双腿疲惫酸疼。这时候我们会停下来休息一会，来点苏打汁或蛋卷霜淇淋，聊聊看到的和要去看的。我们并没告诉他腿为什么细弱酸痛；我们也不告诉他这是因为先天畸形。因为我们不对他说，所以他不知道。

邻居的小孩子们做游戏的时候总是跑过来跑过去，毫无疑问小琼尼看到他们玩就会马上加进去跑啊闹的。我们从不告诉他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跑，我们从不说他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因为我们不对他说，所以他不知道。

七年级的时候，琼尼决定参加跑步横穿全美的比赛。每天他和大伙一块训练。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先天不如别人，他训练得比任何人都刻苦。虽然他跑得很努力，可是总落在队伍后面，但我们并没有告诉他为什么。我们没有对他说不要期望成功。训练队的前7名选手可以参加最后比赛，为学校拿分。我们没有告诉琼尼也许会落空，所以他不知道。

他坚持每天跑4~5英里。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他发着高烧，但仍坚持训练。我一整天都为他担心。我盼着学校会打来电话让我去接他回家，但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放学后我来到训练场，心想我来的话，琼尼兴许就不参加晚上的训练了。但我发现他正一个人沿着长长的林荫道跑步呢。我在他身旁停下车，之后慢慢地驾着车跟在他身后，我问他感觉怎么样，“很好。”他说。还剩下最后两英里。他满脸是汗，眼睛因为发烧失去了光彩。然而他目不斜视，坚持着跑下来，我们从没有告诉他不能发着高烧去跑4英里的路，我们从没有这样对他说，所以他不知道。

两个星期后，在决赛前的3天，长跑队的名次被确定下来。琼尼是第六名，他成功了。他才是个七年级生，而其余的人都是八年级生。我们从没有告诉他不要去期望入选，我们从没有对他说不会成功。是的，从没说起过……所以他不知道，但他却做到了！

（凯西·拉曼库萨）

没有伟大的意志雄才大略。

——巴尔扎克

我 10 岁的小女儿莎拉曾给我上了一堂有关勇气的课。莎拉一只脚先天肌肉萎缩，不得不依靠支架活动。一个明媚的春天清晨，她回家对我说她参加了户外体育比赛——一个包括跑步及其他竞技项目的比赛。

看着她的腿，我飞快地转动脑筋，想说些——正像许多名教练在队员面临失败时所讲的那样——鼓励我的小莎拉的话。然而我的话还未出口，莎拉仰起头说：“爸，我跑赢了两场比赛！”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莎拉接着说：“我比他们有优势。”

啊哈！我明白了，她肯定是可以比别人先跑几步，因为身体的原因而得此照顾……可是我正要发话，莎拉又说：“爸爸，我没有先跑。我的优势是我必须比她们努力得多！”

这就是勇气！这就是我的女儿莎拉。

（斯坦·弗来格）

05 十四级台阶

逆境使人坚强。

——佚名

据说，一只猫有 9 条命，我相信这个。因为我虽然不是猫，竟然也能活过 3 次。

1904 年 11 月一个明朗寒冷的冬日，我出生了。我们兄妹 8 人，我排行老六。父母都是农民。我 15 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境愈发贫寒。母亲留在家里煮饭做菜，我们则外出做事，收入菲薄，生

计维艰。

后来我们长大成人，娶妻嫁人，各过生活。一个姐姐和我留在母亲身边照顾她。母亲晚年瘫痪在床，60多岁就过世了。不久后姐姐嫁了人，一年后我也结了婚。

这时的我初享生命的甘美：幸福快乐，身体棒棒——我还是个很不错的运动员呢。我在圣·乔西有份很不错的工作，有一双活泼可爱的女儿，在圣·卡洛斯半岛有我美丽的家园，温馨的家庭。

对我来说那时候生活就像甘醇的美梦。

但这好梦并不长久，它变成了恶梦——夜深惊醒，冷汗淋漓。我患上了慢性进行性运动神经疾病，先是右臂和右腿，继而左臂和左腿，都被恶疾侵袭。

这开始了我的第二次生命……

尽管疾病缠身，凭借设在车里的一副特殊装备，我依然每天开车上班下班。后来是14级台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我的健康还有我的乐观情绪。

好笑？可真的是这么回事。

我们家从车库到厨房之间有14级楼梯，这十数阶必须之地就成了我生命的量规。它们是我生命的码尺，是我向继续生存进行挑战的寄身之所。我曾想如果那一天——当我举步维艰，再也不能跨越哪怕一级台阶——来临，我爬也会把它爬完，直至耗尽最后一息。到那时我会承认自己失败，会躺下来，等待死亡。

所以我坚持工作，坚持爬越这14级台阶。日月如梭，光阴荏苒，我的女儿们上了大学，又各自建立了美满的家庭。在我美丽的家园，只剩下我和老伴——哦，还有那14级台阶。

你也许会认为我是个充满勇气和力量的人——错了。我是个破子，步履蹒跚，幻梦破灭。是那14级辛酸的台阶支撑着我不至于迷乱，使我没有撇开妻子、工作，还有我的家园。

当我缓慢而痛苦地迈上一级又一级的台阶，我常常停下来歇一阵。有时候思绪会回到美好的往昔——那时我在体育馆工作，打高尔夫球、滑冰、游泳、跑步、跳高……可现在孱弱的身躯几乎不能征服几级楼梯。

年事渐高，我愈发地绝望和沮丧，我敢说当我向我的老伴和朋友阐述我的人生哲学时，他们都会感到厌倦和不快。我愈发相信上帝指派我到这世间就是为了含辛茹苦。有9年了，我随身带着十字架。只要还能爬登这14步台阶；我都会带着它的。

我已漠然于圣经中的慰藉之词了。“就在一暂态，眨眼之间（号筒未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我们也要改变。”（《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这就是我在人世间的初次和第二次生命。

1971年8月的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开始了第三次生命的航程。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一点准备也没有。依稀记得那天早晨我去上班，觉得走下这14阶楼梯要比以往艰难得多。想到回家后还要爬一遍，心中不禁发怵。

当晚下起了雨。我驾着车行驶在一条人迹罕至的路上，狂风骤雨肆意地抽打着车身。突然，我手中的操纵杆痉挛了一下，汽车猛地向右拐去，接着我听到一声可怖的声音——轮胎爆裂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车停在光滑的路边，蓦然觉得这下走投无路了。我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换个轮胎——绝对不可能。

兴许能等来一辆过路车？但这念头很快就消失了。这样的天，怎么会有别的车呢？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记起来路边不远的地方有户人家，于是发动汽车，慢慢地开到一个泥泞的路口，拐了进去。谢天谢地，窗户的灯是亮着的！我停下车，按了按喇叭。

门开了。一个小姑娘走出来，瞅着我。我摇下车窗，说我的车胎爆了，需要人来说明换掉。因为我无法活动，自己没能力换。

小姑娘走回屋，不多会儿，她穿着雨衣、戴着雨帽出来了。后面跟着个男人，那男人向我热情地打了招呼。

我坐在舒适的车里，浑身干松。而那个男人和小姑娘却在暴风雨中为我换车胎。我心中深为不安。我会给他们报酬的。雨小了些，我摇下车窗，看他们工作。我觉得他们干得太慢了，让人心焦。我听到车子后部金属的碰击声。小女孩说道：“爷爷，给你千斤顶。”老人嘟哝着答应了一声，车身慢慢地升起了。

接着车后是一阵叮当声，摇晃和低低的话语。车终于修好了。千斤顶收回的时候，车身颠簸了一下，我听到车盖合上的声音，接着看到祖孙俩站在我车窗跟前。

老人穿着雨衣，弓着腰，看上去年老体弱。那个小女孩我觉得也就 8~10 岁的样子。她抬起小脸望着我，笑嘻嘻地。

老人道：“这鬼天气，车子最容易出毛病。不过现在，你的车修好了。”

“太谢谢你们了，”我说，“该怎样酬答你们呢？”

老人摇摇头，“不用客气。西西娅说你的腿有毛病，不方便。我们很乐意帮忙，我想这事碰上你你也会这么做。不需要什么酬谢，我的朋友。”

我递出一张 5 美金的钞票说：“不，我得按我的方式来。”

老人无动于衷。小女孩靠近车窗轻声对我说：“我爷爷是个盲人，他看不见。”

接下来的几秒钟像是凝固了。不安和羞愧噬咬着我，我的心灵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一个失明的老人和一个年幼的女孩！在黑暗中摸索着，用冷冰冰、湿漉漉的手指辨别螺丝和工具，来为我修车！而这黑暗对老人来说，是直到死亡也无从解脱的无边的黑暗。

他们在凄风冷雨的深夜为我换了一个轮胎，而我却和我的双拐坐在温暖舒适的车里。我的残疾！他们向我道了晚安，回家去了。我不知道我在那里坐了多久。我深深地陷入内省，发现了自己身上一些令灵魂难以安宁的品质。

我认识到自己沉溺于自怜、自私之中，对他人漠不关心，思想颓废……

我坐在那时祈祷着。怀着深深的谦卑。我祈祷勇气和力量，祈祷人与人之间的深切理解，祈祷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缺点，祈祷能够具有这样的诚心，能在日课中坚持不懈地祈求心灵的说明来克服这些缺点。

我祈祷上帝赐福于那个失明的老人和他的小孙女。最终我驾车离开，头脑如麻，灵魂谦卑。

“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圣经·新约·马太福音》7 章 12 节）

从那以后，这条先知的告诫对我而言，已不单单是圣经的一纸文字，它成了我努力奉守的生活准则。尽管遵循起来往往很难，有时让人灰心丧气，有时让人耗时费钱，但它的价值毫无疑问。

现在我每天不仅要登越那 14 级台阶，而且尽可能地去帮助别人。也许有一天，我会为一个盲人——一个像我从前那样的瞎人——在深夜更换轮胎的。

（海尔·曼怀瑞）

06 留下美丽，让痛苦消失

在最后一个瞬间，总有一个以前不存在的理由——即：不可能再犹豫了。

——乔治·爱略特

亨利·玛西蒂尽管比奥古斯特·瑞奈小 28 岁，但这两位艺术家却是忘年之交，形影不离。瑞奈在生命的最后 10 年因病而足不出户，玛西蒂每天都会去看他。

有一天玛西蒂看到瑞奈在画室工作，每画一笔都伴着剧痛，他不禁脱口而出：“这么受罪为什么还要画个不停呢？奥古斯特？”

瑞奈简单地回答道：“把美留下，痛苦就会远去。”

直到死的那一天，瑞奈仍在作画。他最著名的作品《浴者》完成于他去世前的两年，而当时他患此致人残废的疾病已 14 年了。

（摘自《隽永小品》）

07 奇迹之桥

没有一件工作是旷日持久的，除了那件你不敢着手进行的工作。那样它就会成为一种梦魇。

——波德赖尔

横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之间河流的布鲁克林大桥是个地地道道的机械工程奇迹。1883年，富有创造精神的工程师约翰·罗布林，雄心勃勃地意欲着手这座雄伟大桥的设计。然而桥梁专家们却劝他趁早放弃这个天方夜谭般的计画。罗布林的儿子，华盛顿·罗布林，一个很有前途的工程师，确信大桥可以建成。父子俩构思着建桥的方案，琢磨着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他们设法说服银行家投资该项目，之后他们怀着无可遏止的激情和无比旺盛的精力，组织工程队，开始施工建造他们梦想的大桥。

然而大桥开工仅几个月，施工现场就发生了灾难性的事故。约翰·罗布林在事故中不幸身亡。华盛顿的大脑严重受伤，无法讲话也不能走路了。谁都以为这项工程会因此而泡汤，因为只有罗布林父子才知道如何把这座大桥建成。

然而尽管华盛顿·罗布林丧失了活动和说话的能力，他的思维还同以往一样敏锐。一天他躺在病床上，忽然一闪念想出一种能和别人进行交流的密码。他惟一能动的是一根手指，于是他就用那根手指敲击他妻子的手臂，通过这种密码方式由妻子把他的设计和意图转达给仍在建桥的工程师们。整整13年，华盛顿就这样用一根手指发号施令，直到雄伟壮观的布鲁克林大桥最终落成。

（摘自《金色的种子》）

08 真正的高度

困难越大，战胜困难就越荣耀。

——莫里哀

天空黑暗到一定程度，星辰就会熠熠生辉。

——查理斯·A·比亚德

他的掌心在出汗，他需要毛巾来擦攥紧的手。一杯冰水可消解他的干渴，但不能消除他的紧张。身下所坐的太空垫和今天他所面临的国家奥林匹克比赛同样让人焦灼。横竿定在17英尺，比他个人最好成绩高3英寸。米奇尔·斯通面临着他撑竿跳高生涯中最富挑战性的时刻。

尽管最后一项跑步比赛一个小时之前就已结束，但看台上仍挤满了大约 2000 多人。撑竿跳是所有田径比赛中真正富有魅力的一项，它把体操优雅的姿态与健美身体的力量完美结合起来。它还具有飞的特色。飞到二层楼那么高这种想法，对于观看这项比赛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梦想。今天，此时此刻，这不但是米奇尔的现实与梦想，而且是他的追求。

米奇尔记事起就梦想着飞翔。他妈妈给他读了许多关于飞行的故事。那些故事总是讲飞翔天空，鸟瞰大地。母亲读到细节时的兴奋和激情使得米奇尔的梦想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和动人的美丽。米奇尔让他的梦想得以重现。他将使乡间的小路变短。在脚下，他能感觉到岩石和土块。当他沿着金色的麦田跑步时，他总要超过经过身边的机车，就在此刻他深吸一口气，开始从地面腾空，像鹰一样高飞。

无论飞到哪里，他都难忘母亲的讲述，无论飞向何方，总有一双敏锐和充满慈爱的眼睛注视着他。而父亲却不是个梦想家。伯特·斯通是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他推崇辛勤和汗水。他的座右铭是：“想要什么，那就为之努力吧！”

从 14 岁起，米奇尔就那么做了。他开始了一项周密详细的举重训练。他隔一天练举重，隔一天练跑步。训练计画是由教练也即他的父亲细心制订的。米奇尔的执着、决心和严格训练都是父亲一手调教的。米奇尔是个优秀的学生，又是独子，他常帮着父母干农场中的杂活。米奇尔为完美而奋力拼搏的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不但是他的信念，而且是他的激情。

母亲蜜德莉·斯则希望儿子的训练能轻松一些，想让儿子仍是那个充满自由自在梦想的小小孩子。她曾试着同米奇尔和米奇尔的父亲谈论此事，但她丈夫马上打断了她，说：“想要得到，就必须努力。”

时至今日，米奇尔撑竿跳所取得的全部成绩似乎都是对他努力训练的回报。如果米奇尔对越过 17 英尺的横竿感到震惊或自满的话，你心中自有体会。一落到充气垫上，落到人群脚下，米奇尔就马上为他的下次试跳作准备。他似乎忘记了他刚刚以一英尺的优势越过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忘记了在这场撑竿跳比赛中，他是最后的两名竞争选手之一。

当越过 17 英尺 2 英寸、17 英尺 4 英寸的高度时，他竟出奇的理智。不懈的准备和决心是他的远见。躺在垫子上，他听到人群的惋惜声，知道另一名选手的最后一跳已经失败。他知道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只要跨过这个高度就可以稳获冠军，而小小的失误又会使它屈居亚军。这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然而米奇尔不允许自己失败。

他在草地上翻滚了一下。指尖上举，祈祷了三次。他拿起撑竿，稳稳站定，踏上他 17 岁的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跑道。

然而这次他感到跑道和以前不同，它让他感到片刻慌张，就像被水浸透了的干草捆。横竿被定在他个人成绩（最好成绩）高 18 英寸的位置上，那距全国记录仅 1 英寸。他这么想着，感到剧烈的紧张和不安。他想放松起来，但无济于事，反倒使他更紧张。怎么会这样？！他。他愈发紧张——或者说恐惧。怎么办？他从未经历过这种体验。他内心深处无时不在想着母亲。现在怎么了？母亲会怎么做呢？很简单，母亲常告诉他这样的时候做一下深呼吸。

他照这么做了，紧张从腿上消失，他把撑竿轻轻地置于脚下。他伸开胳膊，抬起身体，微笑拂动，飘然逝去。一道冷汗沿着脊背流了下来。他小心地拿起撑竿，心脏怦怦在跳。他想观众一定也是屏住呼吸，四周静寂。忽然他听到远处几只飞翔的知更鸟的歌声，他飞行的时刻到来了。

他开始全速助跑，跑道与往日不同又很熟悉。地面就像他常梦到的乡间小路。岩石、土块、金色麦田纷纷涌入脑海。他做了一下深呼吸，一切顺理成章，他飞了起来。毫不费力，就像在童年的梦幻中。只是这次，他知道不是在做梦，这是真的。一切似乎都在以慢动作进行着，他感到周围的空气那样纯净，那样新鲜。米奇尔以鹰的威严在翱翔。

不知是看台上的人们的欢呼声还是落地时的重击声使米奇尔重新清醒。鲜亮的暖洋洋的阳光照在脸上。他知道他只能想象母亲脸上的微笑。父亲也可能在笑，甚至在开怀大笑。当父亲激动时，他会微笑或咯咯地笑。米奇尔不知道他的父亲正在搂着妻子大哭呢。是的，坚信“想得到什么，就必须努力去做”的伯特·斯通像孩子似地在妻子怀中抽噎呢，蜜德莉从未见到过丈夫哭得如此厉害。她知道那是自豪的泪水。米奇尔马上被人群包围，人们与他拥抱，祝贺他生命中辉煌的成就。他跳越了 17 英尺 6.5 英寸的高度：一项全国乃至世界的青年锦标赛记录。

鲜花、奖金和传媒的关注将改变米奇尔日后的生活。这一切不是因为他赢得全国青年赛的冠军并打破一项新的世界纪录，也不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最好成绩提高了 9.5 英寸，而只是因为米奇尔·斯通是个盲人。

（大卫·奈斯特）

09 想想这些

在获致无比丰富的生命体验的过程中，如果一帆风顺，那我们将失去一些发自内心的无上喜悦。只有穿越黑暗幽深的山谷，到达山顶的时候才会欣喜若狂。

——海伦·凯勒

滑雪教练员彼得·赛伯特首次透露他将开创一个新的项目时，大家都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站在科罗拉多大峡谷的一个山顶，赛伯特表述了那个从 12 岁就伴随他的梦想，开始向世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进行挑战。赛伯特的梦想——高台跳雪——现在已经成为现实。

●年轻的伊内蒂·比萨刚从按摩学校毕业后想在加利福尼亚美丽的蒙特雷地区见习接诊。当地的按摩机构告知该地按摩师为数众多，但却没有那么多的病人。于是在 4 个月中，比萨每天用 10 个小时挨家挨户地毛遂自荐，上门服务。他总共敲响了 12500 扇门，和 6500 个人谈并邀请他们到他未来的诊所就医。作为对他的毅力和诚挚的回报，在接诊的第一个月，他就医治了 233 名病人，并创下了当月收入 72000 美元的记录。

●开张的第一年，可口可乐公司仅售出了 400 瓶可口可乐。

●超级球星迈克尔·乔丹曾被所在的中学篮球队除名。

●瓦尼·格林斯基 17 岁时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他想从事足球或冰球而出人头地。他最初爱好冰球，但是当他努力训练时，他被告知体重不够。172 磅是标准体重，而他只有 120 多磅，会在冰场淘汰的。

●赛拉·霍兹沃斯 10 岁时双目失明。但她却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登山运动员。1981 年她登上了瑞纳雪峰。

●瑞弗·詹森，十项全能的冠军，有一只脚先天畸形。

●赛乌斯博士的处女作《想想我在桑树街看到的》被 27 个出版商拒绝。第二十八家出版社——文戈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并售出 600 万册。

●里查德·贝奇只上了一年大学，之后接受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的培训。20 个月后他羽翼初丰，却辞了职。后来他在一份航空杂志社任编辑，旋即破产。失败接踵而至。当他写出《美国佬生活中的海鸥》一节时，他仍然觉得前途未卜。书稿搁置 8 年之久——其间被 18 家出版社拒之门外。然而出版之后即被译成多国文字，销量达 700 万册。里查德·贝奇也因此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受人尊重的作家。

●作家威廉姆斯·甘乃迪曾著述多篇，但均遭出版商冷遇。直至他的《铁人》一书一举成名。然而

就是该书也曾被 13 家出版社拒之门外。

●我在这本《心灵鸡汤》在海尔斯传播公司受理出版之前也曾遭 33 家出版社的拒绝。全纽约主要的出版商都说：“书确实好得很。”“但没有人爱读这么短的小故事。”然而现在《心灵鸡汤》系列在世界范围内售出了 1700 万册，并被移译成 20 种文字。

●1935 年，《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的一篇书评把乔治·格斯文的经典之作：《鲍盖与贝思》评论为“地道的激情的垃圾。”

●1902 年，《亚特兰蒂克月刊》诗歌版编辑退还了一位元 28 岁诗人的作品，退稿上写：“我们的杂志容不下你如此热情洋溢的诗篇。”那个 28 岁的诗人叫罗伯特·普罗斯特。

●1889 年，罗迪亚德·开普林收到了圣佛朗西斯科考试中心的如下拒绝信：“很遗憾，开普林先生，但你确实不懂得如何使用英语这种语言。”

●当艾利斯·赫利还是一个尚未成名的文学青年时，在 4 年中他每周都能收到一封退稿信。后来艾利斯几欲停止写作《根》这部著作，并自暴自弃。如此 9 年，他感到自己壮志难酬，于是准备跳海，了其一生。当他站在船尾，看着波浪滔滔，正欲跳海，忽然他听到所有的先人都在呼唤：“你要做你该做的，因为现在他们都在天国凝视着你，切毋放弃！你能胜任，我们期盼着你！”在以后的几周里，《根》的最后部分终于完成了。

●约翰·班扬因其宗教观点而被关入贝德福监狱。在那里他写出《无路历程》；雷利爵士在身陷囹圄的 13 年中写出了《世界历史》；马丁·路德被羁押在瓦尔特堡时译出了《圣经》。

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不让暂时的挫折击垮我们。

——玛丽·凯

●汤玛斯·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一书的手稿被朋友的仆人不慎当成了引火之物，然而卡莱尔只是平静地从头又写出一部《法兰西革命》。

●1962 年，4 名少女梦想开始专业歌手的生涯。她们先是在教堂中演唱并举办小型音乐会，后来灌制了一张唱片，但未获成功。接着又灌制一张唱片，但销路极差。第 3 张，第 4 张、第 5 张直至第 9 张唱片都未能走红。1964 年，她们因《侦探克拉克的表演》，而小有声名，但这张唱片也是订货寥

寥，收支仅仅持平。那年年底，她们录制了《我们的爱要去何方》，结果荣登金曲排行榜榜首。戴安娜·罗斯及其“超级者”组合开始赢得国人的认可，引起乐坛轰动，声名鹊起。

●温斯顿·丘吉尔被牛津和剑桥大学以其文科太差而拒之门外。

●美国著名画家詹姆斯·惠斯勒曾因化学不及格而被西部军校开除。

●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博士论文在波恩大学未获通过。原因是论文离题而且充满奇思怪想。爱因斯坦感到沮丧，但这未能使他一蹶不振。

（杰克·坎菲尔和马克·维克多·汉森）

10 从袖手旁观到热心公益

上帝拯救那些能够自我拯救的人。

——木杰明·弗兰克林

一位平凡的妇女向市政当局提出的一项异常简单的请求，竟使一个乌七八糟的街区和生活在其中备受折磨的市民们受益匪浅，甚至于改变了弗吉尼亚州罗奈克市民与市府乃至整个美国和它的人民之间联结和相互影响的方式。

73岁的芙劳仑·邵希尔并没有掀起以上波澜的意思。她不过是想尽己微薄之力使所在社区变得更好一些。

于是她跑到市政厅，向一个满腹狐疑的官员请求借一台割草机去清扫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

许多年了，她走过街坊里巷，对那些颓垣危房、毒品黑市和褴褛的乞丐熟视无睹。1979年的一个礼拜天，在去教堂唱诗班的路上，邵希尔看到一个昏迷的女人躺在杂草丛生的空地上。她想那人是个瘾君子，于是就走开了，但她脑中却无法抹去那名妇女的影子。

她陷入深思。耶稣基督会教导她如何做呢？她回到家叫上儿子帮助那名妇女摆脱了危险。邵希尔

并不知道那妇女的名字和她为什么会昏迷不醒，但这件事使她开始关注社会下层的惨境、贫困和悲哀。

这位 9 个孩子（有一个脑子还有毛病）的母亲决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她借来割草机，清出了一块荒地。

左邻右舍先是感到好奇，继而加入进来。每到周末，15 个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在搬运垃圾或是割掉空地丛生的荒草。

市政当局的官员们注意到一向冷漠的邻里关系开始好转。1980 年罗奈克市让邵希尔和她的邻居们参加一项该市与邻近三市合搞的试点工程，目的是说明市府设立目标，拯救那些贫苦困顿的人们。

由于邵希尔和其他和她一样平凡的人们的努力，试点很成功。现在罗奈克市有 25 个街区建立了这样的体系。弗吉尼亚州的其他城市也纷纷仿效。罗奈克模式成了全美学习的典范，政府官员们努力使公民加入到这个体系来。邵希尔和她的组织“西北社区环境组织”荣获 1994 年的“总统志愿者行动奖”。该奖由克林顿总统发起，意在表彰改变社区状况的志愿者的努力。

但邵希尔说白宫的认可并不代表着成功。成功在于使那些曾是毒品交易的露天市场变成设施完善的儿童游乐园，在于她的组织能购买住房来作为养育院并能获得市政当局的资助。

成功还在于能够吸引支援街区服务的人们提供低息贷款；在于能组织更多的业余人员参与社区志愿者活动；在于获得更多的资助。邵希尔说：“看到孩子们回家真让人高兴。我知道他们关心什么，我死之后他们会使这个街区保持下去的。”

（托尼·维特）

11 四千美元的故事

张口求人，万事不难。

——英国谚语

女儿简娜读高三时获得作为交换学生到德国学习的资格。我为女儿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感到高兴。

但不久负责交换学生的组织通知我们须缴纳 4000 美元的费用，6 月 5 日之前交上，离现在只有 2 个月的时间。

那时我已离婚，带着 3 个孩子生活。筹集 4000 美元简直无从下手。我收入微薄，手头拮据，没有积蓄，没有贷款的信用，也没有亲戚能借我钱。那当儿我感到非常无助，好像要我去筹集 400 万美元似的。

幸运的是那时我刚参加了杰克·坎菲尔在洛杉矶举办的一个“自尊研习班”。我从中学到了 3 样东西：第一，要想得到什么，那就得张口；第二，要想得到什么，那就得下点决心；第三，要想得到什么，还要采取行动。

我决定把这 3 条原则付诸实施。首先，我写了这么一个表示决心的字条：“6 月 1 日之前愉快地筹集到 4000 美金供简娜赴德之用”。我把它贴到浴室的镜子上，又复印了一份放到钱包里，以便每天都能看到。我还填了一张（空头的）4000 美金的支票放到汽车仪表盘上（我每天开车的时间很长，这样的提醒很是醒目）。我又拍摄了一张百元面值的钞票，放大之后贴在简娜床头的天花板上，这样她每天从睁开眼到睡觉之前都有看到它。

简娜 15 岁了，是个典型的南加州的少年。她对如此种种近乎荒诞的想法无动于衷。我向她和盘托出这一切的缘由并建议她也写上一份表示决心的誓书。

现在我的决心已经明确，需要采取行动，向人张口了。我一向自给自足，不依附别人，不向别人伸手。所以对我来说，张口向所认识的亲朋好友要钱已属不易，更何况向陌生人相求呢！但我决定做一下，于我又有何损？

我做了一张传单，上附简娜的照片和她为何想赴德学习的陈述。底部留一附单，人们何以撕下来连同汇款一起在元月一号前寄还我们，我请求 5、20、50 或 100 美元的赞助。我甚至留下一空行，以便赞助者自行填写赞助金额。然后我把这些传单寄给每一位亲朋好友甚至是点头之交的人。我还寄给我工作的办公室、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几份。我查询了本地 30 家服务机构的位址，也给他们邮了些。我甚至给航空公司去信请求他们让简娜免费乘机赴德国。

报纸没有刊文帮我呼吁，电台无动于衷，航空公司也回绝了我的请求。但我继续求助，继续发我们的传单。简娜开始梦想意外之财了。随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开始收到资助了。第一笔 5 美元，最大的一份馈赠是亲朋好友的 800 美元。大多数是 20 或 50 美元，有的是认识人寄来的，有的则来自素昧平生的人。

简娜对这种构思着迷起来，她开始相信这能使她如愿以偿。有一天她问我：“你认为用类似的做法能让我考到驾驶执照吗？”我保证说可以。她试了试，果然拿到了驾驶执照。到6月1日时，我们竟收到了3750美元。真让人激动不已。然而尽管不错，对还差的250美元如何筹措，我还是一筹莫展。6月5日之前还得想法弄到这250美元。6月3日那天，电话铃响了，是镇上一家服务机构的女士打来的。她说：“我知道我已过了最后期限，现在是不是晚了点？”

我回答道：“不晚。”

“那好。我们真想帮帮简娜。但只能给她250美元。”

总共加起来有两家机构和23名资助者使简娜梦想成真。在德国的1年中，她给他们去过好几次信谈她的经历。回国后简娜还在那两家机构作了演讲。对简娜来讲，从9月到5月在德国沃尔森的交换学生的生活是一段美好的经历。这拓宽了她的视野，使她对世界和人类有了新的理解。从那以后她在欧洲漫游，在西班牙工作了一了夏季，又在德国工作了一个夏季。她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作为美国服务志愿队在佛蒙特的一家爱滋病防治机构工作了两年，现在正在攻读公共健康管理的硕士。

简娜赴德后一年，我重新寻觅到一生所爱，还是用的那3种方法。我们是在一次“自尊研究会”上相遇的，结婚后又参加了“夫妻研习班”，之后的7年里我们到各州旅行和长驻，其中有阿拉斯加州。我们还在沙乌地阿拉伯住过3年，现在我们住在亚洲。

像简娜一样，我开阔了眼界，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这一切归功于我学会了对所想得到或成就的物和事，要一张口、二下决心、三采取行动。

（克劳德特·亨特）

12 改变我一生的一次经历

我已经学会尽可能小心地使用不可能一词。

——温何·花·布劳恩

两三年前，一次经历影响了我的信仰体系，以至于永远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那时我参与了一

个名为“生命之泉”的意在开发人自身潜能的组织。我和其他 50 人还接受了为期 3 个月的“领导才能工程”的培训。某周的例会上，大家提出了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举措，从那天起，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这项举措意在为洛杉矶市 1000 名无家可归者提供早餐。此外还要求搞些衣物来分发给他们。最要紧的是，我们还不能自掏腰包，不能动用本人的一个子儿。

可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在餐饮业或类似行业里工作，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不是勉为其难吗？”然而我们还被要求在周六上午做好所有这一切。现在已经是周四了，我更加预感做成这件事简直是太不可能了。我想不光是我一个人如此认为。

环顾四周，我看到 50 张板得紧紧的、好像刚刚擦过的黑板的脸孔。没有一个人对怎么着手这项工作有一点头绪。然而更意想不到的是一——既然没有人站出来表态服输，那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说：“是，可以，我们一定能做到，没问题。”

于是一个人提议道：“那好，我们要分一下组。一组去搞食物，一组去搞厨具。又有一个人说：“我家有台卡车，可用来拉家什。”

“太棒了！”我们叽叽喳喳地叫起来。

又有人补充道：“还要一组负责招待和募集衣物。”我还未及多想，就被任命为联络组组长了。

到凌晨 2 点钟，我们列出一个单子，写下所能想到的应做的每件事，然后把任务分配给每个小组。之后回家小睡一会。我记得我把头搁到枕头上时还在念叨：“上帝，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一点头绪都没有……但是我们要全力拼一下。”

6 点钟，我被闹钟吵醒，几分钟后，2 名组员来了。我们仨个和组里其他人要试着在 24 个小时之内为 1000 名无家可归者提供早餐。

我们翻出电话号码簿，给我们列出的每一个也许能帮上忙的人打电话。我第一个电话打给范恩合作总社。听完我的说明，那边告诉我说他们必须递交一份要求供给食物的书面材料，而且需要 2 周才能获准通过。我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等不了 2 个礼拜，我们需要当天弄来，最好在天黑之前弄到。那个部门经理说她一个小时后给我回话。

我又给西贝格尔公司打电话，重申了我们的要求。老板爽然同意，真让人喜出望外。我们一下有了 1200 个过水面包圈。等给扎基农场打电话想从那里搞到些鸡肉和鸡蛋时，我的呼机响了，同伴告诉我他在汉森果汁公司搞到了一卡车新鲜的胡萝卜汁、西瓜汁及其他种类的鲜果菜汁，汉森公司愿意

把它们捐赠出来——这就像一个明确的本垒打让左右卫忙乱起来。

范恩合作总计的部门经理回电话说她为我们搞到了各类食品，包括 600 个面包。10 分钟后又有人打来电话说他们打算捐献 500 个玉米煎饼。实际上，每 10 分钟都有一个组员打来电话告知他搞到了多少多少的东西。“哦，难道我们真能把这桩事办好吗？”我不禁想。

经过 18 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我最后在半夜时驱车到翁绍尔面饼圈公司去拉 800 个面饼圈。我把它们小心地码在客货两用车车厢的一边，这样我就有地方去装那 1200 个过水面包圈（我已定好 5 点钟内去拉它们）。

经过几个小时必要的休息，我跳进车里，在西贝尔格公司的催促下，装上那些过水面包圈（这时候我的车子闻起来像个面包炉）。然后直奔洛杉矶。已经是周六早上了，我真有些疲惫不堪。5 点 45 分，我把车开进停车场，看到组员们在搭设工作炉、给氦气球充气，设置简易厕所——我们什么都想到了。

我赶紧下车开始往下卸成袋的面包圈和一箱箱的面饼圈。上午 7 时，停车场门前排起了长队。我们赈施早餐的消息在附近的贫民窟中不胫而走。排队的越来越多，一直延伸到街上，绕了整个街区一圈多。

7 点 45 分时，妇女甚至连小孩也加入就餐的队伍中。他们的盘子中装满了热炸鸡、煮鸡蛋、玉米煎饼、面包圈、面饼圈和其他食品。旁边是一堆堆迭放整齐的衣物。到天黑时，这些衣物都会被领走的。喇叭里响着激动人心的演说：“我们就是世界。”我面前人头攒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肤色，都在尽情享用着早餐。到上午 11 点，食物发放完毕，总共让 1140 名无家可归者吃上了早餐。

后来自然而然地，我们工作人员和无家可归者在一片欢欣鼓舞中随着音乐跳起舞来。两个无家可归者来到我身边，说这顿早饭是给他们准备的最好的东西，也是他们参加的第一次没有发生冲突的食物赈济活动，其中一个人紧握住我的手，我的喉咙哽咽着。我们成功了，在不到 48 小时内为千余名无家可归者提供了食物。这次经历对我影响尤为深远。时至今日，每当人们告诉我说他们想做什么事但又觉得没有把握时，我会在心里说：“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曾那么想过……”

（蜜雪儿·杰弗瑞斯）

何谓能行，何谓不成，我们的知识都无从明确把握。

——亨利·福特

20岁那年的我，初享生命的甘美与愉悦。我积极投入体育锻炼，擅长滑冰滑雪，还打高尔夫球、网球、羽毛球、篮球和排球。我甚至还组建了一个竞赛联合会。我几乎每天都坚持跑步。我着手建立一家网球场建设公司，因此将来我的收入前景也很乐观。我还和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订了婚。然而厄运——或者至少是一部分人认为是悲剧——降临了。

金属扭弯的声音、玻璃碎裂的声音使我蓦然惊醒。瞬息间又恢复了平静。再次睁开眼睛，世界已变得一片黑暗。知觉恢复时，我感到满脸在流血和极端的痛苦。我听到有声音在叫我的名字，但我又再度失去了知觉。

那是个美妙的圣诞之夜。我和一位朋友离开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家驱车去犹他州。我要去那里和未婚妻黛丽丝度过假期的其余时光，离结婚之日仅有5周的时间，我们想磋商婚礼的计画安排。我先开了8个小时的车，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就让朋友驾驶。我从驾驶席爬到乘客席，系上安全带，朋友则在夜里驾车。一个半小时后，他伏在方向盘上睡着了。汽车撞到桥台上，爬到了顶部，然后又从上面滚了下来。

车子停住时，我已人事不知。我被从车里抛了出去，在光秃秃的地上摔坏了脖子，胸部以下也都瘫痪。我被救护车送到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一家医院，医生宣布说我已成为废人。我的腿脚、腹肌、腰肌、胳膊和手都不听使唤了。

这就成了我新的生活的起点。

医生说我得想点别的办法，打点别的主意。因为我的身体状况，我不能再工作了。庆幸的是我还有7%的身体可以工作。医生说我不再驾车了，余生得完全依靠他人喂食、穿衣和行走。他们还说我最好再也不要提结婚的事了，因为……谁还会要我呢？他们断定我再也无法参加任何种类的竞技和体育活动了。我第一次感到无比惊惧，我深恐医生们所言会是真的。

躺在拉斯维加斯那家医院的病床上，我自问我的全部希望和梦想都何处去了？我想这一切是否可以从头开始。我想是否自己还能工作、结婚、生子，还能享受先前幸福快乐的生活。

那一阵我既担心又害怕，世界一片黑暗，这时母亲来到我身边，在我身边说道：“艾特，当困苦姗姗而来之时，超越它们会更余味悠长。”刹那间黑暗的病房为希望和热诚的光芒所充满；明天会好起来的。

听到母亲的那些慰藉鼓励已 11 年了。我现在拥有一家公司，是一名专业评论员，还写了一本书：《奇迹如此发生》。我每年行程 20 万英里，听众超过 10 万人。我还入选 6 州区小企业管理机构的 1992 年度最佳青年企业家、1994 年，《成功》杂志推举我为该年度最伟大的身残志坚者。遭遇坎坷而梦幻成真，这一切缘何而来呢？

自从那天听到母亲的鼓励，我开始学开车，我又可以到想去的地方干想干的事了。我已经完全自理。自从那天以后，我感到身体在恢复；又能重新活动右臂了。

遭车祸一年半后，我仍和那个美丽动人的姑娘结了婚。1992 年，我妻子黛丽丝当选犹他州小姐，又参评美国小姐获季军。我们有一双儿女，3 岁的女儿瑞纳和刚满月的儿子亚瑟，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限欢乐。

我又开始了运动生涯。我学会了游泳、潜水。据我所知，我是第一个参加滑翔跳伞的四肢瘫痪者。我还学着滑雪，我相信这不会对我有任何伤害。我甚至参加 10 公里轮椅竞赛和马拉松。1993 年 7 月 10 日，我用了 7 天时间跑完了从犹他州的盐湖城到圣乔治城之间 32 英里的路程。此举在世界瘫痪病人中属首次。这可能并不是我最辉煌的成就，但却是最困难的一次经历。

为什么我能成就以上种种？因为多年来我一直铭记母亲的活语，而不是听信周围人等（包括医学专家）丧气之辞。我深明的境遇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易放弃执着梦想。我的心头再次点燃希望之火。梦想永不曾为挫折击碎，梦想植根于心灵和头脑并不在里臻于永恒。因为当困苦姗姗而来之时，超越它们会更余味。

（艾特·E·柏格）

——作者：杰克·坎菲尔、马克·汉森

译者：赵明明、李伟国